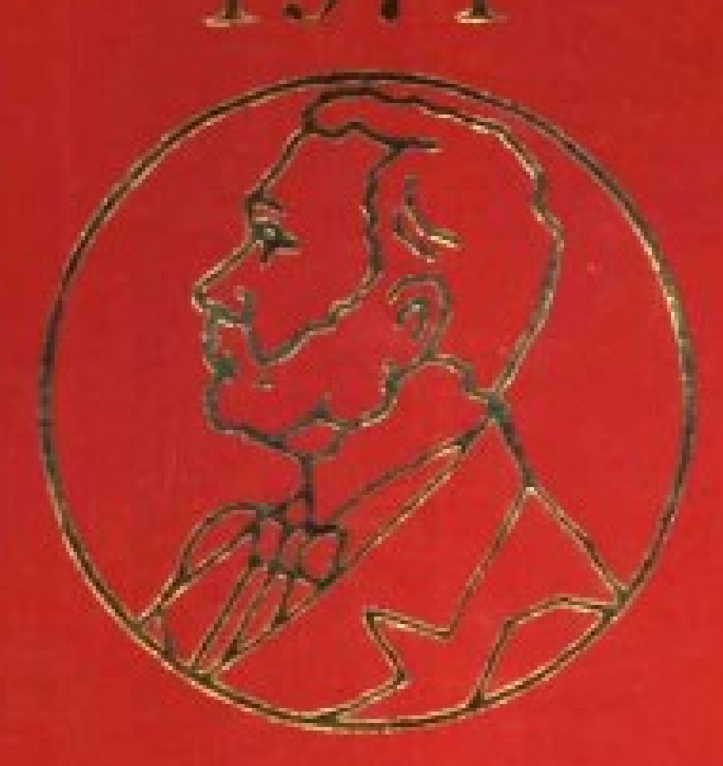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71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情诗·哀诗·赞诗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赵德明等译

ISBN 7-5407-0969-6/I·685

定价：平　　装 9.75 元

彩盒精装 16.25 元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情诗•哀诗•赞诗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赵德明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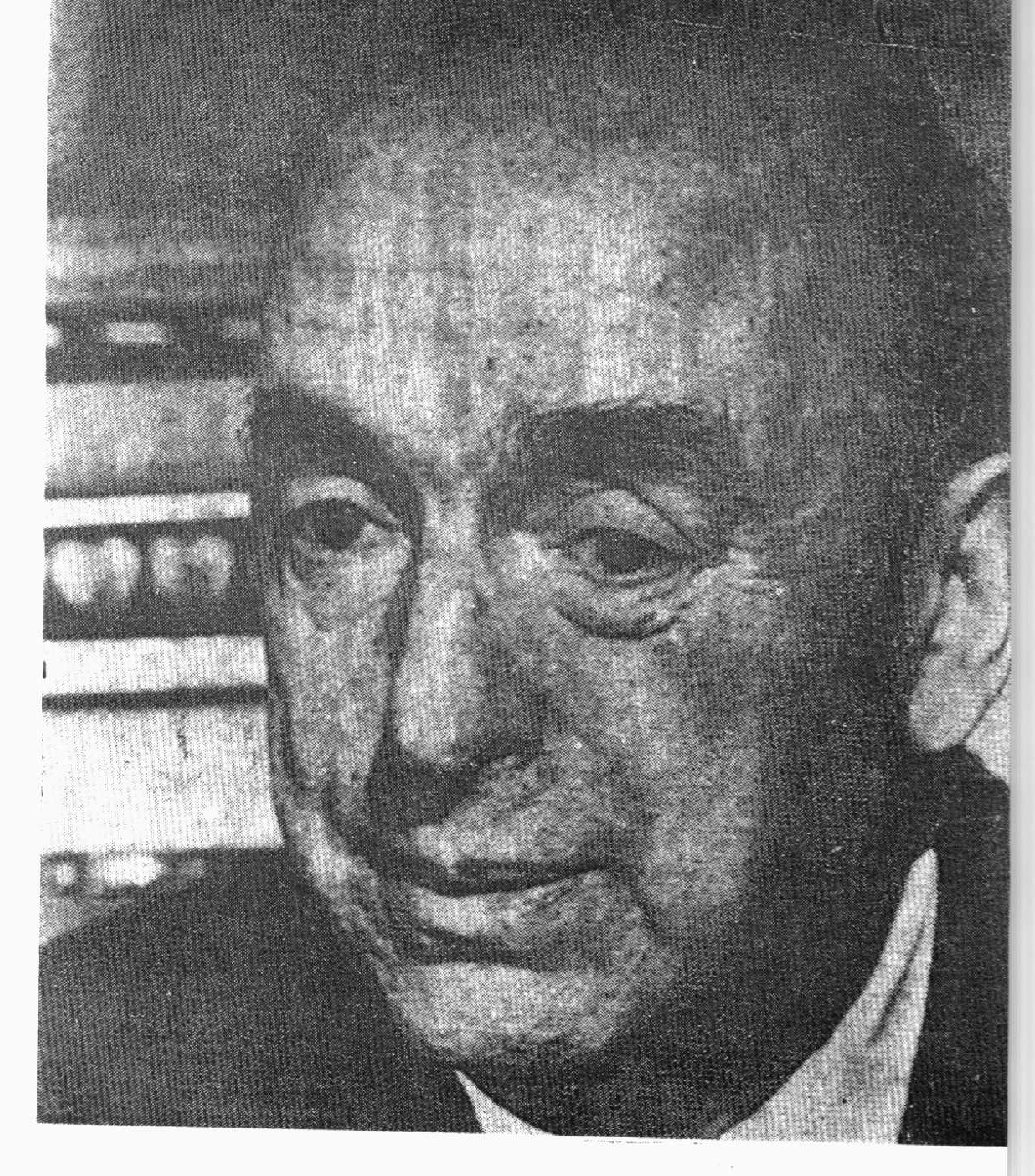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情诗·哀诗·赞诗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1971年获奖)
赵德明 等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4.25 插页6 字数333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70册(含精装1090册)
ISBN 7—5407—0969—6/I·685

定价：平 装 9.75元
彩盒精装 16.25元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1973年）
（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 1982 年丛书头 4 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 90 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 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 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 1981 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迳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归，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糙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舲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译本前言·

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赵德明

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的名字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陌生的。早在五十年代，他的诗作就已经通过俄文介绍到我国来了；以后，四川、湖南、桂林、北京、天津等地都出版过聂鲁达的诗集、散文集或回忆录。但是，这些译介文字大多比较零散；六十年代以前的介绍又都是从苏联转手过来的，疏漏和谬误的地方更多一些；六十年代以后，由于“文革”的原因，这位智利诗人也同样被打入另册之中；直到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聂鲁达的名字才又重新在我国文学爱好者中间流传开来，这一次不再是从俄文转译了，而是由一支年轻的中国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与翻译队伍来承担译介任务，他们的工作成果为全面认识聂鲁达其人其作铺平了道路。

1991年10月，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家刘硕良先生郑重向笔者提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要“收入一本比较全面、

系统、完整地介绍聂鲁达作品的集子”，“包括聂诗最精彩的篇章和有助于理解诗人诗作的重要散文，并一律根据西班牙语原文翻译，力求以精当的选目、准确的译文，加上学术性长序和附录资料，把我国译介聂鲁达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进一步向我国读者展示聂鲁达的全貌”。根据刘先生这一要求，笔者邀集林之木、赵振江、林光等同行好友一道商议策划，然后分头行动，经过七八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赶在1992年7月12日聂鲁达诞辰八十八周年纪念之前完稿了。

为了达到选出“最精彩的篇章”的要求，笔者参考了拉丁美洲、西班牙、美国等国的聂鲁达研究者们的意见，即聂诗最精彩的篇章主要集中在这三部分里：《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和《漫歌集》。因此，本书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全部译出；《大地上的居所》共有三卷，译出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漫歌集》中最精彩的《玛丘碧丘之巅》和《让那劈木工醒来吧》，这里也全部选入了。另外，还收入了其他一些诗和散文，共计诗164首，散文9篇。这样，读者就可以在不很大的篇幅里，对聂鲁达及其创作有较多较深入的认识了。

一、大自然是启蒙教师

1971年，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中，一开篇就把他的童年生活与诗歌创作联系起来，他说：“关于童年的岁月，我首先要说的是，令我唯一难忘的角色就是下雨。南方的大雨像南极飞瀑般地从合恩角直到边境线上从天而降。

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或曰我国的Far west①，我降生到人间，降生到大地，降生到诗歌中，降生到大雨里。”

1904年7月12日，聂鲁达出生在这样一个地区：“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下，整年整年地下。雨水瓢泼似地落下来，仿佛一根根玻璃针，砸碎在千家万户的屋顶上，又像是透明的波浪在拍打着窗户，而每户人家就是一条船，驶过冬天的海洋，吃力地抵达港口”，“在我家门前，大街成了一片烂泥海洋”，“我永远都记得那些挨着火盆烤的湿袜子和一只只像小火车头般地散发着蒸气的鞋子。接着，洪水来了，把靠近河边穷人居住的房屋卷走了。大地也在颤抖：地震。有几次，山峦之间冒出了恐怖之光组成的顶戴：耶意曼火山苏醒了。”大雨、地震、火山喷发之外，还有“我被各种各样的鸟、金龟子、野鸡蛋迷住了”，“当我第一次面对大海的时候，我惊呆了。那儿，在两座大山之间，大海怒涛汹涌。不仅有高过我们头顶的无边雪浪，而且还有硕大的心脏发出的巨响，摇撼着天地”，面对这样的自然景观，内佛塔利·雷耶斯（聂鲁达的真名）感到“使我得以窥见一种令人压抑的奥秘”，接着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1917年7月18日，首次在特木科《晨报》上发表题为《热情与恒心》的文章；次年，在首都圣地亚哥的《跑与飞》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我的眼睛》；又过一年，以《理想小夜曲》为题的抒情诗参加了省级诗歌比赛并获得三等奖。综观这一时期的作品，固然模仿的色彩十分浓重，但仍可看出自然环境对这位少年诗人的巨大影响，从此，大雨、洪水、地震、火山、森林、花草、昆虫、海洋……成为贯穿聂鲁达毕生诗歌创作的常在元素。因此可以说，聂鲁达这个自然之子，正是在大自然的启蒙下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

① 借用美国“西部”一词。

二、《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产生背景和特点

1921年，聂鲁达中学毕业，考入首都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法文。同年10月14日，他的长诗《节日之歌》在智利学联举办的诗赛中获得一等奖。他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想踏入圣地亚哥的文学圈子；他想过起完全城市化的生活；他想……。“那时，我的脑海里充满了书本、梦想和诗歌”，他过着放荡不羁的大学生生活：住在下等公寓里，吃着难以下咽的饭菜，但是朋友成群，特别是女友成群，可以说是生活在友谊和爱情的海洋里。这时，聂鲁达已经拥有自己的读者群。192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霞光》正式出版；虽然明显可以看到别的大诗人的影响，但是字里行间已经表现出一种独特的语调，一股忧郁的情绪，一种浪漫的气质；在诗歌语言方面，这部诗集反映出聂鲁达十分注意诗歌的音乐性。因此，他的诗容易上口朗诵，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有许多读者是可以背诵下来并且在聚会上朗诵的。完成《霞光集》之后，聂鲁达立刻着手创作一部新的长诗：《热情的弹弓手》。这首诗在很晚之后方才正式发表，但是围绕这一诗作曾有一件事广为流传，通过此事可以看出聂诗的个性。聂鲁达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完了这部长诗，几乎是一气呵成；完成之后，起初他颇为得意，自认是很有独创性的。但不久有朋友告诉他：有些段落明显地受了当时乌拉圭现代主义诗人卡罗斯·萨巴特·埃尔卡斯迪的影响。而当时聂鲁达的确很喜欢这位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于是，他把

手稿邮寄给卡罗斯·萨巴特本人。不久，聂鲁达收到回信，证实《热情的弹弓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的影响"。于是，他把手稿锁进了抽屉。此事不大，但很有意义，他成为聂鲁达寻找艺术个性的推动力。

1924年，《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正式出版。这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通过诗歌吐露的心声：忧伤并略带绝望地歌唱纯真的爱情。诗中时而是推心置腹地谈话，时而是忧伤地回忆，时而是动情地呼唤，时而是沉重地思考，总之，的确是聂鲁达自己的艺术风格，即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淡淡的忧愁。这种情绪很快在那一代青年中得到共鸣，因而这部诗集流传很快、很广，聂鲁达因此而名声大震。文学评论界也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情感的流露大胆奔放；艺术形象鲜明动人；形容词的使用独特、新颖；喜欢使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诗歌的节奏近似歌曲，因而具有很强的音乐感；为了追求音乐感，诗人往往借助句子的重复，其作用相当于歌曲中的副歌。所有这些特点表明聂鲁达已经悟出语言美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这些特点在他后来的诗歌中都有所发展。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诗人必须热爱语言，永远做语言的真挚情人："可爱的语汇像有色宝石一样生辉，像银光闪闪的鱼一样跳动；它们是浪花，是丝线，是金属，是露珠……。有些词我总是追随其后……。它们是那样美丽，我真想把它们都放进我的诗中。当它们嗡嗡地从我头上飞过时，我急忙抓住它们，紧紧攥在手中，然后把它们梳理、洗净，放置盘中，我觉得它们个个晶莹剔透、活泼伶俐、光洁如象牙，散发着花草的芳香；它们像鲜果，像海藻，像玛瑙，像橄榄……"聂鲁达所爱的语言，是西班牙征服者于十六世纪带到智利的；通过这种语言还带来了欧洲文化；但是这一文化一经接触当地的印第安文化就

发生了撞击、渗透与融和，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显露出来：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智利文化；一种新的语言。这一新的语言虽然基础是西班牙语，但是已经大量地吸收了方言土语；它负载着智利的风土人情。热爱它就是热爱智利的山山水水，就是热爱那里的父老乡亲，就是热爱养育自己的根。

三、从智利走向世界

时间到了1925、1926、1927年……，这正是西方文坛发生大变革的年代。未来主义以同旧的传统的文化相决裂、追求文学艺术内容和形式的革新为旗帜，主张探索未知，面向未来，从反映停滞不前的、死气沉沉的现实，转而反映新的现实和以此为基础的新的价值观念，把脱离人类社会的、抽象的因素如“运动”、“速度”、“力量”等视为美的准绳；在艺术形式上，提倡以“自由不羁的字句”写诗，主张用一系列的“类比”、“感应”、“凌乱的想象”，排斥理性和逻辑，表现作者朦胧的、神秘的感受和不可理解的事物，表现病态、梦境、黑夜，甚至死亡。有些未来主义者甚至走得更远，要求取消语言规范，消灭形容词、副词和标点符号，而仅仅借助奇特的文字组合，词语的字体变化，各种图案的剪裁，模拟自然界杂乱的声音，来表达字句的涵义。随后，达达主义怀疑和否定一切，反对一切常规和传统及有意义的事物，反对一切文学艺术包括达达主义在内，主张推翻一切传统的写作技巧，表现了要摆脱一切束缚的狂暴式的思想情绪。再后来，超现实主义兴起，明确提出三个口号：自由、爱情和诗歌。认为这三点是追求最完

美的境界所不可缺少的。超现实主义的定义是"纯粹的心理自动作用，人们借助于这种自动作用，用口头、书面或其他任何方式来表达思想活动。它不受任何理智主宰，摆脱了任何美学或伦理学成见。超现实主义奠基于某些过去一直被人忽视的联想形式的超现实信念，奠基于梦想万能和毫无得失考虑的思想活动的信念。超现实主义旨在彻底毁灭所有其他的心理结构，并取代它们来解决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当《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于1924年问世时，上述三个流派已经过去和正在过去。从这本诗集看，聂鲁达显然没有这些时髦理论的影响，因为他以全力在寻找自己的艺术个性，因为智利的青年读者们希望他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心声。但是，1924年以后，聂鲁达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从1925年出版的诗集和发表在杂志上的诗作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比如，在《无限人类的尝试》(1925)诗集中，可以明显看出是受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作者通过黑夜和梦幻寻找自我，不仅让感受和语言自由流动，而且不再使用标点符号和大写字母。但是这并不等于聂鲁达完全赞成并投入到超现实主义中了；恰恰相反，他依然在寻求诗歌艺术中的自我，只不过是从超现实主义中吸收和借鉴那些有益于深化自己情感的技巧和方式罢了。他的真正走向世界并不在于从流行的时髦货里趸进一些什么，而在于了解、认识并跟上世界思潮变化的根本，然后解剖自我，超越自我，更新观念，改造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1925至1935年是聂鲁达的思想和诗歌创作走向世界的过渡时期。这通过对《大地上的居所》(一、二卷)的分析可以证实。但是，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1925至1935年这段时间里，聂鲁达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在他身上有些什么变化。1925年，受超现实主义影响，他创作并发表了《无限人类的尝试》；1926年，经济拮据，中途

辍学，但仍写下两篇散文：《戒指》和《居民及其希望》，一面写作、翻译，一面寻找谋生的新出路；1927年，智利政府委派聂鲁达前往缅甸仰光担任“荣誉领事”，上任途中他顺便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里斯本、马德里、巴黎、马赛；到任后，他专门访问了印度、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1928年，赴科伦坡任领事；1930年，赴雅加达任领事；1931年，赴新加坡任领事，完成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1932年，回国短期休假；1933年，赴布宜诺斯艾利斯任领事；1934年，再一次横渡大西洋，先是担任驻巴塞罗那领事，后任驻马德里领事；1935年，在马德里完成了《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的创作。这十年的经历使得聂鲁达大开眼界，大长见识，灿烂的东方文化使他眼花缭乱；在雅加达任职期间，他结识了一位荷兰后裔的女子：玛丽娅·安东尼娅，他俩相爱、结婚并生下一女(不久就死了)。但无论是爱情生活还是新奇的东方文化的瑰宝都不能消除聂鲁达心里的孤独与困惑，他最要好的朋友是书籍，他反复阅读了詹姆斯·乔依斯和M·普鲁斯特的大量作品，其中尤为喜爱《追忆逝水年华》，这在《大地上的居所》一、二卷中可以看到“追忆逝去的时间”对聂鲁达的影响，比如《落入海中的表》就表现了对“逝去年华”的怀念。1934年和1935年，聂鲁达生活在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化和一批杰出的西班牙诗人中间，如：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拉法埃尔·阿尔贝蒂、维生特·阿莱克桑德雷、米盖尔·埃尔南德斯；他还结识了一位聪敏的女士：德里娅·德尔·卡里尔，后来成为陪伴他多年的伴侣。生活在孤独和困惑与生活在友谊和爱情所产生的不同心境，在《大地上的居所》一、二卷中都有所反映。

《大地上的居所》于1935年正式出版，分第一卷和第二卷；每卷中，按题材又分若干节，但全诗仍是一个整体。它竭力表

现的是世界的混乱性，因为诗人看到的世界就是如此：混乱、无序。他看到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死亡。这不仅是死亡本身，也还有死亡的过程和方式，如：时间的流逝、人的衰老、物的腐烂等等。除此之外，整个世界都在解体之中，因此诗中屡屡可见"破碎"、"破烂"、"腐败"、"腐烂"这类的字眼；屡屡可见不完整的东西，比如："断肠"、"坏牙"、"破镜子"、"碎玻璃"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诗人确信：走向死亡的世界是可以再生的，因为他相信大自然生生灭灭的规律。但是就全诗而言，诗人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混乱、腐朽的原因，而在于以混乱的方式来表现世界的混乱，即：通过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思想、情感和体验来创造一种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语言，然后用这种语言去表现混乱的世界。为达此目的，作者运用了这样一些艺术手法：(一)大量使用缺乏逻辑性的比较，比如他这样说一个女人："你的心是一个装满干旱的盐的瓶子，你的皮肤是一座塞满葡萄的钟"，在影射女人的笑声时，他说："你站立在土地上，浑身是牙齿和闪电"；(二)把无形的东西有形化，比如把南方的冬天说成是"我心中默默爱恋的树叶"、"荒凉的路"、"女人散乱的头发"等；(三)赋予某些词汇以象征意义，比如"鸽群"、"玫瑰"、"蜜蜂"、"大钟"象征着生命和活力，"葡萄"和一些鲜花、水果象征着性爱，"石头"、"土地"、"葡萄酒"、"面包"、"小麦"、"羊毛"等象征着基础和纯洁(这种象征关系当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处于变动中的)；(四)形容词的使用别出心裁，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尤其喜欢使用转喻，但是读者完全可以体会诗人要表达的意思；(五)句法显得十分杂乱，一些句子有头无尾，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忠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心境：还没有找到明白的结尾，只好把开头的话先说出来；(六)聂鲁达一贯重

视诗歌的节奏，目的在于使诗具有音乐感，为此他采用了许多办法，其中最常用的是重复，比如，重复使用某些词，重复使用整个句子，甚至整段、整段地重复，如同副歌一样；另外的办法还有，句中押韵，使用谐音，使用叠韵，等等，这些手法在《只有死亡》、《我家的疾病》和《船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所有这些艺术手法远不足以概括《大地上的居所》的艺术特色。笔者认为，重要的是捕捉聂诗的意境和情感，或曰与诗人交流思想，而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含义。

1936年，聂鲁达住在马德里。这一年2月，西班牙国会选举，人民阵线获胜，成立联合政府，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君主派、大地主、资本家、高级僧侣、长枪会党徒及反动军官等阴谋制造叛乱。同年7月，佛朗哥首先发动军事政变。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积极参与，帮助佛朗哥把叛军从摩洛哥运至西班牙南部登陆；随后又直接派兵干涉（德军约五万人，意军约十五万人）。与此同时，国际进步力量也积极支持和援助西班牙民主政府，组织了著名的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英、法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实行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封锁。由于德、意继续大量支援叛军，民主政府内部也因党派分歧，力量削弱。1939年3月28日马德里陷落，民主政府倾覆。佛朗哥开始了独裁统治。这些重大的社会变故使聂鲁达感到十分震动。1939年3月，他在为《愤怒与悲伤》这首诗做题记时写道：“这首诗写于1934年。那时发生了多少事啊！西班牙，我写这首诗的地方，成了一条废墟带。啊，假如我们能用一首小诗或一些爱就能平息世界的愤怒，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只有斗争和坚定的意志才能如此。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落在这字里行间的每滴血将与这些诗永远同在，如同爱情那样不可磨灭。”这个变化的关键是聂鲁达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折。

1962年3月30日，聂鲁达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说道："由于我们过于活跃的自然环境以及昔日和今日的宗主国对我们的长期封锁而孤陋寡闻。我国最优秀的作家总是以一种愤懑、悲伤或极度狂怒的感情来表现这种孤独和这种处境。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无法解决巨大的冲突，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视这些冲突，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此缺乏认识。"那么怎样才能产生这一认识呢？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以这段话为尺度，我们来看看聂鲁达的思想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生的变化。正义、进步力量与法西斯势力的大搏斗使他从新的视角、新的观念和方法去看待世界，使他感到自己必须具备"精神责任、永恒的人道主义和高度觉悟"。1962年，他在回顾这一思想转变时说："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都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西班牙内战)并伴随我直到今天"。从实际行动的角度看，聂鲁达坚决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到前线慰问人民战士；创作了大量谴责法西斯势力的诗歌；组织出版了《世界诗人保卫西班牙人民》杂志；不顾生命危险去营救被捕的西班牙革命者；发起成立"拉丁美洲援助西班牙组织"等等。智利研究聂鲁达的专家阿乌洛拉·德·阿尔波尔诺斯明确地下了这样的结论："西班牙内战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事实的确如此，这次内战以后，聂鲁达虽然回到了祖国，他的主要活动直到他去世都是在政治舞台上进行的，他的文学创作已经处于从属地位了。所以如果置他在政治舞台上

的表演于不顾，那是无法说清他的诗歌创作的。这从《西班牙在心中》的创作上可以得到印证。同时，通过对这部长诗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聂鲁达的思想转变过程。

1936年，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聂鲁达就动手创作这部长诗了。1937年末尾，《西班牙在心中》首次在智利问世。1938年，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再度出版。诗中也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一个混乱的世界："被捣碎的石头"、"被击溃的柔情"、"小麦，皮革，动物都在燃烧"、"落下铁屑和石头和死亡和哭声和火焰"、"此后就是爆炸，此后就是鲜血"……，但是这里描写的"混乱"与《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有所不同。前者的"混乱"是法西斯势力制造出来的；后者的"混乱"是诗人心境中的"混乱"。前者的"混乱"是机枪、大炮、飞机等杀人武器制造出来的"具体的混乱"；后者的"混乱"是诗人情绪、感受所产生的"抽象的混乱。"前后"混乱"的分界线就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中的《在新的旗帜下集合》："我和别的男人一样，手上也带着同样的伤"、"我也举着同样的红色酒杯"、"也有着同样的惊讶与愤怒"……这些话表明了诗人要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愿望，表明了他的诗既要唱给智利人民，更要唱给世界人民。对此，他做过明确的表示："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度。"这大概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深入生活，深入工农"的道理吧。

四、《漫歌集》背景及艺术特色

1940—1950年这十年间里，聂鲁达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

两方面：为祖国的民主生活而奋斗；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奔走。他的诗歌创作也为此服务。1940—1943年，聂鲁达被派往墨西哥担任总领事，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诗，如：《献给玻利瓦尔的一首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红军的一首歌：庆祝红军到达德国边境》等诗篇。1945年，参加智利共产党；当选为智利国会议员；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1947年，《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正式出版，长诗《西班牙在心中》占据主要地位。1948年，智利发生反革命政变；共产党转入地下；聂鲁达受到通缉，被迫流亡国外。1949年，在阿根廷避难，继续写诗呼吁世界的和平与进步。1950年，《漫歌集》问世；获得国际和平奖。

《漫歌集》中有的诗歌早在1940年初就已经写出了，大多描写智利的风土人情。1943年，当聂鲁达登上秘鲁的玛丘碧丘之巅时，这个印加文化的遗址使他感到震动，同时也给他很大启发：他不仅应该歌颂智利，更应该歌颂整个拉丁美洲：歌颂拉丁美洲的历史、地理、民族等各个方面，因此将作品命名为“全面的歌”（即《漫歌集》）。让我们来看看聂鲁达自己是怎样说的吧：“我一直登上玛丘碧丘的顶峰；在那个石头肚脐中央，我感到自己渺小极了，那是个荒无人烟、高傲、突出的世界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属于它的。我觉得自己的双手在某个遥远的时期曾经挖掘过那里的土地，打磨过那里的石头。我感到自己既是智利人，也是秘鲁人，更是美洲人。在那难以攀登的顶峰上，处于那些光辉灿烂、但又分散的遗址中，我公开宣布了要继续放声歌唱的信念。”

《漫歌集》分为十五章，共有248篇。第一章题为《大地上的灯》，表现美洲大陆对人类的召唤，通过对拉丁美洲人文、历史、地理、动植物群落的描绘，引发出一篇篇光彩夺目的诗作。作者着眼于拉丁美洲全景，以史诗般的气魄，分别对古印第安文

化、西班牙征服者、殖民者、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直到劳苦大众都一一作了描述；诗人的爱憎分明：颂扬劳动人民的美德；谴责剥削者、压迫者、独裁者的倒行逆施。在最后一章《我是》里，诗人叙述了自己的生平、理想和抱负。通观诗集十五章，最精彩的是第二章《玛丘碧丘之巅》和第九章《让那劈木工醒来》。

《玛丘碧丘之巅》长达五百行，主要歌颂古代印加帝国的要塞城市——玛丘碧丘。该城位于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西北50英里处，踞于两峭壁间一马鞍形悬崖上，面积约13平方公里，内有神庙和堡垒，其工程之险要，令参观者惊叹不已。聂鲁达在诗中一方面描绘了要塞的雄伟景象，一方面抒发了对印加文化的怀古幽思："把你们古老的被掩埋的悲哀/带给这新的生命之杯吧。/让我看看你们的血和皱纹，/向我说吧：我在这里受惩罚/是因为宝石不再闪光，/大地不再按时交纳石头或食粮。"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是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加以思考的。诗人把玛丘碧丘的主人公看成一个集体群像——古代印第安人。这首诗既可以独立成篇（对印加文化的歌颂），又是整个《漫歌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聂鲁达的创作意图是要写一部类似《美洲通史》那样的"通诗"，这从诗集的谋篇布局上得到证实。全诗十五章是按照拉丁美洲的历史发展进程来安排的：美洲的自然风貌和史前的美洲人→古印第安的文明发展→西班牙征服者的到来和美洲殖民时期的开始→独立解放运动的爆发和对解放者的颂扬→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演变及现状。《玛丘碧丘之巅》是其中第二章，即对古印第安文明的赞颂。但这并不等于说《漫歌集》的谋篇布局就是单一线性的历史脉络，而是像一棵参天的大树那样，繁茂的枝叶不断地向四外蔓延开来。《玛丘碧丘之巅》里就经常表现出印加文化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是因

为作者之所以重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

第九章《让那劈木工醒来》是《漫歌集》中另一个精彩部分。这也是一首内容丰富、感情热烈真挚、气势磅礴的长诗。主题之一表现了对美国人民的信任与希望。作者明确地将美国反动政府与美国人民区分开来；对林肯总统(劈木工的形象)表示敬佩并给予很高评价，称林肯为美洲的解放者之一。显而易见，聂鲁达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这当然是一首政治诗，但是并不像《西班牙在心中》那样明朗，也不像《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那样晦涩；它有严谨的结构和凝练的语言，其意境虽然深邃但是开放；作者通过鲜明的意象对历史和现实加以褒贬，加以讴歌，加以批判。诗中许多段落的确不容易读懂，但是中心主题是鲜明的，读者只要把握住主题的基本思想，充分发挥艺术再创造的联想能力，还是可以逐步与诗人沟通感情。

在艺术手法上，《漫歌集》的特色之一是形式多样，比如诗人吟唱的调子是随着作品中的人物身份、时代特点而变化的。这在第四章里表现得格外充分。它的主题是歌颂拉丁美洲历史上的解放英雄，其中既有反抗西班牙征服的印第安人领袖，也有敢于仗义执言的神甫；既有独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解放者，也有从农民起义中成长起来的草莽将军；既有拉丁美洲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也有呼啸山林、政治态度暧昧的游击队司令……；其时间跨度有五百年，从史实的角度看，这些人物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但是，作者为了让这些人物活起来，分别用不同的口气、语调、押韵方式和句型加以处理。对于独立运动和独立运动以前的“古代英雄”，诗人的口气是敬佩的，语调是颂扬中带有庄严的成分，押韵和句型则采用古希腊—罗马史诗的庄重、典雅的风格；对于“当代英雄”，诗人则根据人物

的性格、思想倾向、具体的社会背景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对一位智利民族英雄，他用对待兄长的口气和语调，用智利民间舞蹈"奎卡"的押韵方式来吟唱；对一位委内瑞拉的学者，诗人则用对话的口气，押韵和句型采用近乎意识流的方法，如叙事与对话交叉，对话与插话交叉，中间不用标点符号分开，也不借助于分行、分段来区别人物的身份。此外，诗人还常常反复使用某些词甚至某个音节，以表示某种意象，如用重复"风"和"S"表示缓慢进行的动作。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并非《漫歌集》中的每一首诗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有些指斥独裁者暴行的诗就显得过于粗暴、简单而缺乏艺术性。笔者认为，这种现象说明，聂鲁达有些政治诗带着明显的宣传目的，因此很难避免"标语口号"式的处理方法；同时也说明，诗歌创作有它自己的规律和个性，如果用政治宣传强加在艺术个性的头上，那么就是大诗人也难免落入简单化的窠臼。

五、五十年代的聂鲁达及其文学创作

1951—1952年，聂鲁达访问了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中国。《船长之歌》问世。1952年中期，智利政府解除了对聂鲁达的通缉令。诗人返回祖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1953年，多次短期出国访问，《元素的颂歌》、《元素的新颂歌》、《葡萄和风》等诗集出版。1955年，在首都圣地亚哥定居，出版散文集《游记》。1957年，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第三卷颂歌》出版。1958年，《遐想集》问世。1959年，完成《十四行情诗一百首》，发表《出海与返航》。

《船长之歌》是1952年问世的，首次出版的地点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作者没有署名，印刷数量十分有限。但是，1953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另外一种版本，上面有一篇书信式的代序，署名是一个女性的名字：罗莎丽奥·德·拉·塞尔达。序中写道："这次恋爱、这次热恋发生在有一年的八月，当时我做为演员正在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城镇里巡回演出。他是从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下来的，他没有被打垮。他是站在'热情之花'那个党一边的①；他对自己那个中美洲的祖国，抱着好多幻想和希望。很遗憾，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也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不知道是马丁内斯还是拉米雷斯或者是桑切斯。我只是叫他'我的船长'；在这本书里，我要保留的就是这个名字。"但是不久以后，"真实姓名"就大白于天下了，原来是巴勃罗·聂鲁达！是他写的爱情诗，献给一位名叫玛蒂尔德的女性，后来成为诗人第三个妻子。《船长之歌》的新意在于，爱情诗可以超越男女私情的范围使之普遍化："种种生命将从我们的爱情里诞生。/人们将从我们的爱情里饮水。/也许有一天/一男一女跟我们一样/也会轮到这样的爱情/它会使碰撞的手发出/燃烧的力量。/我俩是什么人？/那又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诗人从个人之爱出发联想到人类之爱。

《葡萄和风》于1954年出版，内容既有自传的成分，也有献给朋友、亲人、家乡的诗篇。聂鲁达十分喜爱这部诗集，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说道："说实话，我是偏爱《葡萄和风》的，或许是因为它不被人理解，或许正是通过这些诗篇我才踏上漫游世界之路的。这本诗集带着道路的灰尘和江河的水滴；它带有

① 指西班牙共产党。

我一向不了解、通过走路方才认知的其他地方的人群和风貌。"的确，在这部诗集里，诗人用了相当多的笔墨记叙了他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以及访问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印象。

《元素的颂歌》于1954年问世，但是在1952年底已经有个别诗篇发表了。1956年，《元素的新颂歌》；1957年，《第三卷颂歌》相继出版。这"元素"是什么？聂鲁达为什么有这样浓厚的兴趣，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歌颂它呢？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回答说："我想把许多我唱过的、说过的、反复说过的再重新描写一遍。我经过深思熟虑的起点就类似一个叼着铅笔动手写作文的小孩起点：我得描写太阳、黑板、钟表和家庭。没有什么题材是被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的；不管我走着还是飞着，要把一切统统摸个遍，要让我的表述能力达到最透明、最纯净的程度。"他的意图是，用朴实无华、能够为大众理解的语言，为大众写出宇宙、自然、社会、人类中无所不包的一切题材。他在诗中这样唱道："我重新从事朴实的劳作/同大家一道/也是为了大家。/为了大家的生活/我要用透明的颂歌建造我的住家。"这朴实的劳作就是写诗，把诗歌贡献给人民。他认为，既然是写给民众的，那么诗歌就应该是明快、朴实的。他在诗中这样表达了诗和诗人的作用："有座山可以听凭你的摆布，/假如你要骑马跨过它，/那你就会长出胡须，/你将要睡在地上，/你会挨饿，/那山上的一切都会变成黑暗。/你不能这样做，/你应该把黑暗纺成纱，/请你抽出一根纱，/请你把它再加长：一根没有尽头的纯纱/就从雪地里/就从人群中/就从许许多多地方生出来，/这根纱很硬，/因为它是各种金属制成的；/这根纱易断，/因为是烟云颤抖着把它描绘出来，/这就是诗歌之纱。/你不要把它再弄乱，/不要再把它跟时间与大地混淆起来。"根据这个道理，聂鲁达坚持诗歌应该是可以沟通思想的，对于广大民众

应该是明白易懂的，任何事物、任何体验、任何感情都是可以吟唱的。为此，在《元素的颂歌》、《元素的新颂歌》和《第三卷颂歌》里，有自传性质的叙事，有对故人的回忆，有对陋习和美德的评论，有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有对大自然各种因素的讴歌。有些颂歌的题材往往出人意料，比如，洋葱颂、番茄颂、面包颂、土豆颂、铁丝颂、肥皂颂、勺子颂、手锯颂、剪子颂，等等。诗人赋予这些表面上俗气的东西以诗意、以哲理、以丰富的艺术想象。诗人刻意追求一种朴实的艺术风格，但这朴实绝非简单，而是别具匠心的精雕细刻。具体地说，诗人是在创造一个纯真的童心世界：每个物件都具有生命的魔幻世界。这一返璞归真的倾向表明聂鲁达希望更深地理解和热烈地拥抱这个充满神秘因素的世界。

1955年，散文集《游记》出版。这是聂鲁达在访问世界各地时写下的散文。其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录了访问人民中国的观感，热情洋溢地讴歌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情。

1959年，《十四行情诗一百首》问世。这些诗是献给诗人心爱的女子玛蒂尔德的，因此有许多内容是表现个人爱情的，但这并没有影响诗人谈及“纯粹、透明的元素”以及其他的人物：“没有永远的‘否’，没有永远的‘是’。胜利/在沙上留下消失的脚印。/我是穷人，天生要爱自己的同类。/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爱你，我不传递也不出卖荆棘。”男女之爱当然是个人的私事，但它不能脱离周围的人际关系：“谁要伤害我，一定也伤害你，/对我的恶毒打击/通过我的工作如一张网/在你身上留下痕迹和悲愁。”“我不要看到/你额上有别人对我仇恨的痕迹。”

综观聂鲁达五十年代的文学创作，题材的选取更加广泛，

艺术风格进一步转向明快朴实，诗歌的节奏转向缓慢，极力追求纯真的意境。这一倾向一直发展到六十年代初期。

六、六十年代的聂鲁达及其文学创作

1960年，为庆祝古巴革命的胜利，聂鲁达创作了《战功歌》。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诗人写道："我要交给终日斗争中的兄弟民族一件锐利的武器，助他们一臂之力。"因此，他在诗中以时代的见证人和目击者的身份，把自己亲眼所见的重大事件公诸于世，对尚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波多黎各人民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

1961年，诗集《智利的石头》和《典礼之歌》出版。前者是对祖国自然风貌的热情歌颂，特别是对石头的歌颂；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石头以生命，并从此生发开来，怀念起往日的故友。《典礼之歌》的主要内容是对美洲大陆的又一次赞颂，在最后一首诗《节日的尾声》中，诗人平静地谈到了自己的生与死。

1962年，诗集《充分的权力》问世。主要内容除生死之外，还抒发了对人类职责、诗人职责的看法。

1963—1964年，自传体诗《黑岛记事》第一至五卷出版。五卷的题目分别为：《降雨的地方》、《迷宫中的月亮》、《残酷的火》、《土长的猎手》和《批评的奏鸣曲》。全诗基本上按照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的成长时期，以抒情的笔法回顾一生的经历和周围的亲朋好友。但是到了第四卷出现了回顾往事与思

考问题互相交叉的写法。第五卷则完全围绕黑岛上的生活与诗人思想上的困惑展开。根据笔者对1964年在智利读书期间与智利诗人巴勃罗·德·罗卡的一次谈话的回忆，智利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对聂鲁达的看法已经发生严重分歧，一派认为聂鲁达“在政治上卷入太深，跟苏联跑得太远，诗歌创作已经谈不上了，仅仅靠回忆往事维持虚名罢了。”罗卡就属于这一派的代表。另一派以智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代表，坚决维护聂鲁达的“光辉成就和崇高威望”。客观地说，这样的争论给诗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惑，严重地妨碍了他的文学创作。尽管如此，从1967—1972年他依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依然写下了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的草稿《我承认，我历尽沧桑》。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诗集有：《船歌》(1967)、《沙上的房屋》(1967)、《白天的手》(1968)、《世界末日》(1969)、《还有》(1969)、《烧红的剑》(1970)、《天石》(1970)、《海啸》(1970)。1970年，聂鲁达积极支持阿连德竞选总统。人民阵线获得胜利后，阿连德总统委派他为驻法国大使。

《船歌》是一部长篇叙事诗，讲述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是诗人献给自己爱人的，因此可以看做是《黑岛记事》的续篇。但是这条爱情故事的主线，在叙述过程中有十二次被中断，就是说有十二次插进来题外话，比如第一次题外话是谈智利地震的，还有谈旅行，谈对某人的怀念，谈一个小故事的等等，其中最为有价值的是谈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大师鲁文·达里奥的话题。聂鲁达怀着热情而感激的心情唱道：“霍尔海·曼里克(西班牙著名诗人)仰卧的雕像第一次醒来：/他那大理石的嘴唇发出微笑/他举起一只带手套的手/把一朵芳香的玫瑰献给来到西班牙为西语揭幕的鲁文·达里奥。”

《白天的手》和《世界末日》有许多共同之处。再一次表明聂

鲁达要做时代见证人的愿望。围绕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围绕着社会上的各种信仰、各种政治态度，他一一表明了看法；诗中所用的材料多为自传中的和刚刚回忆出来的人物、事件。

《还有》是一本只收有三十八首诗的集子，但就质量而言，却胜过《白天的手》和《世界末日》。揭开这本诗集奥秘的钥匙就在书名上。“还有”意思是，诗人还有一些话要说：有反思，有回顾，有过去，有今天……。许多话题是在《大地上的居所》里说过的，但是口气和态度有所改变；有些人物是在《黑岛记事》里出现过的，现在又重新细致地加以描绘；有些诗从前写得晦涩、朦胧，现在重写之后变得明快、清晰了。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已经感到自己来日无多，但他很坦然地对待死亡，在全诗的结尾处这样写道：“随波逐日，我渐渐死去。/随日逐波，我死去日近。/但岁月不死/永远不会。/不会死去。/那么波浪呢？/不会死去。/谢谢。”

整个六十年代，聂鲁达因为忙于政治活动、旅行访问、讲学演说、社交应酬等事情，用在文学创作上的时间和精力便很有限了，因此他的创作没有重大突破，基本上处于重复旧题材、旧风格的状态。

七、有益于全人类

1971年10月21日，瑞典学院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巴勃罗·聂鲁达，奖状上写着：“因为您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瑞典学院院士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在介绍聂鲁达的获奖原因时称颂他的作品具有“世界意

义”，“与人类和大地和谐”，“讴歌奋斗”，“为维护理想和未来呐喊”，因而“有益于全人类”。

1972年末，聂鲁达病重，离开巴黎回国。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发动军事转变。聂鲁达的好友、智利共和国总统阿连德，在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诗人悲痛欲绝，病情恶化，于9月23日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聂鲁达是拉丁美洲诗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伟大诗人。聂鲁达的诗，把个人的悲欢融和到时代的悲欢里，反映自己民族和世界人民的苦难、命运和希望，反映现实的生活和斗争。《西班牙在心中》、《玛丘碧丘之巅》、《让那劈木工醒来吧》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就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所以说，聂鲁达是时代的诗人、人民的诗人。这是因为他对诗的源泉有着正确的认识，他说：“当诗人们在闭门造车的时候，民众却始终用陶土和瓷土，用河流和矿石在吟咏诗篇。他们使一朵朵瑰丽的花儿绽开，使一首首惊心动魄的史诗问世；他们编出险象丛生的故事，倾诉悲哀与不幸；他们赞美英雄，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为圣人加冕，为亡魂哀悼。”“是他们给我指出了光明。”

聂鲁达既重视向传统诗歌借鉴和学习，更注意诗歌的创新。他说：“我们都依傍前人，因为很清楚，如果没有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著名诗人），就不会有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著名诗人）；没有兰波，就没有阿波里奈尔；没有拉马丁（1790—1869），就不会有波德莱尔，而没有所有这些诗人就不会有我巴勃罗·聂鲁达。我把所有的诗人都视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的国土上以及在诗歌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杰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呢！”聂鲁达正是在学习他人

的坚实基础上踏上了创新之路的。他对拉丁美洲诗歌发展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民族与人民命运的深沉关注，加强了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从而使拉丁美洲诗歌摆脱了现代主义后期的消沉情绪；他以来自生活而又诗化了的新鲜语言，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从而摈弃了创造派的浮泛喊叫："我不愿摆出文学大师的架势——起初是因为无此爱好，后来则是下了决心——力戒浮泛的毛病，因为那只能使我去表现而不是去创作。"他坚持诗歌的形式从属于时代和现实的变化，但这并不等于说，不注意诗歌自身的独特性；他主张诗歌应有内在的节奏美，听起来应有音乐感；晚年则更主张诗的风格应该"朴素、单纯、明快"。

聂鲁达热爱大自然，是自然之子，写下了大量歌颂大自然的诗篇；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是人民之子，创作了大量赞美劳苦大众、为民呐喊的优秀诗篇；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又写下了许多感人的爱情诗篇。这些作品不仅是智利人民的文化财富，同时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财富，将同人类的智慧一道万古长青。

1992年7月12日·北京大学燕东园

聂鲁达诞辰88周年

目 录

第 二 卷

第　三　卷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赵德明　译

一

女人之躯，洁白的山丘，洁白的双腿，
你那委身于我的姿势就如同大地。
我这粗野的农夫之体在挖掘着你，
努力让儿子从大地深处欢声堕地。

我曾经是一个空洞。鸟儿纷纷离我而去，
黑夜就断然地侵占了我的身子。
为了活下去我像武器一样地锻造着自己，
如同我那弓上的箭，我那弹弓里的石子。

现在复仇的时刻已来临，可是我爱你。
爱你的肌肤，青丝，焦渴而坚挺的乳。
噢，扣碗状的酥胸！噢，出神迷离的眼！
噢，玫瑰般的小腹！噢，你那悠悠的喘息！

我女人的身躯，我要执著地追求你的美。
我的渴望，我无限的焦虑，我游移不定的路！
就是那永恒渴望经过的黑色沟渠，
就是那劳顿之地，那无限伤心的沟渠。

二

夕阳用它微弱的光芒将你包裹。
沉思中的你，面色苍白，背对着
晚霞那衰老的螺旋
围绕着你不停地旋转。

我的女友，默默无语，
孤零零地与这死亡时刻独处
心里充盈着火一般的生气，
纯粹继承着已破碎的白日。

一束光芒从太阳落到你黑色的衣裳。
一条条巨大的根茎在夜间
突然从你的心田里生长，
隐藏在你心中的桩桩事回到了外面，
因此一个苍白的蓝色民族
它一降生就从你身上获取营养。

啊，你这伟大、丰盈、有魅力的女奴
从那黑色与金黄的交替循环里：
挺拔屹立，完成了生命的创造
鲜花为之倾倒，可你充满了伤悲。

三

啊，一望无际的松林，涛声陪伴折断声，
光线缓缓地做着游戏，孤独陪伴着教堂，
霞光落进了你的眼睛，可爱的小美人，
地上的长春花，大地在你心里歌唱！

河流在你心中歌唱：按照你的希望，
听凭你的要求，我的灵魂在水中荡漾。
请用你的希望之弓，为我指明路程，
我会在狂热中射出一束束飞快的箭。

围着我，让我看到了你朦胧的细腰，
无言的你催促着我那被追捕的时光，
是你用那碧玉般的胳膊，
留驻了我的亲吻，孕育了我对水的渴望。

啊，你那被爱情染了色的神秘声音
与暮色发生共鸣，令人闻之心也醉！
于是，在深夜里我就看到了
田野里的麦穗被清风的嘴巴吹弯了腰。

四

在夏日的心脏里
一个布满风暴的早晨。

仿佛道别时的白手帕云彩在旅行，
风儿用它那游子的双手摇动着白云。

不知道有多少颗风儿的心脏，
在我们相爱的寂静里跳动。

心儿在林间像管弦乐神圣地嗡嗡响，
如同一个充满战争与歌声的舌簧。

风儿以神偷的方式卷走了枯枝败叶
迫使飞箭般的鸟群改道而去。

风儿用无泡沫的浪花和轻飘的物质
把枯枝败叶打落在地，堆成倾斜的火。

风儿停了，把密密的亲吻沉落下来
战败在夏风的大门口。

五

为了你能听我说
我的话语
往往消瘦成
银鸥在沙滩上的足迹。

手串，喝醉酒的串铃
献给你那葡萄般的手。

望着我自己远去的话语。
比我多的，是你的话语。
它们似海蛇向我原有的痛苦爬去。

它们就这样沿着潮湿的墙壁爬去。
这个血腥游戏的罪人就是你。

它们纷纷逃避我那黑暗的藏身之地。
你处处塞满你的一切，塞满你的一切。

在你之前它们已开拓了你要占据的孤独之地，
并且比你更习惯于我的悲伤。

现在我想要它们说出我想对你说的话

为的是你能听到如同我希望你听见的那样。

焦虑的风还是经常卷走你的话。
梦中的飓风还是经常把它们推倒。

从我痛苦的声音里你听一听其它声响。
哭声还是来自那些嘴巴，流血还是因为原来的恳求。
爱我吧，女友。别抛弃我。跟我来吧！
跟我来吧，女友，冲破那焦虑的浪。

可是我的话语正渐渐被你的爱情染上颜色。
一切都让你给占了，你占领了一切。

我要把一切编成一条无限长的手串
献给你那柔软赛葡萄的洁白双手。

六

我记得你最后那个秋季的模样。
你头戴贝雷帽，心里一片平静。
你的眼里跳动着晚霞的火焰。
树叶一片片落入你那似水的心田。

你像一朵牵牛花紧贴在我怀中，
树叶接收着你缓慢而平静的声音。

惊愕的篝火燃烧着我的饥渴。
甜蜜的蓝色堇盘绕在我的心田。

我发觉你的眼睛在出神，可秋天已经远去：
灰色的贝雷帽，小鸟般的声音，家中的心脏，
我多次深切的渴望就是移居到你的家中
我那快乐的亲吻会像火炭般地纷纷落下。

从船上看是天空，从山上看是田野。
忆起你，就想到了光明，炊烟，宁静的水塘！
在你的眼底深处燃烧着万道霞光。
秋天的枯叶盘旋飞绕在你的心田。

七

俯视着黄昏，我把悲伤的网
撒向你海洋般的眼睛。

那里，在最高的篝火上燃烧、蔓延着
我的孤独，它像溺水者那样挥动着臂膀。

我朝着你那出神的眼睛送去红色的信号
像海水拍击着有灯塔的岸边。

你一味地沉默不语，我那远方的心上人儿。

从你的目光里时时显出惊惶的海岸。

俯视着黄昏，我把悲伤的网
撒向撼动你海洋般的双眼。

群群夜鸟啄食着第一批星星
它们的闪烁如同我爱你的那颗心。

夜色骑着他的黑马在奔驰
在原野上播撒着蓝色的花穗。

八

洁白的蜜蜂，你喝醉了蜜，在我的心上嗡嗡叫
围着袅袅的炊烟，你嗡嗡地飞绕盘旋。

我是个绝望的人，是没有回音的话语
我失去了一切，又是一个拥有一切的人。

最后的羁绊，我最后的忧虑在你心中吱吱响。
在我这块荒原上，你是最后一朵玫瑰花。

啊，沉默的姑娘！

闭上你那深邃的眼睛。夜神在那里扑扇着翅膀。
啊，露出你那颤抖的雕像般的身体吧！

你的眼睛深邃，黑夜在里面扑扇着翅膀。
你的胳膊细嫩，好似花朵；膝盖如同玫瑰。

你的乳房仿佛洁白的巨大蜗牛。
你的腹部睡着一只斑斓的蝴蝶。

啊，你这个沉默的姑娘！

这就是你不在这里造成的孤独。
下雨了。海风追捕着流浪的银鸥。

流水赤着脚走在潮湿的街道上。
树叶像病人那样抱怨着大树。

洁白的蜜蜂，你不在，却嗡嗡响在我心头。
时间会使你重生，消瘦而沉默的姑娘。

啊，沉默的姑娘！

九

沉醉在松香和长吻中，
夏日里，我驾驶着玫瑰小船，
拐向那消瘦的死神，
凭借着水手的坚强和狂热。

面色苍白，被拴在贪婪的水上
我穿过晴朗天气的酸腥气味，
依旧身穿灰衣，耳听痛苦的呻吟
一支把浪花扔到后面的悲伤桅杆。

撇开激情，我骑上唯一的浪头，
月夜，白昼，炎热，寒冷，突然间，
睡倒在幸运岛屿的喉头
洁白而甜蜜的海岛如同双胯一样新鲜。

潮湿的夜晚，带着亲吻的衣裳在颤抖
衣衫上，疯狂带电般地行走，
按照史诗的方式，它被分成各种梦想
令人陶醉的玫瑰也在我心中成长。

外部的浪涛中，海流压在上面，
你那平行的身躯，紧贴在我胸间
犹如一条鱼永远游在我的心田，
快和慢都在那天下的热能之间。

十

我们错过了这个晚霞。
今天黄昏没人看见我们手拉手
那时蓝色的夜正渐渐落到天下。

从窗口处我看到了
落日在远山里的宴会。

时而像一枚金币
一缕残阳燃烧在我手心里。

怀着紧缩的心，我想起了你
正是那悲伤使你了解了我。

那么你当时在哪里？
呆在什么人中间？
说些什么话语？
为什么正当我伤心、
觉得你在远方时，
全部的爱会突然而至？

经常在黄昏时分被挑中的书落到了地上，
像一条受伤的狗在脚下滚动了我的衣裳。

你总是、总是在暮色苍茫时分离去
走向晚霞边跑动边抹去雕像的地方。

十一

几乎在天外，停泊两山间

是那月亮的一半。
转动着，流浪的夜，挖掘着双眼。
看看有多少星星被打碎在水面。

它在我额头划上十字，悄然离去。
蓝色金属的锻造，无声搏斗的夜晚，
我的心儿在飞转，犹如疯狂的螺旋一般。
来自远方的姑娘，从极远处被带到此间，
她的目光在苍穹下永远保持辉煌灿烂。
哀怨，风暴，愤怒的漩涡，
穿过我的心脏，你一刻也不留。
墓地的风裹挟，撕裂，粉碎着你酣睡的发根。
风把她身旁那些大树连根拔去。
可明快的姑娘，你是烟的引信和问题。
是你和发亮的叶片形成了大风的来去。
夜幕下的群山后面是燃烧着的百合，
啊，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它由万物混合。

焦虑，你用刀劈开了我的胸口，
到了另择道路的时刻，
因为在那里她不开笑口。
风暴埋葬了钟楼，风暴造成了混乱
为什么现在敲钟，为什么让她难过？
要走那条远离一切的道路，
因为它不拦阻死亡，冬天和痛苦；
她可以睁大眼睛，伫立在细雨之中。

十二

有你的胸脯，我就心满意足，
有我的翅膀，就足以使你自由。
一向睡在你心田里的事
将由我的口中直达神明。

每日的梦想都在你身上。
你的到来犹如露水洒在花冠上。
你用缺席截断了远方的地平线。
你像海浪一样永远处于逃亡线上。

我说过你曾在风中高歌
仿佛松树，宛若船的桅杆。
你像它们一样细高，一样寡言。
突然间，一次旅行使你伤感。

你像熟路一样热情待客。
为你响起回声和思乡的歌。
我醒来是因为睡在你心上的鸟群
时时要迁徙，时时要逃避。

十三

我用火的十字一一烙上
你身上雪白的地图。
我的嘴巴是个躲躲藏藏的蜘蛛。
它在你身上、身后，既胆怯又饥渴。

伴着晚霞给你讲故事，
甜蜜又悲伤的娃娃，为了不让你难过。
一只天鹅，一颗树，遥远而欢乐的故事。
葡萄的季节，果实成熟的时刻。

我住过的港口，爱上你的地方。
孤独交织着美梦，交织着宁静。
我被包围在大海与忧伤之间。
沉默或胡言，处在两个不动的船夫中间。

在嘴唇和声音之间，某种东西在垂死挣扎。
某种有鸟翅的东西，痛苦和忘却的东西。
这就如同鱼网拦不住流水一样。
我的娃娃，残留的滴水颤抖不停。
可是某种东西通过瞬间的词句在唱。
某种东西在唱，一直飞升到我饥渴的嘴巴上。
噢，你尽可以用全部欢乐的话语庆祝。

唱吧，烧吧，逃吧，仿佛狂人手中的大钟。
可怜的甜人儿，突然之间你变成了什么？
当我到达那寒冷和最危险的顶点时
我的心如同夜间的花朵把自己关上。

十四

你每天都同宇宙之光嬉戏。
精明的女客人，你乘着鲜花与流水而至。
你赛过我掌中可爱的小白花
我每天手里都要攥着一束花。

自从我爱上你，你就与众不同。
让我帮你躺在黄色的花环里面。
是谁用烟云般的字体在南方的群星间写下你的名字？
啊，让我告诉你当时你是怎样的，因为你还不谙人世。
突然之间大风怒号，敲打着我那关闭的窗口。

天空是一张网，挂满了阴沉的鱼儿。
这里产生各种风，全部的风。
雨儿脱去了衣裳。

鸟群纷纷逃去。
风啊，风。
我只能与人类的力量斗争。

狂风把黑色的枯叶堆成一团团
吹散了昨夜系在天空上的小船。

你在这里。啊，你没有逃！
你要回答我，直至最后的呼号。
偎在我身边，像真的害怕一样。
但是有道阴影闪过你的双眼。

现在，就是现在，小心肝儿，你带来了忍冬花儿，
甚至连你的酥胸也带着沁人的香味儿。
就在凄厉的风追杀着一群蝴蝶的时候，
我爱你，我的欢乐咬着你樱桃般的香唇。

幸亏没有让你习惯我的生活、我粗野而孤独的心灵，
我那人人都回避的名字，否则会给你带来多大的痛苦。
你和我无数次看到了启明星一面燃烧一面亲吻着咱俩，
无数次看到了曙光在咱们头上像扇面式地盘旋飞舞。

十五

你沉默的时候叫我喜欢，因为你好像不在我身边，
你从远方听见我在喊，可是我的声音没有打动你。
似乎你的眼睛早已飞去
似乎一个亲吻封住了你的唇。

因为万物里都有我的灵魂，
充满了我的灵气你才脱颖而出。
梦中的蝴蝶，你就是我的灵魂，
就像是“忧伤”这个词组。

你沉默的时候叫我喜欢，你好像十分遥远。
你似乎是在呻吟，簌簌作响的蝴蝶。
你从远方听见我在喊，可是我的声音没有打动你。
请让我跟你的沉默一道保持沉默。

请让我跟你的沉默一道谈谈沉默
你的沉默像灯光一样明亮，像戒指一样简单。
你仿佛黑夜，沉默无语，繁星满天。
你的沉默属于星星，既遥远又简单。

你沉默的时候叫我喜欢，因为你仿佛不在我的身边。
你既遥远又悲伤，好像早已死去一样。
那么，只要一句话，一丝笑，万事足矣。
我感到高兴，高兴的是这并非真模样。

十六

（对泰戈尔《园丁集》第30首诗的意译之作）

在我那晚霞的天空上你宛若一片云彩
你的肤色和体形正是我所喜爱。

你是我的，嘴唇甜蜜的女人，你属于我，
我无限的迷梦都存在于你的生活。

我的灵魂之灯为你的双脚染上玫瑰红，
我的葡萄酒经过你的嘴唇变得更蜜甜，
噢，是你打断了我的黄昏之歌，
我孤独的迷梦感觉到你就是我的女人！

你是我的！我迎风高喊：你是我的！
黄昏的风带走了我孤零零的叫声。
是你套出了我眼底的隐情，这一盗窃行径
如同拦截水流，截获了你夜间眼中的神情。

亲爱的，你已经被我的音乐之网捕获，
我的音乐之网赛过天空般地广阔。
我的灵魂诞生在你泪眼的岸边。
你的泪眼就是梦乡边界的起点。

十七

我思念着，一面把忧郁卷入深深的孤独。
你也在远方。啊，比任何人都更遥远。
我思念着，一面放走小鸟，消除印象，
一面埋葬各种灯光。

雾里的钟楼，多么遥远。简直在天上！
抑制着叹息，磨碎黯淡的希望，
做个无言的磨工，
黑夜突然来到你身边，那远离城市的地方。

你的出现让我感到陌生，仿佛是个怪物。
我思考，我走路，在你之前走很长的生活之路。
我的生活，那比任何人都更冷酷的生活之路。
面对大海，处于岩石中间的呼声，
自由、疯狂地流动在海雾之中。
伤心的怒火，叫喊，大海的孤独。
满嘴脏话，粗野暴躁，指向天空。

你，女人家，算个什么东西？在那把大扇子上，
你是扇骨，还是扇面？你总是像现在这么遥远。
森林大火！大火烧成了发蓝的十字架。
燃烧，燃烧，蹿出火苗，火星飞溅到树上。
轰然倒下，劈啪作响。大火。大火。
我的心带着火花的烫伤在跳舞。
谁在呼唤？什么样的寂静会充满回声？

思念的时刻，欢乐的时刻，孤独的时刻，
种种时刻中的我那一刻！
风唱着歌从喇叭里通过。
大量的热泪激情集结在我体内。

挣脱了种种盘根的羁绊，

冲破那道道波浪的阻拦！
我的心跳动着，快乐，悲伤，没了没完。

我思念着一面把灯光埋进深深的孤独。

你是谁啊，你是谁？

十八

这里我爱你。
在黑暗的松林里，风脱身而去。
月亮在迷茫的水面上发出磷光。
天天如此，时光总是互相追赶。

晨雾化做一些舞蹈人形。
一只银鸥从落日上下来。
间或有一条帆船。高高在上的星星。

间或是一条木船的黑色十字架。
孤独一人。
有时清晨醒来，连我的心都变得潮湿。
远海传来声响，又传来声响。
这里是个海港。
这里我爱你。

这里我爱你。地平线也无法遮掩你。
尽管处于这冰冷的万物中，依然爱你。
有时这些沉重的船会载着我的吻驶去，
从海上驶向没有到达过的地区。

我想我已被人忘却，犹如这些破锚一般。
黄昏时分停泊，这些码头显得格外凄凉。

我对这种饥寒潦倒的生活已经厌烦。
我喜欢我没有的东西。你是那么地遥远。

我的厌倦与那缓慢的暮色在争辩。
但是黑夜来临，它开始为我歌唱。

月亮转动起它那梦一般的圆轮。

十九

灵巧、漂亮的黑姑娘，使水果成熟的太阳，
使麦粒饱满的太阳，使海藻弯曲的太阳，
它让你的身体快乐，让你的眼睛明亮，
它让你的嘴唇有着水纹般的微笑。

当你舒展双臂时，一轮焦虑的黑太阳
卷动着你披肩发上的根根青丝。

你同太阳嬉戏，仿佛它是一条小溪，
它在你漆黑的眼睛里留下一泓秋水。

灵巧、漂亮的黑姑娘，没有什么能让我接近你。
你的一切都让我离去，如同我离开南方一样。
你是个蜜蜂般发狂的青年，
你是因海浪而陶醉，你是谷穗生长的力量。

但是，我那颗悲凉的心依然在寻找你，
我爱你快乐的身体，爱你无拘束的声音。
黝黑、甜蜜、最后的蝴蝶，
你像麦田和太阳，你像露水和芙蓉。

二十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

比如写下："夜空布满了星辰，
发蓝的群星在远方抖颤。"

夜间的风在空中盘旋，歌唱。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
我爱过她，有时她也爱过我。

有些像今天的夜晚，我把她搂在怀中。
在无边的天空下，我无数次地吻过她。

她爱过我，有时我也爱过她。
怎么没爱上她那专注的大眼呢。

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
想想我已经没了她，失去她我会难过。

我感到夜空漫漫，没有她更加漫漫。
诗歌落到心田犹如露水落到草原。

我的爱不能留住她又有何妨。
夜空布满星群，她已不在我身旁。

这就是一切。远方有人在歌唱。在远方。
失去了她，我打心底里不痛快。不痛快。

似乎是为了接近她，我的目光在寻找她。
我的心在寻找她，可她已不在我的身旁。

同是今宵使得同样的树木泛出白光。
我俩，同是我俩，已不再是同样的我俩。

的确，我已经不再爱她，可是我曾经是多么爱她哟。
我的心声在寻找着和风，为的是能吹进她的耳中。

属于别人，她将属于别人。如同在我亲吻之前。
她的声音，她那鲜亮的身躯。她那不可测的眼睛。

的确，我已经不再爱她，可是说不定我还喜欢她。
爱情是如此短暂，可是负情却如此长久。

因为像今天这样的夜晚，我曾经把她搂在怀中。
失去她，我打心底里不痛快。不痛快。

尽管这或许是她最后一次让我痛苦。
尽管这或许是我为她写下的最后的歌。

绝 望 的 歌

我在的这一夜浮现出对你的回忆。
河水用自己固执的呻吟与海连接。

被抛弃的人儿如同晨曦中的码头。
是离去的时候了，哦，被抛弃的我。

冰冷的花瓣雨点般洒落在我心田。
哦，废墟之地啊，遇难者残酷的洞天。

在你身上经历过战火和起飞。
从你身上唱歌的鸟展翅飞去。

犹如遥远的距离，你把一切吞食下去。
仿佛大海，仿佛时间。你的一切是海难！

有过欢聚与亲吻的快乐时刻。
有过塔灯燃烧般的惊惶时刻。

驾驶员的焦虑，盲目的潜水员的怒气，
对爱情的朦胧陶醉，你的一切是海难！

如雾的童年里，我的心长过翅膀，受过伤。
浪荡的发现者，你的一切是海难！

痛苦缠绕过你，欲望纠缠过你，
悲伤击败过你，你的一切是海难！

我曾迫使黑暗的大墙后退，
也曾比欲望和行为走得更远。

噢，心肝，我的心肝儿，我爱过又失去的女人，
在这潮湿的时刻，我呼唤你，要为你唱歌。

你宛若天然水池蕴藏过无限的柔情，
而无限的负情像打破水池般地粉碎了你。

那是漆黑、漆黑的岛屿上的孤独，
那里，可爱的人儿，你的双臂款待了我。

我如饥似渴，你是那可口的水果。
那是伤痛和毁灭，你就是那奇迹。

啊，女人，我不知道你怎么能阻挡我
进入你的心田，投入你十字形的怀抱。

在你的身上，我的欲望最可怕，又短暂；
最颠倒，又沉醉；最紧张，又贪婪。

埋葬了许多亲吻，你的坟茔依然热火，
被鸟群啄食的葡萄依然还在发火。

哦，那被咬过的嘴唇；哦，那被亲吻过的肢体；
哦，那如饥似渴的牙齿；哦，那扭缠在一起的躯体。

哦，那充满希望与奋力的疯狂性爱
我和你结合在一起，爱得竭尽全力。

柔情似水，轻如脂粉。
那句话儿，欲言又止。

我的命运如此，我的愿望随之而行。
我的愿望命中落空，你的一切是海难。

哦，废墟之地啊，你的一切都在逐渐倒塌，
什么痛苦你没说过？什么海浪没淹过你？

从浪谷到波峰，你还在燃烧，歌唱。
站在那里好像船头上的一名水手。

你的歌声依然突出，你依然破浪而行。
哦，废墟之地啊，那敞开、苦涩的水井。

苍白、盲目的潜水员，不幸的投弹手！
浪荡的发现者，你的一切都是海难！

是离去的时候了，这艰难、冷酷的时候
它限制了整个夜晚的时刻表。

大海喧闹的腰带环绕着海岸。
冰冷的星星出现，黑色的鸟群迁徙。

被抛弃的人儿如同晨曦中的码头。
只有那个颤抖的黑影在我手中扭动。

啊，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一切！
是离去的时候了。哦，被抛弃的人儿！

大地上的居所

赵德明　译

第　一　卷(1925—1931)

(一)

死的奔驰

如灰烬，如遍布的海洋，
在沉没的徐缓中，在无定形之中，
或仿佛听到来自道路的上方
十字交叉的钟声通过，
有那已经离开金属的响声，
混乱，令人沉重，变成细粉
呆在极远的同一形状的磨坊中。
或是被忆起的，或是不曾见到的形状，
以及滚落在地的李子的芬芳
随时间腐烂，那碧绿的无尽穷。

那如此快捷的一切，富有活力，
但却纹丝不动，仿佛游滑轮本身，
总之，那就是发动机的齿轮。

确有树皮样缝纫的干瘪针脚，
它沉默不语，四周都是如此，
整个边缘混淆着周围的末端。
这究竟哪里来，又哪里去，何处是边缘？
经常模糊的弯路，如此无语无声，
仿佛修道院附近的丁香花
或好像来到公牛舌上的死神，
牛头朝下，轰然倒地，犄角发出声响。

因此，停下脚步，于不动中，倾听，
于是，仿佛巨大的翅膀舞动，在上头，
好像逝去的蜜蜂或是消失的数字，
哎呀，我苍白的心不能包容，
热泪几乎滚滚流出；
人们的奋争，暴风骤雨，
突然公开的地下行动
如同冰峰解冻，大规模的骚乱，
如同波涛汹涌，对于唱歌入门的我，
如同手持长剑，处于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中。

那么这群鸽子出现的原因何在？
昼夜相交时分它们像潮湿的峡谷。
那声音如此绵延悠长
落地时让石头做路标，
特别是，只剩下一个钟头时
它突然增大，不停歇地扩散开来。

在夏日的指环里
有一次大个的南瓜在倾听
一面伸出那令人感动的叶枝
为此它们互相吸引
因为使它们变黑的是沉重的水滴。

联　　姻(奏鸣曲)

满是灰尘的目光落到地上
或是无声的树叶自我埋葬。
无光泽的金属一片空白，
突然而逝的白日不在现场。
双手的上方蝴蝶眼花缭乱，
从它们身上剥下无限的光。

你保留着尾光，底层人的影响
那被遗弃的太阳，黄昏丢下的教堂。
用目光染色，为了蜜蜂，
你那意外火焰的材料先行逃亡，
去追随白日和那黄金的家长。
天天窥探，秘密出行
但是落入你那声之光。
哦，爱情的女主人，在你的休憩之地
建起我的梦，我无言的模样。

用你胆怯数码的身体，突然舒展
直至可以确定土地的数量，
经过白日空间搏斗，
因寒冷而缓慢死去的人和枯萎的刺激，
我感到你的膝头在燃烧，你的亲吻在传导，
在我的梦中变成了清爽的燕子。

有时你泪水的流向
犹如年龄的增长，直达我的天庭，
那里的海浪飞溅，自毁身亡：
它最后的动作，潮湿，颓唐。

梦 中 的 马

不必要的，我一面望着镜子
带着日历、传记作者、稿纸的气味，
从我心中揪出地狱的主管，
规定出那无尽期的伤心条款。

我四处游荡，耽于幻想，
和裁缝们在家里谈话：
常用不幸而冷淡的声音
唱歌，驱散那魔鬼的妖法。

天上有一片辽阔的土地

带着迷信的漫天彩霞
带着黄昏的萌发期：
我向那里走去，并非没有倦意，
我一面踏着为新坟挖掘的土地
我一面梦见自己在混乱的菜苗里。

我从旧证件中走过，从出生地走过，
衣着打扮犹如古怪而沮丧的人。
我喜爱备用的陈年糖蜜，
甜甜的教义问答，书页里
睡着衰老的紫香堇，依然矜持；
还有扫把，乐于助人让我感激，
毫无疑问，它们的表情显得自信而忧郁。

我摧毁丝丝作响的玫瑰和失神的焦虑
我折断喜爱的极端，尤其是
我等待那单纯的时间，没办法：
心中有股味道使我感到厌烦。

什么日子突然而至！乳白色的光线
浓浓密密、伸手可触，使我健美有力！
我听到她那匹红马在昂首嘶鸣
光溜溜地还没钉掌，显得膘肥毛亮。

我骑马路过教堂，
向荒凉的兵营奔去，
一支杂牌军在追捕我。

桉树的眼睛盗走影子
她那钟形的身体在奔驰、在射击。
我需要一道持久的闪电，
一个接过我继承权的快乐亲人。

拂晓之弱

不幸者们的日子，破晓苍白的一天
带着灰蒙蒙的力量，带着揪心的寒气，
拂晓四处滴水，没有叮咚作响：
周围一片啜泣，这是悬空的难日。

因为潮湿，无言的阴影要从许多地方离去
离开那些无用的遐想，离开地球的许多区域
他们本想占有那里的许多田地
现在要离开那尖锐冲突的自卫地区。

我哭泣，在被控制的情绪里，在混乱中，
在增长的气味里，一面专心倾听
纯粹的循环，不断地增加，
一面无目的地给抵达的让路，
给身披枷锁和康乃馨的让路，
我做梦，一面承受着精神上的余孽。

没有可忙的，没有可乐的，也没有可自豪的，

一切都变得明显的贫乏，
大地之光从它的眼睑下射出
不像钟声，更似泪流：
编织白日，那懦弱的麻布，
给病人做绷带，给人们做标记，
告别之后，留下空白：
只想颜色的换替，
掩盖，淹没，压制，留下差别。

我孤独地呆在散乱的物质里，
雨水浇在我身上，雨水和我一个样，
它怪模怪样，孤独地呆在这死亡的世上，
它本不肯落下尘埃，可是没有坚强的形状。

单　　位

有某种紧密相连的东西沉淀在深处
它总是重复着自己的号码，那同样的信号。
如何记录石头敲打过的时间，
在它那纯净的实体中有岁月的气息，
从海里打来的水，有盐分和梦幻。

同一个东西怀抱着我，只有一个动作：
矿石的重量，皮肤的光泽，
贴近那夜晚发出的声音：

麦子的颜色、象牙的颜色、泪水的颜色，
皮制的东西、木制的东西、布制的东西，
变得陈旧、变得褪色、变得不成形状，
在我周围好像墙壁一样连成体系。

我埋头劳动，围着自己打转，
仿佛乌鸦围着死尸，那服丧的乌鸦。
隔绝于四季的空间，我在思考，
中心的四周是无声的地貌：
局部温度从天而降，
一个单位混乱的极端帝国
联合起来包围着我。

味　　道

从骗人的占星术、从相当阴森的风俗中，
变成无休止的东西，又总是携带在身旁，
我保留着一种脾性，一种孤僻的味道。

从那陈旧的如同用过的木料的话题，
带着那椅子般的谦卑、说着有意的话语，
为等而下的意愿充当奴隶，
稳如牛奶，亡人节般的稳固，
稳如气层，束缚在城的上空。

谁能炫耀拥有最坚固的耐心？
理智使用密实的皮把我包裹，
皮上聚集着毒蛇的颜色，
我的孩子们由于长距离的反弹而出生：
哎，仅用一点酒精我就能告别今天，
我选定的日子与地球上的每天一样。

我活着，装满普通颜色的物质，无声的物质
犹如一位老母亲，一颗固定的耐心
犹如教堂的阴影，或骨骼的安息所。
我走着，装满那随时供支配的雨露，
备好的雨露，处于伤心关注的梦中。

在我的吉他内部，有股陈腐的空气，
干燥，嘹亮，稳定，凝固，
如同忠诚的营养，如同弥漫的云雾：
一种静止的元素，一种活泼的脂油：
一只严厉的鸟照料着我的头颅：
一位坚定的天使守护在我肩头。

霍阿金不在世

从现在起，仿佛已进行的一次远行，
在如烟的送葬时节里或孤独的堤岸上，
从现在起，我看见他匆匆撒手而去，

他走后，我感到每天的时间都已封闭。

从现在起，突然之间，我感到他已离去
扑向水中，某个海洋，某处水域，
紧接之后，他拍打海水，一阵水响，浪花飞起，
我听见这阵阵低沉、详细的水声奏乐，
一阵阵他的体重拍击水面的声音响起。
从某个地方，我感到这些海水正在溅起，
飞溅到我身上，犹如各种酸咬着我的身体。

他那做梦和无节制的熬夜习惯，
他那颗不肯屈服的心，那久而久之的苍白
最后同他一道睡着，他已经入睡，
因为在亡人的海洋里，他的激情突然消失，
粗暴地被淹没，冷酷地被吞食。

冬天里写下的情歌

在深深的海底，
在名单长长的黑夜，
犹如一匹马奔去
你无言静默的名字。

请让我呆在你的肩头，哎呀，守护着你！
请在镜中为我露出你的面容，请快一点！

在孤独的夜幕上
我从黑暗里出来，走在你的身后边。

完美、甜蜜的光束之花，
请把你的樱唇送过来，
请让我亲吻，果断而柔软的嘴
被粗暴地分开。

然而，在漫长而又漫长的时间里
遗忘又遗忘地跟我一道居住
条条路轨，那风雨的呼唤
正是黑夜的庇护。

请收留我，在暮色的缝隙里，
当夜幕穿起工作服的时候，
当天空中跳动着一颗带风的星星，
请把你的别离送入我的心底。
你沉重地闭上了眼睛，因此
请把你和我的存在互相交叉，
想象着我的心已经四分五裂。

缓慢的悲吟

心中的黑夜里
你悠悠的名字似滴水

悄然地流动又落下
闯进并扩大了发源地。

有个东西企图伤害它
想无限而短暂地敬奉它
仿佛浪子摇摆的脚步声
突然间被人们一一发现。

突然、突然被人们发现
扩散、扩散在心里边
怀着悲伤的固执和升腾
犹如秋天冰冷的梦幻。

大地坚实的圆轮
它遗忘的潮湿金箍
转动起来把时间轧断
成为不可接近的两处。

它伤感的酒杯盖住你的心
琼浆流淌在寒冷的大地上
它那可怜的蓝色火星儿
在风雨的呐喊声中飞腾。

黑 夜 的 收 藏

我战胜了梦中的天使，那有寓意的不祥之梦；

它不停地奔走，那沉重的脚步声
终于被包裹在蜗牛和蝉鸣之中
装满海的味道，散发着刺鼻的水果芳香。

是风摇撼着月份，是列车的呼啸，
是气温的脚步笼罩在床上，
是黑暗凄楚的音响
破布般地落在无尽休之中，
是距离的重复，是颜色混淆的美酒，
是母牛呼叫的尘土负重。

它那黑色箩筐时而落在我的胸膛，
它控制的口袋压伤了我的肩膀，
它那大量的盐，它那队形刚散开的队伍
踏遍并搅乱大气中的各种事物：
它在微风中飞奔，脚步就是亲吻；
它那结实的硝石矗立在眼帘上
带着根本的活力和庄严的目的；
主人般地走进准备好的一切：
迅速地装备上安安静静的营养，
顽强地散发着它那预言性的食品。

我时常认出它手下的武士
它那空气腐蚀的物品，它的体积
对空间的需要是如此地强烈
甚至深入到我的心灵里追寻；
它是难以接近的高原的主人，

它跟悲惨的普通人一起跳舞：
夜晚，那空气中的酸啃咬我的皮，
我的心倾听着它那颤抖的乐器。

我在听老伙伴和可爱的女士们说梦
梦的搏动使我感到十分厌烦：
我悄悄地践踏着地毯的毛料，
我发狂地咬住它那虞美人的光芒。

它时常抓住我心脏的负荷
入睡的尸体在梦中跳舞
我们走过了怎样漆黑的城！

黑暗的乌骓马变成庞然大物，
我们掠过衰老的赌徒，
掠过筋疲力尽的皮条货，
掠过裸体女孩的卧铺，
扎紧腰带穿过足球队员中间。
于是，那些软果从天降到我们口中：
鸟群，修道院的群钟，颗颗彗星。
那个从纯粹地理和震动中吸取营养的它
或许就是那个望着我们闪闪掠过的它。

同志们，他们的头枕着水桶，
呆在一艘逃向远方的破船上
我的没有眼泪的朋友们，
面孔冷酷的女人们：

子夜已经来临，死亡的铜锣
犹如大海在我周围敲响。
嘴巴里有股味道，入睡者的盐巴
忠诚地像一种刑罚，来到每个身体的
是酣睡地区的苍白：
一丝冷笑，含而不露，
一双眼睛，疲倦得如同拳击手，
一阵清风，悄悄地吞食妖雾。

在那新生的迷雾里，黑暗到这种程度，
仿佛关闭在地窖里，犯罪的就是空气：
墙壁上有悲惨的鳄鱼颜色，
有着毒蜘蛛的外部构造：
脚步落在软物上如同踏着死去的魔鬼：
硕大的紫葡萄胖嘟嘟地挂着
如同酒囊吊在废墟上一样：
哦，首领，在我们分配的时候，
请打开那沉默的锁，请等一等：
那时我们应该身穿丧服进晚餐：
疟疾患者将守卫在各个大门口。

我的心既迟暮又没有清风吹过，
白日，像一块准备晒干的可怜桌布，
摇摆不定，被包围在人与大地之中：
每个活人身上都有大气的某种东西：
长时间地望着大气就会纷纷出现：
乞丐、律师、强盗、邮差、裁缝以及

各种职业的一小撮人，一群卑鄙的废物
愿意在我们内部干他们那份工作。
从去年我就寻找，就检查，不敢骄傲，
但是这一切都被黄昏征服和打倒。

不 可 抗 拒 的

哦，铁石心肠的女人，上帝的女儿，
帮帮我，在这孤独的时刻，
用你那直接冷漠的武器，
用你那冰冷健忘的情绪。

全部时间像是大海
混乱的伤口像新人
包容着我心上顽固的根
紧咬着我手中把握的心。

如此频繁的跳动摇撼着我的心
如同全部的水花堆成的千层浪，
我高高扬起那绝望又倔强的头，
拼着死亡的跳脚也要奋力一争。

某种对立的东西在我的信念中颤抖
在与泪水的同一源头中壮大、长成
仿佛一棵令人心碎的坚硬、粗糙植物
被一片片苦涩的叶子紧紧捆绑、制成。

小 夜 曲

在你的前额休憩着虞美人的颜色
寡妇的哀悼遇到回声，哦，可怜的女人：
当你跟在铁路后面、在田野里奔跑时
那骨瘦如柴的农夫对你转过脊背去，
从你踏出的足迹里跳出温柔的蟾蜍。

健忘的青年向你致意，打听他忘记的好意，
他的双手像小鸟一样在你的空气里摇曳，
在他周围有一团巨大而浓密的潮湿空气：
一面混乱地清理着他那不完整的思绪，
一面企图捕捉什么，哦，原来在寻找你，
在你的罗网中他苍白的眼睛不停地闪烁
犹如那突然闪光又消失的器乐。

或者我还记得那焦渴的第一天，
沉重的黑暗压迫着娇嫩的茉莉
你和那个同床共枕的似海身躯
仿佛一滴水似地也在一道颤栗。

但是，你让大树安静；月亮那边
极远处，你监视大海如同盯着窃贼。
哦，黑夜，我那惊恐的心在绝望地
向你索取我迫切需要的声音属性。

五 月 的 季 风

季节的风，绿色的风，
运载着空间，善解不幸，
卷走那阴郁的皮制大旗，
一种自负的东西，像施舍的钱币：
这样银白色寒冷的一天，
脆弱得如同巨人的玻璃宝剑，
躲进庇护它叹息的诸多力量之间，
担心它的泪水滚落，它那无用的沙砾
被包围在交叉并吱吱响的能量里，
犹如赤膊上阵的男子汉
举起它银白色的树枝，那无把握的心
它那含盐的水滴在介入的成分里震颤。

用如此微弱、动摇的火焰如何歇息？
还能怀抱什么渺茫的希望？
举起饥饿的斧头与什么争斗？
舍弃什么物质？躲避什么闪电？
它那只有长度和颤抖的光线
拖着如同可怜新娘的礼服下摆
它那如同噩梦般、惨白的化妆。
因为黑暗触摸的一切，混乱的一切
高悬着、流动着、延缓着，没有安宁，

在空中无力自卫，被死神打败、征服。

啊，这就是早已盼望的一天的结局
就是邮信，航船，做生意的目的
就是稳定、潮湿、没有空间的逝去。
它那怪味的帐篷在哪里？那浓密的枝叶在哪里？
它那飞快的火烧云，它那有活力的呼吸在哪里？
它纹丝不动，身披垂死的回光和昏暗的鳞片，
将来会看到雨水把它分成两半
将来会看到狂风吸足水分发起的进犯。

阴 郁 的 系 统

这黑暗得如同废铁般的每一天
这仿佛红色牯牛的太阳劈开的每一天
这不可避免地很快要消失的每一天里
没有什么能替代我那神经错乱的起因，
在我心目中循环使用的不规则节律
在日夜锻造，在孤独地不停地锻造
包含着混乱无序和悲伤的分量。

这好似一个麻木不仁的了望哨
决不轻信，注定痛苦地监视一切
面对墙壁，与每天的时间相连结
我不同的面孔互相支撑，互相牵制

如同巨大、苍白而沉重的花卉
顽强地一一替换，一一离开人世。

诗　　学

在黑暗与空间，花边与少女之间
有着古怪的心，常做不祥的梦，
脸色匆忙地变白，前额上憔悴显现。
怀着因终日生活而发火的鳏夫的哀伤
啊，为酣睡中唱出的每滴看不见的水。
从我颤抖地听到的全部声音里，
我有同样所缺的焦渴和同样的热寒。

生出的听觉，间接的烦恼
如同窃贼或幽灵来到。
在一个固定而深厚的空间外壳里
如同谦卑的侍者，如同稍稍沙哑的钟声，
仿佛一面破旧的镜子，仿佛独门独户的气味，
客人们总在夜晚烂醉之后登门
有衣服扔在地上的气味和对花儿的怀念
（也许以另一种不太伤感的方式）。

但是，真理，突然之间，鞭打我胸膛的风，
降临到我卧室那价值无限的夜晚，
带着祭品燃烧的一天的嘈杂

恍惚地要我说出心中的预言，
一阵呼唤但无应答的器物敲打
还有无间歇的运动和名称的混杂。

阿多尼斯句格诗

今天我躺在一个纯洁的姑娘身旁
仿佛躺在白色海洋的岸边
仿佛置身在空间缓慢的
　　一颗燃烧的星星中央。

从她悠悠的碧玉般的目光里
光线如同枯燥的水流落下
形成透明而深刻的圆圈
　　充满新鲜的力量。

她的乳房如同两团火焰
燃烧在隆起的两个地区
双重的小溪流向她脚下
　　巨大而明快。

黄金的气候刚刚使她
身躯的日照经度成熟
就用丰收的果子充满肚皮
　　燃起她潜行的火。

奏鸣曲与毁灭

很久以后，走过无用的里程，
因疆域而困惑，因领土而无把握，
由可怜的希望做陪伴
有不忠的伴侣，有大可怀疑的梦幻。
我爱上那依然存留在我眼中的固执，
我听见骑手的脚步回响在我的心间。
我咬住入睡的火和废弃的盐，
夜晚，属于黑暗的空间和远去的悼念，
那个守护营地岸边的人
那个无力抵抗的游子
停步在生长的黑暗与颤抖的翅膀中间，
我感到自己的存在，石头臂膀保护着我。

在浆液的学问里，有一座混乱的祭坛，
在我那不温馨的傍晚会议上
在我那些月亮居留的废弃宿舍里
有着属于我的蜘蛛和我喜爱的破坏，
我爱我这个浪子，我这个不美的东西
我对金钱的抽打和我永远的失意。
燃烧过的湿润的葡萄，它那殡葬的水分
依然颤抖，依然存在，
不增值的遗产，叛卖的家园。

谁举行过悼念仪式？
谁喜爱失去的？谁保护最近的？
父亲的骨殖，沉船的木头，
他自己的结局，他自己的出逃
他悲伤的力量，就是可悲的上帝？

因此，我窥视着无生命的和痛苦的
我所坚持的奇怪的见证
带着残酷的、书写在骨灰上的实效
是我偏爱的遗忘方式，
我给大地的名字，我梦中的价值，
我平分的无限数额，
用冬天的眼睛，记录在当今的每日里。

(二)

士兵之夜(散文诗)

我造出士兵之夜，那既无忧伤又无毁灭的人类时间，那被海洋和一个浪头抛向远方的人的时间；他不知道是苦涩的水把他带离；他缓慢而无恐惧地走向衰老，投身于生活的正轨，没有动荡，没有缺乏，生活在自己那张皮里、那件衣服里，真诚地耽于黑暗之中。如此这般，我便与愚蠢而快活的同伴们相处；他们吸烟，吐痰，令人毛骨悚然地酗酒，然后突然倒下，不治之症。这是因为士兵缺乏未婚妻、丈母娘、姑妈、小姨子。他们也许会死于流放或是疟疾，他们会发冷，变黄；然后被移居到一个冰制的天体，一个新鲜的星球，去休息；总之，长眠在冰冻的姑娘与水果中间；而他们的尸体，那可怜的火一般的尸体，将在雪花石膏般的天使守护下、避开火焰与灰烬安然入睡。

每日天黑的时候，随着黄昏的不得不退让，我出去巡逻，值一次不必要的勤务；我从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们中间走过，从喜爱母牛和毒蛇的人群中走过。我走过去了，面貌平庸，不招人喜爱。月复一月，并非一成不变：有时下雨，从天上的热气中落下如同汗珠般的无声浸润；这些湿漉漉的羽毛在高大的

植物头上，在猛兽的脊背上，沿着相当的寂静，编织着，延伸着。这是夜间的水，季风的泪，仿佛马儿落下的口沫，缓缓地升起，可怜地溅落，因飞翔而惊得目瞪口呆。

现在，那职业的好奇心在哪里？那只有用宁静才开窍的萎靡不振的感染力又在哪里？那用光辉给我披上极蓝色的闪光意识又在何方？我逐渐像幼崽那样，按照规定的方法，凭着身体强壮的耐力，连心脏也一道呼吸，这是每天食物与年岁积累的结果；我被剥夺了复仇的衣裳和金色的皮肤，那仅是一站地的时间，却从我脚下溜过。日夜构成的一天几乎总是停留在我身上。

于是，我不时地拜访眼睛和双胯都很年轻的姑娘；她们的发饰上闪烁着一朵赛过闪电的黄花。她们的每个脚趾上都戴着指环，腕上戴着手镯，踝部戴着脚镯；此外，还戴着五颜六色的项链。我摘下这些项链仔细观看，因为我想面对一个不加遮掩的健美身躯，看个惊喜，但又不想减少亲吻。我用自己的双臂称一称每个新的雕像；怀着男性的焦渴静静地喝下她们那烈性的药水。平躺着，我从下面望着这个转瞬即逝的尤物，顺着她那赤裸的身体一直攀缘到她的微笑：笑纹硕大，向上呈三角形，经两个圆球悬空一举而更加突出；那两个圆球在我眼前固定不动，如同两盏带着甜蜜的热能与光明的白脂油灯。我请她这颗黑亮的星星保佑我，请求她那皮肤上的热量保护我。她在我的胸膛下面纹丝不动，犹如一个倒霉的对手，四肢软弱无力，做着自卫的波动；或者是在自转，仿佛一个白色的轮子，被扭成手指交叉的形状，做着快速、沉重、循环的动作，像是一颗癫狂的星星。

哎呀，随之而来的每个夜晚，总有某种独自消耗殆尽的余火，被裹在废墟里，置于殉葬品中间。我经常去这些堆满废旧

武器的地方，心里充满了无用的异议。我把衣服和稍稍浸润了半夜物质的骨殖保存起来：那物质就是逐渐与我结合在一起的暂时灰尘；替代之神时时守候在我身旁，顽强地呼吸着，一面举着宝剑。

荒无人烟

不可战胜的季节！天空的四周，苍白的北风在积蓄力量，形成一股褪色的逼人气流，朝着目光所及的一切追近，如同浓浓的牛奶，如同变硬的帷幕，追近尚存的一切。因此，人们感到与世隔绝，只得屈从那奇怪的东西，因为他被天际包围，面对发白的海岸，扶着一根折断的桅杆；面对无法进入的海流，身处雾一般的居所，他感到远离了坚实的东西。永恒的惩罚，令人恐怖！就因为受过伤害，遭人唾弃，或是因为选择了妓女、丧服和教士服。就因为特别厌恶这个世界而隐居；就因为谈过狮身人面像、黄金和不祥的命运；就因为曾经把骨灰绑到平时穿的衣服上；就因为亲吻过大地的起源和被遗忘的味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阴郁地落下来的雨的冰冷原料是不能复活的悲伤，是忘却。在我那没有肖像的卧室里，在我这身没有光亮的衣服上，多大的容积可以永存？缓慢而笔直的阳光如何浓缩才能成为一个深色的水滴。

不屈不挠的运动，旁边不时长有鲜花的笔直小路，温柔或粗鲁的同伴，不在其位的屋门！由于每天都像一块嗜睡的面包，我喝一种与世隔绝的水！

锁匠在呼喊，马儿在飞奔，瘦马被雨淋湿，手持长鞭的车夫咳嗽一声，该死的东西！其余的，直到很远、很远的距离内，都保持一动不动，都被六月所覆盖；那些潮湿的植物，那些无声的动物，波浪般地连结起来。难道这是什么冬天的海？是什么沉没的陆地企图幸免？这茂密的外观，表面上死气沉沉，难道是横贯长空的丧葬白帆？

我时常在夜幕降临时把烛光移近窗台，靠在可怜的木头上，平躺在潮湿中，仿佛在腐朽的棺材里一样，四周是光线微弱的墙壁，我在思索。我梦见，从离去到疏远，既受过欢迎也有过伤感。

年轻的君主

继已读过的之后和要读的下页之前，我必须指引我的星辰走向爱情的领地。

这是被热烈的长臂、两股长长的激情所界定的国土；是由制度和军事数学捍卫的黄金之地。是的，我要娶曼德勒（缅甸古都）最美丽的姑娘为妻；我要把我的地皮托付给那当厨的女人，托付给那簌簌作响的裙裾和赤脚走动、犹如风卷树叶的沙沙声。

这是脚小、烟袋大的姑娘之爱，是完美的圆式发型开出的芳香鲜花，是处于危险之中的鲜花，犹如头重根粗的百合。

我的妻子在我这一岸，呆在我这来自远方的声音一旁，我的妻子，缅甸国王的女儿。于是，我亲吻她那漆黑的、旋涡状的青丝和永远温柔的双脚。夜色渐深，碾磨转动起来；我听见我的老虎在咆哮；我为我的下落不明的人哭嚎。

夜间的规定

我很难呼唤现实，像贼狗那样；我也嗥叫。我多么想在贵族和船工之间建立对话关系；我多么想画一画长颈鹿，写一写手风琴，夸一夸我那裸体的、缠绕在我攻守兼备的腰部的缪斯女神。我的腰部是如此，我的全身都如此；这是一场清醒而漫长的搏斗。我的腰部在倾听。哦，上帝啊，有多少惯于夜间活动的青蛙四十年来用人类的喉咙在鼓噪！那直到最远的地方还依然缠绕我的曲线是多么狭窄又多么永恒！意大利歌手如果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一定会痛哭的；被黑色拂晓捆住、又经过醍醐灌顶的天文学博士们，如果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痛哭的。

随后是那浓缩、那黑夜元素的统一，那每件事之后的假设，那星星们明确支持的寒冷。

厌恶那众多死即瞑目的人；斥责那众多伤于酒精或不忠诚的人；歌颂巡夜者；歌颂我这样的智者；崇拜天国里的幸存者。

东方的葬礼

我夜间工作，被城市包围，
身边是渔夫、陶瓷工、火化工，

有藏红花和水果；人们裹着红纱；
面目狰狞的死人从我的阳台下
一路响着镣铐和铜笛
刺耳、尖细、阴森地丝丝响
穿过难以忍受的有毒花丛
加上浑身是土的舞蹈者的叫声
加上单调而强烈的锣鼓声
加上木头燃烧发出的气味。
一旦道路在混浊的流水前拐弯
他们停步的心又开始更大跳动
他们会被烧得乱动，四肢变火舌；
颤抖的灰烬将倒入水中
漂在水面上像一束炭花
或像游人掷下的香火灰，
这是他们在黑水上放火
是吞下的烈酒和天然气。

（三）

孤独的骑士

搞同性恋的小伙子，互相爱抚的姑娘
忍受着发狂、失眠之苦的苗条寡妇
怀孕三十个钟点、妩媚、年轻的太太
黑暗中穿过我花园为发情而叫的公猫，
仿佛一串跳动的充满性欲的牡蛎项链
四面包围着我这个孤独的居所，
仿佛布防的敌人与我的灵魂对阵
仿佛身穿睡衣的政治阴谋家
企图按照口令交换浓密的长吻。

明亮的夏天指挥恋人们
按照令人伤感的统一守则
组成胖与瘦、喜与忧的伴侣：
在华丽的椰子树下，面对海与月亮
有着长裤和内裙的连续交替生活
有着长筒丝袜被抚摩的簌簌声
有着像眼睛一样闪亮的女性乳房。

那个小职员，过了好久以后
经历一周的厌倦、卧床夜读小说之后
终于引诱了他的女邻居，
把她带进了色情的影院
银幕上的英雄不是幼马
就是狂热、冲动的王子，
他用散发烟味的热手
爱抚着她那长满绒毛的腿。

引诱者的黄昏和夫妻的夜晚，
像两床被单合起来将我埋葬，
午饭后的时光，男生、女生，
教士们彼此手淫；动物直接通奸：
蜜蜂们散发着血腥，苍蝇们愤怒地嗡嗡响
表兄们和表妹们做着奇怪的游戏
医生们生气地注视着年轻患者的丈夫，
上午的时光，那位教师仿佛漫不经心地
履行丈夫的职责，然后与发妻共进早餐
特别是私通的人们，因为真正相爱
躺在又高又长的木床上宛若乘船：
这大片可供呼吸的森林，会永远包围我，
纠缠着硕大的鲜花，仿佛唇齿相连，
纠缠着黑色的树根，仿佛脚趾与鞋为邻。

我双腿的仪式

我久久地呆望着我那愁肠长长的双腿，
怀着无限、新奇的柔情，怀着惯有的热情，
仿佛那是一个圣洁女人的大腿
她深深地沉入我那胸腔的空间：
实际上当时间、当时间在流淌
从地面上、从房顶上，从我不纯的头上
流淌，时间在流淌，夜晚在我的床头上，
我没感到有个女人在呼吸，裸体睡在我身旁，
于是，黑暗的怪物占据了她的空床；
放荡的、忧郁而伤感的思想
在我的卧室里播下沉重的可能，
因此，我望望自己的双腿，仿佛
它们属于别个的身体，仿佛它们
结实而温柔地紧贴着我的心房。

如同植物的茎或女性的腿，可爱的东西
从膝盖向上爬去，滚圆的、结实的、带着
混乱而密集的生存材料
如同女神有力的臂膀
如同荒谬地披着人皮的树
如同命定、焦渴、安宁的厚唇，
那就是我身体的最佳部分：

完全是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复杂的内容
没有感觉的或摇动的；没有肠子的或淋巴的：
一无所有，只是纯粹的，我生命中甜蜜的、厚实的；
一无所有，只是形式和体积的存在
但以完美的方式保卫着生命。

人们走过现在的世界
几乎不记得有身体和生命，
因为有恐惧，在指明身体的语言里有恐惧，
人们都用赞许的口气谈论各种服装，
人们会说起裤子、上装、女人的内衣、长袜，
仿佛大街上全都是轻飘飘的服饰和衣裳
仿佛一座黑暗、淫荡的衣帽间占领了世界。

服装有颜色、形式、生命和思想
在神话里有深奥意思，很有地位；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家具、房间，
可我的身体沮丧地生活在其中、其下；
怀着束缚与镣铐的一成不变的思想。
是的，我的膝盖如同硬结，古怪地转动，
以枯燥的形式把我的腿分为上下两段：
实际上，是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性别，
并非像我的腿那样上下两段相去甚远。
从膝盖到脚板，是一种生硬的存在方式，
充满矿物质，冰凉，实用地出现在地面上，
这是一个有骨头、有耐力、有创造力的物
踝骨的企图赤裸裸地一览无余，只要准确和必需。

没有性感，我的双腿，既粗且短，
充满男性，天生如此，都是肌肉块，
仿佛是互为补充的动物群体，
它有生命，一种坚实、敏锐、犀利的生命，
决不颤抖，随时准备着行动。
在我怕痒的脚丫儿上
在我那像阳光般刺眼的脚上
像花朵开放般地张开的脚上，
不朽的脚上，如同灰色空间战争的优秀士兵
一切都要结束，生命最终要在我的脚上结束。
异乡的、敌对的将从那里开始；边界的、遥远的
世界上的各种名称，我心中放不下的名词和形容词
一切都以顽强、冷静的意志发源于这里。

一向如此，
加工的产品，袜子，鞋子，
或者只有无限的空气。
在我的脚和大地之间
一方面我生活得孤独
一方面我对大地有猜疑
同时会有敌人，不可战胜之物。

鳏 夫 的 探 戈

哦，魔女，或许你已经找到了那封信

或许你已经因狂躁而生气
或许你咒骂了我母亲对往事的回忆
你嘴里骂她是母狗，一群狗崽的母亲；
或许你已经孤零零地喝过了下午茶
一面望着我那永远是空洞洞的旧鞋，
可你再也不会记得我多病的身体，
我夜间的梦，我吃的饭食；
再也不会高声骂我，仿佛我还在你那里，
不会再跟我抱怨热带天气和笨拙的苦力，
不会再跟我抱怨给我造成极大伤害的热毒，
不会抱怨那些我至今仇恨的可怕的英国佬。

魔女，真的，黑夜漫漫，大地多荒凉！
我再次来到那孤独而凄凉的寝室，
我再次来到厨房，吃掉那些剩饭，
我再次把裤子和上衣扔到地板上，
我房间没有任何衣架，没有任何肖像。
我心中的倩影或许能恢复你的身影，
月份的名称我觉得很有几分威胁，
“冬天”这个词很有些阴森的意味。

将来你或许埋葬在椰子树旁，
因为怕你杀我而藏起来的刀
现在我想闻闻刀上厨房的味道
它已习惯你手的重量和脚的闪亮：
在潮湿的地面下，毫无声响的根茎之间
在人类的语言里，可怜的男人只知你的名字，

可是你的名字不为厚实的大地所理解，
因为它由神圣的、不可知的物质组成。

一想到你双腿带来的明朗时光，我就悲伤
你双腿侧卧，仿佛阳光截住的潺潺水流，
我还想到起居、飞翔在你眼中的雨燕，
我还想到你在心中庇护的那条狂犬；
我还看到现在置身于你我之间的死神，
我从空气中嗅到灰烬和毁灭的气息，
闻到那一直包围着我的漫长而孤独的空间。

或许我认为这大海的风就是你急促的呼吸
在漫漫长夜中遗忘不介入就可以听到
海风与大气结合在一起，犹如鞭打马皮。
或许我认为这是你在家中黑暗处小便，
犹如流出一线银白、颤抖、固执的蜜水；
多少次我本可以献出这个幽灵舞蹈队！
可以献出心里听到的那些废物剑手的喧哗！
可以献出孤独地落在我额头上的染血白鸽
它咕咕叫唤着消失的事物和逝去的人们，
叫唤着一切已经消失、又难以分离的物质。

（四）

诗　歌

枝叶蔓延的玫瑰憎恨
并且攀上使徒的头顶：
用茂密的爪刺把时间
固定在疲倦的人身上；
刺进去并吹胀硬血管，
给肺拴上绳子；于是，
长时间的倾听和呼吸。

我希望死，我愿意活，
是工具，是巨大的狗，
茫茫大海的起伏运动
陈旧而漆黑的海波。
我幽幽的吉他在轰鸣
黑暗中为谁和给谁听？

我的生命诞生在盐里
如同鱼儿出生在海盐中。

哦，这个连绵不断的封闭国家
在纷纷的战火中保持中立
在可怕的巨变中岿然不动
在万物的润化中依然干枯。

于是，在我的两膝中间，
在我眼底深处的后面，
我的心用它恐怖的针
继续在工作，继续缝纫。

我幸存于大海之中
虽然孤独，受伤过度
可是一味地还在坚持，
因为受伤而被人抛弃。

寒冷的工作

告诉我，时间回荡在
你温柔局限的表盘里
你没听到那克制的呻吟？

你难道没有慢慢感觉到
在颤抖和贪婪的工作中
那固执的黑夜还要回来？
干燥的盐，空中的血，

河水的流动横冲直撞
见证人颤抖地作证。

墙壁黑黝黝地升高
房门突然之间长大
居民因刺激而狂热
不能遏制的恶循环。

四周以庞大的规模
进行无休止的宣传
铁嘴钢牙明白无误
空气沸腾，空气蔓延。

在人类的竞赛中
没听见捷报频传？
时间，慢得像微火
安全，热烈，力量无边
在不断积蓄能量
不断补充少量的丝线。

像一株永恒的植物成长
那细瘦而苍白的丝线
被落下的滴滴水珠浸染
无声无息，处于孤独之间。

意味着黑暗

莫非考虑什么希望，什么纯粹的先兆，
在心里埋葬什么最后的亲吻
顺从那无依无靠和聪明才智的起因
轻柔而安全地飘在永远动荡的水上？

梦中一位新天使充满活力的快速翅膀
怎么就落在我为了永久安睡的肩膀上？
莫非为了穿过布满死亡群星的道路
就成为数日数月数年前的勉强飞行？

或许是多疑而焦躁的人类的天生脆弱
突然要在时间里寻求不变，寻求地上的界线；
或许是无情积累的疲劳和岁岁月月
仿佛新生海洋的浪潮四面八方伸延
扑向那无人居住、痛苦的土地和海岸。

啊，让现在的我生存并慢慢停止生存，
让我的服从接受那钢铁般的苛刻条件
让出生与死亡的巨大震动不要波及
我想给自己永远保留的牢牢位置。

那么无论我如何，无论在什么时间和地点

我都要做一个坚定、自信和真诚的见证者
小心谨慎地超越自我，不断地保护自我
态度显明地履行自己本来应尽的职责。

第 二 卷(1931—1935)

(一)

一日突起

数目出自声音
垂死的和带粪水的数字
潮湿的和带臭味的闪电。
出自有声，不断增长，当着
黑夜独自出行，如同一位新寡
仿佛鸽子，仿佛虞美人，仿佛亲吻
它那奇妙的星星在向四外伸展。

在有声中，光线得到验证；
话语在泛滥，哭声落入花瓣，
音响的风犹如波浪四处回荡
闪光如同冰冷、有弹性的鱼
停留在波浪之间。

音响中的鱼，缓慢、敏感、湿润
金子般的弓形物，尾巴上带着水，
带鳞的鲨鱼和颤抖的泡沫
还有眼睛被冰冻的蓝色鲑鱼。
落地的家什，满地跑的蔬菜，
被压扁的嘈杂，装满水的提琴

沉闷的爆炸声，远去的摩托
拖着尘土的黑影，一片片工厂，
一个个亲吻，跳动的酒瓶，
一张张喉咙，在我周围的黑夜里
发出响声：日日、月月、年年
发出响声，仿佛口袋样的大钟，
或者是服过兴奋剂的可怕嘴巴。

大海的波涛，悬崖峭壁，
锚爪，海洋的通道，
卷着伤残动物的水流，
迷雾中的尖锐口哨
决定着曙光甜蜜的音响
唤醒那被人抛弃的海洋。

心灵跟着回声转动
从睡梦中缓缓跌落
依然被黑鸽子包围
依然被破抹布包裹。
心灵奔向幽幽的回声

为闪电婚礼加快庆祝。

寂静的外壳，模糊的蓝色，
仿佛黑暗药房中的瓶子
赤裸裸地笼罩在寂静里
骑着无蹄的马寂静奔驰
是沉睡的机器，待风的帆船
是茉莉开败的场面与蜡台
是装满黑暗与帽子的货船。

从寂静中升起灵魂
伴着一现的红玫瑰
上午时分突然崩溃
在带响的光里溺水。

有差别的鞋子，粗野的人群，日用品
残暴的公鸡兴风作浪，四处捣乱，
钟表在工作，仿佛干瘪瘪的肠胃，
车轮滚动在信誉不好的路轨上，
白色的抽水马桶正在打着呵欠
戴着木制眼镜，仿佛独眼的鸽子
它那经常被水冲刷的喉咙
突然像暴风雨般地作响。

请你们看一看苔藓如何掀动眼睑
看一看怎样打开那红色的门锁
千日红为什么能长得枝繁叶茂

巨大的有轨电车压垮的座座桥梁
是怎样仿佛床上做爱似地吱嘎响
黑夜如何打开自己钢琴般的盖子
白日像马一样在自己的法规内驰骋。

白日出自有声
出自增长和等级
出自剪下的紫香堇和窗帘
出自空间，出自刚逃走的黑暗
出自天空中央落下的

仿佛鲜血般的颗颗水滴。

只有死亡

有些孤零零的墓地
坟中埋着无言的骨殖
心儿缓缓穿过地下道
漆黑，漆黑，漆黑，漆黑
仿佛遇难者走向目的地
仿佛我们淹死在心底里
仿佛从皮上跌到心中去。

有些尸体
有些冰冷、黏人的石化脚丫

有死神居住在无言的骨殖里
犹如简单的音乐，天狗的狂吠，
出自一些铜钟，一些坟地，
生长在潮湿中犹如眼泪或雨水。

有时候我独自看见
夜间守护的黑棺材，
同惨白的亡人，同故去的
梳辫子的姑娘一道启航；
同雪白如天使般的面包师
同与公证人结婚的娴静女子
灵柩上溯死者垂直的河
那是一条深紫色的天河
逆流而上，撑起死神吹胀的帆
那被死神寂静音响吹胀的帆。

死神来到回声里
仿佛无脚的鞋子
仿佛没人穿的衬衣，
用不戴宝石戒指的手敲门
用无嘴、无舌、无喉的声音叫门
但是它的脚步却踢踏有声音，
它的衣裳簌簌作响，嘴巴依然沉闷。

我不知道，了解得很少，几乎没看见，
但是我认为它的歌声染着一层碧绿
那习惯与大地常年厮守的香堇紫色，

因为死神的面孔呈现着铁青样深绿
因为死神的眼睛本身就是深绿颜色
它身上总是带着紫香堇的刺鼻湿气
身上总是披着冬天发怒的阴沉脸色。

但是死神也骑着扫把在世上行走
它悄悄嗅着地面在寻找各种死人
死神骑着扫把，口舌在寻找死人
这是死神的针正在寻找死人的线。

死神躲藏在帆布床上：
在柔软的褥子和毛毯
平躺着身躯，突然吹气：
吹出低沉的声音，吹胀被单
于是有些木床向港口驶去
它在那里等候，身穿上将制服。

船　歌

假如你仅仅敲敲我的心扉
假如你把唇贴上我的心窝
哦，秀气的嘴唇，洁白的牙齿，
假如你把舌头像红色的箭
射入我布满灰尘心跳的地方，
假如你对着我啜泣的心吹风

它会作响如海风和梦中的车轮
仿佛动荡不定的水，如血的秋日
用潮湿、喧闹的火焰烧烤着天空
像朦胧的雨水，斑驳的枝叶，像梦，
或者像凄凉的港湾响起的汽笛声；
假如你把风吹进我的心，靠海的地方
仿佛白色的幽灵伫立在泡沫的边缘
在海风中，像出笼的幽灵，哭泣在海边。

仿佛远离，仿佛突发的钟响，海播发心声
在孤零零的海岸，播发细雨，撒下黄昏：
夜幕毫不迟疑地徐徐降落，海难挂出的蓝旗
悲伤地散布在银色朦胧的行星体系里。

心儿发出响声，如同尖利的海螺，
它呼喊着：哦，大海；哦，真悲伤；
哦，令人不安的恐惧扩散成为
灾难和筋疲力尽的海浪：
通过回声，大海显示碧绿的虞美人
它那侧卧的身影。

假如你突然生存在一条阴森的海岸
被包围的暮色里，面对黑夜：波浪滔天的夜，
假如你在我的心上吹进可怕的冷风
假如你向我的心里注入孤独的血液
假如你给我的心脏放进带火的鸽子，
那么心里的血会发出黑颜色的音节

那么红色的水会不停地上涨又上涨
那么心脏里会发出响声，幽灵的响声
死神般的响声
那么心里会发出呼唤，如同一个试管
一个装满风或泪的试管，如同一个发出
噗噗声、吓人的锥瓶。

果真如此，闪电会剪断你的辫子
雨水会从你睁开的眼睛涌入
为你悄悄保存的泪水会滚落
大海的黑色翅膀会在你头上盘旋
舞动巨大的鹰爪，发出啸声，腾空。

莫非你愿做孤独的幽灵去海滨
吹响那悲伤而无节律的乐器？
只要你能呼唤出它那悠长的音韵
它那诱惑的哨音，它那受伤的排浪，
或许有人会来，有人会来，
来自群岛的顶端，来自红色的海底，
会有人来，会有人来。

有人会来，愤怒地吹吧：
发出撞船时的警报声，
好似悲鸣，泡沫与鲜血的悲鸣
好似凶残的水咬紧嘴唇吹出哨声。

在大海徘徊的时候

阴沉的海螺转动，仿佛呐喊声
海上的鸟不敢恭维，纷纷离去，
那它粗厉而凄凉的声音，仿佛木棍
竖立在孤独的大洋岸边。

大洋的南部

孤零零的大洋玫瑰花
由挥发的盐和海沟绘成
但是海水危险地涌动
连鸟群也觉得很可怕
只存在白日陪伴的夜
和黑夜庇护下的白天
让风儿、让寂静陪伴。

风儿在寂静中渐渐长大
带着唯一的叶片和雨打的花儿
带着那只有触觉和寂静的沙土
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一片黑暗，
是懒马回归的蹄印
是时间接待的浪花
因为海水都奔向时间的冷眼
因为时间在大洋下面察看。

它的眼睛死于逝水和飞鸽

它的眼睛是痛苦纬度上的洞眼
从那里涌进牙齿流血的鱼群
鲸鱼们正忙着寻找小鱼小虾
寻找粉身碎骨的骑士残骸
以为他们是动作缓慢的水母
此外就是有毒的爱神木的连体，
一个个断手，一只只羽箭
一把把鳞片状的勃郎宁手枪
无尽无休地掠过它的面颊
吞食它那缺盐的眼珠。

当月亮交出遇难的船只
交出货箱，交出死尸，
覆盖着雄性的虞美人，
当埋葬在海里的衣裳
落入月亮的口袋里
带着它漫长的磨难
带着它脱落的胡须
它们那海水要求的骄傲头颅，
海面传来膝盖投向海底的声音
膝盖被月亮牵向那石制的口袋，
那口袋已被泪水腐蚀，已被
阴险的鱼群啃咬得破烂不堪。

是的，是月亮正慢慢下山
泡沫状的东西残酷地震荡着，
那是月亮摇摆在洞穴之间，

那是月亮被水的喊声传染，
那是月亮的肚皮，它的鳞片，
它的钢箭：月亮落下去，
从这里直到海的尽头，
蓝色，还是蓝色，穿过各种蓝色，
麻木物质中的麻木蓝色，
拖曳着它那腐败的货物：
潜水服、烂木材、手指头，
海上的渔家女为巨大的不幸流血。

但是有条海岸我要谈一谈：
海水愤怒地鞭打着海岸，
波涛不停地敲击着灰墙。
这是什么？难道是幻觉？
不是幻觉，而是共和国的荒原，
是海藻植物的家族；长着翅膀，
天空的胸膛上有啄咬的伤痕：
哦，被波浪伤害的海面哟！
哦，你这大海的根源！
如果雨水给你保密，如果风儿
不停地摧残鸟群，如果仅是天空，
那么我只想咬一口你的海岸，
然后离去；那么我只想看一眼
石头形成的洞穴，带着浑身泡沫
从那里秘密地走出来。

我说过，这里是个孤独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如此荒凉
土地浸透苦咸的海水，
没有人迹，只有马蹄印，
没有人影，没有人，只有风，
只有雨水落入大海之中
只有雨云从海面上生成。

（二）

在附近走走

问题是我厌烦做人
问题是我走进裁缝铺和电影院，
憔悴，不露声色，如同毡制的天鹅，
飘浮在生生灭灭的水面。

理发馆的气味让我想放声大哭。
我只想休息，就像石块或毛毡，
只要不见机关、单位、公园，
不见商品、眼镜、电梯就行。

问题是我厌烦我的脚和指甲，
厌烦我的头发、身影和一切。
问题是我厌烦做人。

尽管如此，如果能用一朵剪下的百合
去恐吓一个公证员，或者揪耳朵
让一个修女毙命，那一定滑稽有趣。

如果手持一把寒光的匕首逛街，
一路上喊叫到冻死，那一定美妙无比。

我不愿意在黑暗中继续当根的角色，
摇摆不定，四面伸展，理想全无，
在大地潮湿的腹内向下发展，
一边摄取，一边思考，天天吃饭。

我不想给自己添这么多不幸。
我不想再充当根和坟的角色，
不想孤零零呆在地下，充当
死人的仓库；我已冻僵，苦得要死。

因此星期一在燃烧，仿佛石油那样，
它看见我带着一副蹲监狱的嘴脸回来，
它在流逝中嚎叫着，如同破损的车轮，
迈着热血沸腾的步伐，坚定地走向黑夜。

它把我推向某个角落，某间潮湿的房屋，
把我推向骨灰从窗口飘出的急救医院，
把我推向某个带有酸臭气味的修鞋铺
把我推向因为裂缝而令人胆寒的街道。

有些鸟儿颜色硫磺、肠子可怕地露出，
倒挂在我厌恶的屋门上；在一把咖啡壶里，
有一个被人忘却的假牙，有许多镜子；
它们本该因羞耻和恐惧而痛哭流涕，

可是到处摆满各种雨具，毒品，脐带。

我出去散步，穿着破鞋，睁大眼睛，
怀着克制，怀着愤怒，怀着遗忘；
我走过，我穿行一家家写字间，
一处处矫形商店，一个个院落；
那里有些衣物凉在铁丝上：
短裤，浴巾和哭泣的衬衫：
缓缓地淌下那肮脏的泪水。

绝望的牙齿

鸽子披挂着落地的纸片，
胸脯被树脂和时间污染，
被比尸体还要苍白的吸墨纸
被不祥颜色吓坏的墨汁污染。

跟我来，到行政机关的阴影下面去！
到领导娇嫩、虚弱、苍白的脸前去！
到犹如日历那样深长的地道中去！
到成千张痛苦滚动的纸片中去！

现在让我们查看一下头衔和身份，
那些特别的证件，那些操心的事件，
那张开作呕的老牙提出的要求，

灰色命运和伤感的决心所引起的愤怒。

这是一个伤及骨髓的故事，
痛苦的背景、繁琐的服饰
和突然严肃起来的袜子。
这是一个深沉的夜晚，
仿佛没有血管的脑袋，
白天从那里迅速落下，
仿佛被闪电击碎的瓶子。

这里有脚丫子、钟表、手指头
和用肥皂制成的半死不活的火车头，
这是一片金属泡水的尖酸的天空
和一条满脸带着微笑的黄河。

一切都像鲜花般地展现在指尖，
展现在闪电般指尖和委顿的躺椅上；
一切都染上死亡的颜料
仿佛小铃铛的紫色嘴巴。

让我们为大地与火的逝世哭泣吧！
为宝剑，为葡萄，为带着根茎的性别统治，
为航行在船队中的酒精船，为夜间舞蹈，
为下沉的芳香，为拖曳着一个充满洞穴的、
玫瑰行星哭泣吧！

身穿狗衣，前额上带着一块污斑，

让我们跳下去，跳到纸片深处去！
让我们跳到锁住语言的愤怒中去！
跳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达中去！
跳到裹着枯黄树叶的旧体系中去！

请你们跟我一道冲向各个办公室！
冲向各单位不真实的气味、
坟墓的气味、图章的气味！
请你们跟我看看死去的白日，
它狂叫着仿佛新娘被杀掉一样。

被破坏的大街

一种不同于往年的语言
从被咒骂的铁烙上，从石膏的眼睛上走过。
这是烈马的尾巴，是一双充满愤怒的石手，
房屋的颜色沉默不语，可炸毁了建筑的决定，
可怕的脚弄脏了阳台：慢慢用积累的阴影、
用冬天缓缓咬坏的假面具，白天高昂着头
从没有月亮的住宅中间走过。

水土风俗，星星射出的白泥
特别是大钟们愤怒撞击的空气
消耗着东西，敲打着车轮
在雪茄烟厂前面停下；
红头发在飞檐上成长

仿佛一声悠悠的叹息，
钥匙和钟表同时下地狱
与入泥的花儿落进忘却。

刚刚分娩的紫罗兰在哪里？
领带在何方？红而纯的风呐？
在居民点上空
一张臭嘴先行。

拱破圆顶，啃咬着绘画，
让黑色的椅子发出哀叫
用水泥掩盖着花边图案，
用破碎的金属遮住堡垒，
花园和毛料，雨浇放大机，
缺水的寝室，电影大广告
（金钱豹和雷鸣在搏斗），
天竺葵的长矛，摆满臭蜜的商店，
咳嗽，金丝线的衣裳，
一切都覆盖着难免一死的味道，
使人闻到伤痛、潮湿、退步的溃疡。

或许继续不停地讲话，身体的摩擦，
住在烟中、精疲力竭的贵妇的美德，
被严寒杀害的西红柿，一个骑兵团的马队
缓缓前进；光线，许多无名指的压力，
消耗着石灰平滑的纤维，用中性的空气
围住建筑物的正面，如同刺刀相见；

同时，危险的空气侵蚀着周围环境，
砖头，盐，像水一样地流向四方，
铁轴粗大的马车摇晃着寻觅个不停。

破玫瑰的浪潮和一个个洞孔！
芬芳的叶脉的未来！无需怜悯的东西！
谁也不许走动！在浑水里，不许张开双臂！
哦，运动！哦，受了重伤的名字！
哦，这阵混乱的风；这被打乱的颜色！
哦，伤口，蓝色的吉他因为你跌倒而死！

家 中 的 悲 伤

我保存着一个蓝色的瓶子，
里面有一个耳朵和一张相片：
当夜晚迫使鸱枭扇动翅膀，
当沙哑的樱桃树咬碎嘴唇
威胁使用海风给果皮打洞，
我知道有大片领土在下沉，
压载物中有石英，也有污泥；
蓝色的水在战斗，面对寂静；
大量在下沉的矿层和樟树，
倒塌的房屋，圣碑，柔情，
蒲公英，一个个热烈的吻。

只有一天向又一天的过渡

只有一个瓶子飘浮在海上
只有花草光顾的餐厅：
被人遗弃的餐厅，如同鱼刺：
具体的有：一个破酒杯，
一块窗帘，一处倒塌的墙头，
河水拽着石头从下面流过。
这个住宅坐落在雨打的地基上；
它有两层建筑，每间房都有窗户，
墙壁上还有忠贞不渝的攀缘植物。

我下午回去，到达那里时
筋疲力尽，浑身粘满烂泥，
带着一身泥土和树叶草根，
还有空空的肚囊，里面睡着
小麦的尸体，金属，倒地的大象。

特别是有一座阴森、可怕的
被遗弃的餐厅，带着打碎的
调料瓶架，还有流淌在椅子下的
醋，一道受阻的月光，某个黑暗的
东西，我在寻找自我中的一点东西。
或许这是一座被大海和破烂包围的
商店，流淌着的饱和盐水滴滴点点。
这只是一座被人遗弃的餐厅，周围有
荒地，沉没的工厂，有我认识的木材，
因为我伤心落泪，我才外出游荡，
因为我了解大地，我才伤心落泪。

（三）

妇 产 医 院

你为什么急急忙忙去妇产医院？
莫非要用致命的公分去验证你不可捉摸的酸？
玫瑰花的前途已经展现！网状的时间和闪电！
营养不良的树叶做出温柔的请求！
无节制的河水泛滥，看过各个房间和摇篮，
散布狂热和灾难，带着沉重的液体和水的碰撞。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季节
散布骨灰，断手和水手的衣裳。
既然它的闪光促使玫瑰花变样
给它们面包、宝石和露珠。
哦，卑微的母亲，来吧！
左手拿上假面具
双臂抱着啜泣。
沿着走廊，那里无人死去，
我希望你进来，沿着无鱼的大海，
没有鳞状物，没有遇难者，

沿着没有脚步声的旅店，
沿着无烟的地道。

这个世界是为你准备的，没人出生，
既不存在逝去的王位，也没有孪生姐妹，
这个星球属于你，它堆满宝石和貂皮。

对于任何生命来说到处都有阴影，
有牛奶俱乐部，也有血肉的建筑，
更有充满绿色气体的摩天大楼，
围墙里面有寂静，衰弱的母牛
长着葡萄酒杯样的蹄子。

到处都有阴影，为的是
牙齿仍然长在下巴上，
上唇依旧对着下嘴唇；
为的是你的嘴巴可以说话，不必沉默，
为的是你的鲜血总不会白白地流失。

哦，卑微的母亲，请用
十把刀插在我心上！
朝着那一边，朝着那明亮的时间，
朝着那没有灰烬的春天。

等到你锯断那黑色的木头，
请呼唤我的心！等到用鲜血和毛发
给地图玷污上黑影和洞眼，

等到那些玻璃哭泣，
用力吧！直到那些木针全部散落。
就在地下面，鲜血用指头开凿地道。

我 家 的 疾 病

当欢乐的愿望用那玫瑰的牙齿
啃咬着几个月来落地的硫磺，
那自然的网，它的头发，迈着无声的脚步
在我已消失的房间作响，
这时那可恶的铁丝玫瑰
用枝形吊灯敲打着墙壁；
破玻璃向鲜血发起攻击，
天上的指甲聚集在一起，
因此不能出门，不能办理
一笔相当可观的大交易；
雾重重，雾蒙蒙，被鸟粪染污；
烟浓浓，烟靡靡，醋味在弥漫，
变成穿透台阶、楼梯的酸气：
这时白日带着破碎的羽毛落下，
周围只有哭声，只有哭声，哭声，
因为只好忍受，只有忍受，忍受。

大海已经开始按年份敲打鸟爪，
盐水正在拍打，泡沫正在吞食，

树根握住姑娘一只白嫩的手，
比姑娘的手要大的这个树根，
它比天上的一只手还要大；
树根全年都在劳作，凡有月亮的日子
姑娘的血就流到被月亮染黑的树叶上；
有个星球长着凶恶的牙齿，毒化了儿童
落入的水源；当夜晚来临，那就只有死亡，
只有死亡，只有死亡，只有哀号一片。

如同寂静中的一颗麦粒，可是
为着一颗麦粒，向谁请求怜悯？
请你们看看事情的原委吧：
这么多行李，这么多七零八落的医院，
这么多带有垂危病人的临时帐篷：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何时发生的？
为了一双冷若月光的眼睛去求谁？
只有车轮的运转和大脑的思考，
慢慢分配的食物，一个个星座，
如高脚杯，天上没有落下什么，
而是只有黑夜，只有哀鸿遍野。

应该小心翼翼走碎步。
穿行在屋顶和悲伤中，
一种带湿气的火焰在燃烧，
一块凄凉的破布，仿佛雨水
在哭泣；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是一种症状，是笼罩的寂静。

在废弃的谈话与呼吸的事物之间，
在命运安排又放弃的衰败花朵里，
有一条流入伤口的河，
有追逐流云后影的海，
有打上亲吻印痕的天。

请你们帮帮我！
我爱寂静的叶子，
崎岖的小路，南方的冬日，
姑娘的头发，被我土地上的汗水浸染，
还有落叶的天空上，南方的月亮。
请你们找一个没有痛苦的白天到我这里来！
找一找能认出我血管的一分钟时间！

我厌倦了每一滴水，
一个小花瓣就把我打伤，
一股无法慰藉的血从针眼流出，
暗中发臭的露水让我感到窒息，
为了一个不再舒展的微笑，为了
一张甜蜜的嘴唇，为了玫瑰要刺的指头，
我写下这首诗：它是一声哀叹，
它只是一声哀叹。

带一声叹息的颂歌

哦，玫瑰丛中的姑娘，

哦，对鸽子们的压迫，
哦，对玫瑰和鱼群的监禁，
你的心是个装满渴望盐的瓶子，
一个装满葡萄的钟是你的表皮。

不幸的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
除去指甲或眉毛，或倾心的钢琴，
或者从我的心涌出的梦，仿佛
黑衣骑士在滚滚的尘土中飞奔，
一个充满高速奔驰和不幸的梦。

我只能用亲吻和虞美人爱你，
只能用雨水浇湿的花冠爱你，
一面望着浑身尘土的马和狗；
我只能用身后的波浪喜欢你，
处于朦胧的硫磺与海水之间，
一面游水一面与流动的坟搏斗。
裹着湿草，生活在凄凉的石膏坟上，
我一面游水穿过沉没的心脏，
一面清点着未葬的儿童名单。

在我无依无靠的焦躁和忧伤的亲吻中，
好多人故去，料理殡葬的事情好多。
有水落到我头上，
同时我的头发在生长，
像时间一样流动的水，去掉枷锁的黑水，
带着黑夜的声音，带着一种叫声，

是雨中的鸟鸣，带着翅膀下的阴影
保护我的骨头不被淋湿；
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没完没了地
对着镜子和玻璃自爱自重；
我听到有人啜泣着不停地呼唤我，
带着因时间而腐朽的凄惨的声音。

你站在地上，浑身充满牙齿和闪电。
你向四面扩散亲吻，你杀死蝼蚁。
你为健康、洋葱、蜜蜂而哭泣，
为基础知识入门而如焚心急。
你仿佛一把青蓝色的钢剑，
抚摩你的时候犹如波浪滔天。

请你来到我身披白衣的心上，
带一束流血的玫瑰和布满灰的金杯花；
请你带来一个苹果和一匹骏马，
因为有一间黑暗的客厅和残破的烛台，
几把歪歪扭扭等待冬天的椅子，
有一只死去的鸽子，身上带着一组数字。

婚 礼 的 材 料

我伫立，仿佛一株无皮无花的樱桃树，
特别的、野火烧过、有血管和唾液的树，

此外，它还带着手指和睾丸。
我望着一位用纸和月亮做成的姑娘，
她全身洁白，前后颤抖，呼吸急促；
她的乳房宛若两个分开的数码，
双腿玫瑰般地重叠在一起，脸上
眨动着漆黑睫毛的杏眼。

我面色苍白，喜气洋洋，
感到语言沉没在口水中，
话语仿佛是溺水的儿童，
玩吧，闹吧，牙齿成了船，
水和气温好像经过火焚。

我会放她躺下，如同放下剑和镜子，
我会分开她的腿，宽度就像死神那样大，
我会轻咬她的耳朵和血管隆起的颈项，
我会使她微微闭起眼睛步步退向
那条浓浓密密、汹涌的绿色种子河。

我会用虞美人和闪电把她淹没，
我会用膝盖、嘴唇、前肘将她包裹，
我会用淌泪的包皮进入她的身体，
带着犯罪的压迫感和湿濡的毛发。

我会用指甲和喘息使她逃去，
逃向永远，逃向一无所有，
使她攀上缓慢的骨髓和氧气，

使她紧紧抓住理智和记忆，
仿佛仅有一只手，仿佛一个被劈开的手指，
使她挥动着一个孤零零的带海盐的指甲。

她会一面睡觉一面跑在布满毛皮的路上，
在一个使用匕首、被单、蚂蚁的国度里，
有个死人眼睛般的东西向她身上扑过去，
还有黑色物状的水滴向前游动着，
好像那巨大的鱼雷或瞎了眼睛的鱼。

淫　　水

孤单单的水珠一一落下
一滴又一滴仿佛是人牙；
果酱与鲜血般浓稠的水珠
一一落下，
一一落下
仿佛滴水在画剑，
仿佛是令人心碎的琉璃河；
一边落下一边消耗，
一边敲打着对称轴，
一边撞击心灵的接缝，
一边打碎废弃的杂物，
一边淋湿深色的玉杵。

这仅仅是一口气，比泪水还要湿润的气。
这是一种液体，一种汗水，一种无名的油水。
这是一种剧烈的运动，
它渐渐增多；渐渐变稠，
水珠落下，一滴又一滴，
缓缓落下，落向它的海，
落向它干枯的洋，
落向它无水的浪。

我看见辽阔的夏天，
听见鼾声从顶楼传出；
一个个粮仓，一阵阵蝉声，
一座座村镇，一阵阵刺激，
一个个房间，一位位姑娘；
人在梦中，手在心窝上，
梦见一个个强盗，梦见一起起火灾；
我看见一条条木船，一棵棵长骨髓的树，
树上的毛刺直立，好像怒不可遏的公猫；
我看见鲜血，匕首，女袜，男人的毛发；
我看见一张张床；我看见在走廊里，
有个处女在呼喊；我看见毛毯，器官，旅馆。

我看见那些隐秘的梦，
我承认那最后的几天，
既承认出身也承认回忆；
我在向远方眺望
眼皮好像过分掀起。

于是便听见了这样的声音：
骨骼激动地吱咯作响，
肉体撞击的噼啪声，
黄色的大腿谷穗般地扭在一起。
我倾听着射击似地亲吻声，
我倾听着，为急促的喘息和呻吟撼动。
我眺望，我倾听：心的一半在海上，
另一半在陆地。我揣着两半心面对世界。

尽管我闭上眼睛，尽管我完全关上心扉，
依然看到流下一股无声的水
一滴又一滴悄然地落下。
好像是胶冻成团的狂风，
犹如精液和美杜莎形成的暴雨。
我看见一道模糊的彩虹闪过，
我看见它的水悄然流入骨髓。

（四）

三首物质的歌

进 入 木 质

仅仅凭着理智，用我的手指，
借助缓缓泛滥的水流
落入勿忘草的王国，
落入无法排解的治丧气氛，
落入一座被忘却的破厅堂，
落入一束束苦味的三叶草上。

落入黑暗中，落入毁坏的杂物中，
我观察蜘蛛，我养育着森林，
养育尚未长成的神秘木材；
我走在潮湿的、被剥离的纤维中，
剥离了那活生生的本质和寂静的存在。

温柔的物质，哦，翅膀枯干的玫瑰花；

当我落下的时候，我要让你的花瓣飞起，
借助我精疲力竭的红色双脚，
在你那不舒服的教堂里跪下
跟一位天使唠叨个没完没了。

因为是我站在你的本色面前
站在你苍白的破旧长剑面前
站在你恐惧紧缩的心脏面前
站在你安静安静的民众面前。

站在你发出死亡气息的波浪前，
包裹在秋天抵抗寒冷的气氛中：
是我踏上了殡葬旅途的第一步，
置身于黄色伤疤的包围之中。
是我用没来由的悲哀，
没有食物，彻夜无眠，孤独的心绪，
步入那黑黝黝的走廊，
抵达你那神秘的物质中。

我看见你干枯的潮流在移动，
我看见被打断的手正在长成；
我听见你海洋般的大片草木
夜间因愤怒而摇曳的吱吱声。
我感到树叶的内部正在枯死，
因为绿色的元素正要纳入到
你无依无靠的孤僻性格中去。

缝隙，纹理，温柔的年轮，
重量，静悄悄的温度，湿度，
射在你沮丧的心上的箭矢，
睡在你厚厚嘴巴里的人群，
甜蜜的、耗干水分的树汁粉，
忧心忡忡的草木灰，请你们
到我这里来！到我夸大的梦中来！
请你们睡进我的寝室！夜幕降临的寝室。
夜幕如同飞瀑不停地从天而降，
请为我抓住你们的生，你们的死！
抓住你们那被征服的物质，
抓住你们那中立的死鸽子，
咱们开火，咱们呐喊，咱们安静！
咱们放火，咱们敲钟，咱们沉默！

芹菜的极盛的时期

从那喧闹没有穿透的纯洁心脏
从那未受任何损失的蜂蜜中央
发出了枝杈形、刺眼的长长闪电，
飞出了怀着以盘旋为目的的鸽群
飞向黄昏的街道，那里散发着
黑暗与煎鱼的混合味道。
这是芹菜的叶脉！是泡沫，
是笑声，是芹菜的菌盖！

这些都是芹菜的标志：

它那萤火虫般的气味，
它那颜色泛滥的盛产地图，
它的头颅为绿色天使垂下，
它那细细的鬈发正在烦恼，
芹菜的双脚，在抽泣声中，
迈进受过伤的早晨市场；
面对它的脚步大门纷纷关上，
温顺的马儿也跪下不走。

它被剪断的脚依然在走，
它绿色的眼睛流出泪水，
它眼里永远充满秘密和泪，
那是通向大海的地道，
里面有芹菜建议筑起的阶梯，
有不幸沉没的阴影，
有空气中央的决定，
有石头深层的亲吻。

半夜时分，有人用湿手
敲我雾中的家门；
我听出那是芹菜的声音，
刺耳得像风被禁闭的声音；
它在抱怨水对根茎的伤害，
它把苦涩的光线埋进我的床上，
它那杂乱无章的枝杈敲打我的胸膛，
寻找着我那被窒息的心灵的口腔。

束腰易折的客人，在我冶丧的房间，
你在寻找什么？
莫非破碎的圈在困扰着你？

黑暗与光明的纤维在哭泣，
盲目的枝节，发火的能量，
生命之河与本质的纤维，
受人爱戴的太阳的绿色支线，
我在这里，夜幕中倾听着秘密，
失眠，孤寂，
在沉沉的迷雾中，请你们进来，
直到我的心长大，直到给我送来
黑色的光线和泥做的玫瑰。

葡 萄 酒 规

当深紫色的斑点雨水般地落到
土、木、水、火，落到供品上的时候，
葡萄酒用惊喜打开了家家的大门，
在岁月的隐身处自由地飞翔着
湿透了红色翅膀的苗条身躯。

它的脚触摸着墙壁和屋顶，
用水淹的舌头造成的湿气，
在赤裸的天空中央之上
它的蜜汁珍珠般地下滴。

我知道冬天到来之时
葡萄酒不会喊着逃走，
不会躲进昏暗的教堂，
在破烂的织物中找火，
而是可能飞越过季节，
飞越已经来临的冬日
粗硬的眉毛夹带匕首。

我看见模糊的梦境，
我辨认出那是远方，
玻璃后面，我望着自己，
那是一堆受难后的衣裳。

葡萄酒的子弹射不到上面，
它那挺拔的虞美人，那红色的光线，
都被淹死在那悲惨的织物中间，
沿着孤零零的渠道向前流淌，
沿着潮湿的街道，沿着无名的河流，
流淌着那被痛苦和悲伤淹没的酒
那盲目的、地下的、孤独的葡萄酒。

我站立在它的泡沫与根基之上，
我为它的枝叶枯萎而大声哭泣，
在不光彩的冬天里，由裁缝作陪。
我登上由湿气和血液制成的阶梯，
一面摸索着上下左右的墙壁；
在时间带来的痛苦中，

我跪倒在石块上哭泣。

我沿着充满酸味的地道前行，
身披着转瞬即逝的贵重金属，
走向孤独的酒窖，走向梦幻，
走向碧绿、活跃的发酵液，
走向慷慨、大方的铁匠铺，
走向泥浆和山川的混合味，
走向永远不会消失的蝴蝶。

这时造酒的人们出现，
身上系着紫色的围腰，
头戴工蜂制造的草帽，
怀揣装满死眼的酒杯
蘸饱盐水的可怕刀剑，
用粗喇叭筒互相问候，
一面哼唱着求婚的歌。

我喜欢造酒汉子低沉的歌，
蘸水钱币在桌上的拍打声，
喜欢那鞋子加葡萄的气味，
混合着那污言秽语的声浪。

我喜欢造酒汉子走调的歌，
喜欢巴掌拍打盐面的声音，
喜欢垂死的鱼肚白色的墙。

我说的是存在之物。我唱歌时，
求上帝不要让我胡编乱造！
我说的是喷在墙上的唾液。
我说的是妓女用的长筒袜。
我说的是造酒汉子的合唱，
他们用乌骨击打着黑棺材。

我伫立在他们的歌声中，
伫立在沿街滚的冬日里，
伫立在喝酒的人群当中，
睁大眼注视忘却的地方，
或者回忆那狂热的葬礼，
或沉睡在沮丧的灰烬中。

回忆着一个个夜晚，一条条木船，一块块耕地；
回忆着每一位仙逝的友人，每一幕具体的场景；
回忆着一家家痛苦的医院，一个个半推半就的姑娘；
回忆着波浪对岩石的冲击，带走泥沙与泡沫的装饰；
回忆着某人在某国、某个孤独的海岸上的悲惨生活；
回忆着灿烂的星星给椰子林带去的沙沙响；
回忆着不安的心面对玻璃所产生的怦怦声；
回忆着一趟凭借可恶的铁轮隆隆驶过的火车；
回忆着许许多多、这类令人十分伤感的事情。

每天早晨，随着酒的湿气，在冬日经常啃咬的墙上，
在酒窖里，冬天当然孤独，随着酒的脾气一道争吵；
疲倦的金属和无声的假牙一道莅临，

还有一阵零乱批评造成的骚乱，
还有一阵酒瓶带着愤怒的哭泣，
还有一群仿佛在上刑似的罪犯。

葡萄酒给自己钉上黑刺，
它把阴森的铁刺拿来展示
给匕首们看，给夹肉面包看，
给沙哑艰难的喉咙们看一看；
它的声音仿佛海浪般地吼叫，
一面扬起哭声和死亡的手掌。

于是，葡萄酒受迫害而逃亡，
那结实的酒囊也一一破裂
纷纷散落在马掌上；酒离去，
那呆傻的酒桶被扔在破船上，
那里的空气啃咬着人的面孔；
葡萄酒沿着一条条公路逃走，
穿过一座座教堂和一堆堆煤；
那苋菜般的羽毛纷纷落下来，
那用硫磺美容过的嘴巴张开；
葡萄酒燃烧在破败的大街上，
它在寻找水井，地道，蚂蚁窝，
还有悲惨死去、不闭拢的嘴巴；
经过它们那里回到蓝色的大地，
让雨水和生死未卜的一起同居。

（五）

献给弗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的颂歌

假如我能在一间孤寂的房里因恐惧而哭泣，
假如我能挖出自己的眼珠并且吞进肚子里，
我会为你那服丧的橙树般的声音大声哭泣，
我会为你呐喊而写出的诗歌挖眼并吞进肚里。

正是为了你，医院都漆成蓝色，
学校增多，滨海地区迅速扩大，
受伤的天使们都长满了羽毛，
举办婚礼的鱼群披满了鳞片，
刺猬们也都一一飞上了天际。

为了你，带黑纱的裁缝铺里
到处摆满了勺子和鲜血，
它们吞下红带子，拼命亲吻
身穿白色服饰的人。

当你身骑桃树飞翔的时候，

当你用飓风般的杨谷声大笑时，
当你为歌唱摇撼动脉和牙齿、
喉咙和手指，
我情愿为你的温柔气质而死，
为你仲秋时居住的红湖而死，
你身旁还有倒地的骏马和血染的上帝；
我情愿为那些墓地而死，
墓地如同洒上灰的河，
同水和坟一道流去，
黑夜逝去在压抑的钟声里。
黏稠的河流，仿佛伤兵的宿舍，
猛然增多，大批地走向地狱，
带着大理石的号码，
带着腐烂的花环和葬礼上的油脂。

我情愿死去，为了夜间看到你；
望着那一一走过的黑色十字架，
你站在那里哭泣，
因为面对死亡之河
你无所顾忌，伤心地哭泣；
哭泣啊，哭泣；泪水啊，泪水
充盈在你的眼睛里。

假如我能够在夜间极度孤独时，
把遗忘、黑暗和烟云堆积
在铁路和轮船上，
用一个黑色的漏斗

咬住那一堆堆灰烬，
我一定那样做，为着你长大的那棵树，
为着你收集的那些金黄色的水源，
为着遮盖你的骨头
向你通报夜间秘密的藤蔓。

一座座带有湿葱味的城市
等着你低沉地唱着歌进城；
一条条装有精液的船在悄悄地追踪你，
一只只绿色的燕子在你的头发里筑巢，
此外还有蜗牛和七天之期、卷起帆的
桅杆和盛开的樱桃树林，最终都会流动起来，
当你露出有十五只眼睛的苍白头颅
和浸入血泊的嘴巴。

假如我能吵翻了一个个市政府，
假如我能哭闹着打碎一座座钟，
那是因为我要看看在什么时候
夏天带着破裂的唇光临你的家；
许多身穿护理服的人到你的家，
不幸的极盛境界也造访你的家，
废弃的犁杖和虞美人去你的家，
掘墓人和骠悍的骑手到你的家，
行星与带血的地图送到你的家，
布满了灰烬的古船开到你的家。

蒙面的人们拖拉着长刀刺穿的

少女来到你的家，
根茎、血管、医院、泉水、
蚂蚁来到你的家，
黑夜带着床，一名孤独的轻骑兵
偃卧在蜘蛛中间，一起来到你的家，
一朵带着仇恨与刺针的
玫瑰来到你的家，
一艘发黄的船来到你的家，
风带着一个小孩来你的家。

我同奥利威利奥，娜拉，
维森特·阿雷桑特里，德利亚
玛卢卡，玛尔瓦·玛丽娜，马利亚·路易莎，
拉·卢比亚，拉法埃尔·乌加德，
科塔坡斯，拉法埃尔·阿尔韦迪，
卡洛斯，贝贝，玛诺洛·阿尔多拉奇韦，
摩里那里，罗萨莱斯，贡察·门德斯①
以及其他我忘记的人一道来到你的家。

来吧！让我给你戴上花冠，健康的青年，
蝴蝶般的青年，纯洁的青年，
你像一道永远自由的黑色闪电，
谈话在我们中间。
现在，山岩中已没有任何人，
那就让我们简单谈谈，如同你和我一样简单，

① 本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青年作家。

诗歌有什么用处？如果不是写给露水看一看。
诗歌有什么用处？如果不是为了那个夜晚
一把粗暴的匕首向我们打探；如果不是为了那一天，
为了那个黄昏，为了那个被打碎的角落，
你受打击的心脏眼看就要死亡。

特别是黑夜
夜里有许多星星
所有的星都在河里
仿佛窗户旁边的一条飘带
那是挤满了穷百姓的住宅。

他们中有人死去，也许
他们丢了自己在办公室、
医院、电梯、矿山的工作，
因固执而受伤的人在受苦，
到处都在算计，都在哭泣：
当星星在一条无尽头的河里流动时，
一扇扇窗户里面有许多人在哭泣，
一道道门槛被哭声磨得破烂，
一间间卧室被泪水打得透湿，
泪水如同浪花那样啃着地毯。

费德里科，
你看到了世界，一条条大街，
醋，
一个个站台上的一次次送别，

当蒸汽推动那决定性的车轮
走向那只有一次次的离别
一块块石头、一条条铁轨的地方。

到处都有许多人
在发问。
有流血的瞎子，有发怒的人，
有气馁的人，有贫困的人；
有长满弯刺的树，
有为嫉妒所累的强人。

费德里科，
生活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的友谊，
一个忧伤的男子汉
可以奉献给你的东西。
你通过体验已经懂得许多，
将来你慢慢会了解另外的事情。

阿尔贝托·罗哈斯·希门内斯①
飞来了

乘着吓人的羽毛，乘着黑夜，
乘着一朵朵玉兰花，乘着一封封电报，

① 聂鲁达好友，一生喜折纸鸟。

乘着南风和海上的西风
　　你飞来了。

在一座座坟墓下面，在一堆堆灰烬下面，
在冰冻的蜗牛下面，
在最后一些地表水的下面，
　　你飞来了。

再往下面，在被淹没的姑娘中间，
在麻木不仁的植物中间，在破碎的鱼群中间，
再往下面，重新回到云端
　　你飞来了。

血与骨之后，
面包之后，酒之后，
火之后
　　你飞来了。

醋和死之后，
在腐烂物与紫罗兰之间，
用你那天蓝色的声音和潮湿的鞋
　　你飞来了。

越过一座座议会大厦和药房，
越过车辆、律师、轮船，
越过刚刚拔出的血红牙齿
　　你飞来了。

经过一座座酒窖，里面的酒在增长，
通过温暖、模糊的手，静悄悄地
用红木般缓慢的手
　　　你飞来了。

在失踪的飞行员中间，
在一条条运河和一个个黑影旁边，
就在被埋葬的百合花旁边，
　　　你飞来了。

在颜色痛苦的酒瓶们中间，
在茴香形的戒指与不幸中间，
一面举起双手，一面哭泣着
　　　你飞来了。

越过一个个牙医和一个个团体，
越过一家家影院，一条条地道，一个个耳朵，
身穿新衣和熄灭的眼睛
　　　你飞来了。

越过你无墙的墓地，
那里水手们纷纷迷路，
同时下着你那死亡的雨水
　　　你飞来了。

就在你手指的雨水洒落时，
就在你骨骼的雨水洒落时，

就在你的骨髓和笑声洒落时，
　　　你飞来了。

越过你迷恋的石块，
冬日向下流去，时间向下流去，
这时你的心血也一滴滴坠下
　　　你飞来了。

你不在那里：水泥包围着
公证员们的黑心，
骑手们愤怒的骨气
　　　你飞来了。

哦，海上的虞美人：哦，我的亲人
哦，身穿蜜蜂装的吉他手，
你的头发竟有这么多的阴影，那不是真的
　　　你飞来了。

有这么多阴影追踪你，那不是真的，
有这么多死去的燕子，那不是真的，
有这么黑暗的地区在悲叹，那不是真的，
　　　你飞来了。

帕尔巴拉依索的黑风
张开了它煤与浪花的翅膀，
为了扫清你经过的天空
　　　你飞来了。

有一艘轮船，有一股死海的风，
有一阵阵汽笛声，有岁月的流动，
有一阵晨雨和臭鱼掀动的腥风，
　　　你飞来了。

有甘蔗酒，有你和我，有我哭泣的心，
没有别人，一无所有，只有一架
横翅折断的梯子和一把雨伞；
　　　你飞来了。

大海在那边。夜里我下来听见你，
在无人的海底飞翔，
那让我栖身的海底，一片漆黑；
　　　你飞来了。

我听见你的翅膀振动，你那缓慢的飞行
仿佛死气沉沉的水在拍打着我，
仿佛一群被雨水淋湿的瞎眼鸽；
　　　你飞来了。

你飞来了：独自一个孤孤零零，
独自留在死人中间，永远孤独，
你飞来了：既无阴影也无名姓，
没有蜜糖，没有嘴巴，没有玫瑰，
　　　你飞来了。

难忘的人

献给维亚梅迪亚纳伯爵

当布满湿睫毛的大地化作灰烬，
当刺人的空气变成细粉，
当干燥的土块和泉水，
一口口井，各种金属，
终于归还被他们消耗的死人，
我想要一个耳朵，一只眼睛，
一颗因受伤而艰难的心；
一处很久前因匕首插入一具
从前流放的孤独身躯而留下的空间；
我想要几只手，一种关于指甲的学问，
一张惊愕的嘴巴和正在凋谢的虞美人；
我想看到一棵叶脉振动、沙沙响的树，
从无用的尘埃中站起来；在硫磺与绿松石、
红色的波浪与碎煤的旋涡中，
我热爱这片最令人痛苦的土地，
我希望血肉在呼啸的熊熊烈火中
唤醒它的骨殖；
我希望用特殊的嗅觉寻找某种东西；
我渴望用大地蒙蔽的视觉追寻
那两只漆黑的眼睛；
我希望有一种听觉，仿佛一位隐士

突然间狂怒、愤恨、放肆地
迎着闪电雷鸣奋起；
我希望有一种纯粹的触觉
从失去的不幸中醒来
尽快触及胸膛和百合。

哦，亡人节！哦，遥遥的天际！
枯麦带着闪电的气睡在那里。
哦，画廊里镶嵌着：一个鸟窝，
一条鱼，一张面孔，一把宝剑；
混乱中一切粉碎的东西，
一切毫无希望的颓唐，
一切在干枯的深渊里
处于坚硬土地牙齿中的营养。

让羽毛回归鸟儿温柔的身上；
让月亮回归它自己的圆轮里；
让芳香具有形式，永驻玫瑰丛中；
那令人难忘的人，粘满矿物海藻的人，
让他的眼珠回归到他的眼窝里。

他赤身裸体，
他的衣服不在尘埃里，
他破碎的盔甲已滑入地狱深处，
他的胡须已经长得如同秋天的空气，
甚至连他的心脏也想要把苹果咬住。

挂在他膝盖和肩头的
是那遗忘的粘连、大地的矿脉，
是那碎玻璃和铝的地段，
是那痛苦的尸体躯壳，
是化钢铁的水口袋。
可怕的嘴巴会集在一起，
挥霍之后变成蓝色物体；
满怀忧伤的珊瑚枝杈
为他绿色的头戴上花冠；
悲惨地逝去的那些植物
同夜间的木材把他围住；
在他身上睡着鸽子，半睁着
带有地下水泥的两只眼睛。

温柔的伯爵，在雾里，
哦，刚从地道里醒来，
哦，刚把无根的水甩干，
哦，刚把蜘蛛从身边赶开。

从你脚下生出滴答响的每一分钟，
你那被残害的性器官已经勃起，
只要你一举手
泡沫的秘密仍在那里。

（六）

落入海中的表

空间里有这许多阴郁的光线，
有这许多突然之间变黄的天，
因为风儿没有落下来，
因为树叶也没有呼吸。

这是一个受阻在海上的星期天，
这一天本身就仿佛一艘沉船，
种种疑虑袭扰着每一分每一秒，
凶狠地布满透明、潮湿的天。

有许多日月严肃地积累在一种服装里，
我们想闭眼哭泣，一面闻着服装的气息；
有些岁月仅仅留在绿色积水的盲目符号里，
有的年龄就是手指也抓不住它的光线，
这样的年龄比一把旧扇还要令人珍惜，
比一只从地下发掘出的脚还要孤寂；
有个婚龄把自己的日月溶解成为

一座凄凉的坟墓，鱼儿游来游去。

时间的花瓣大批地落下
仿佛一个个类似天空的破伞；
虽然周围的一切都在生长，
却只是一座永远看不见的钟，
一朵被淹没的玫瑰，一个水母，
一声长长的、被打碎的狗叫声：
但并非如此，而是某种东西在敲击，在消耗，
而是一种既无声音又无小鸟的模糊印迹，
而是一种芳香与光线的逐渐消失。

躺卧在田野苔藓上的钟表
用电子装置在敲击着两侧；
精疲力竭又带伤跑动在手上
随波逐流地弯弯曲曲地漂泊。

秋 天 回 来 了

一个治丧的日子随着钟声落地，
犹如懒寡妇的一块颤抖的破布；
一种颜色是一种梦，入泥的樱桃梦；
一种颜色是一缕长尾巴的轻烟，
不停息地改变着水和吻的色块。

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理解我：
当夜幕从高空落下，当诗人
独立在窗旁倾听秋天的骏马奔跑，
被践踏的恐惧之叶在血管里作响，
空中有某种东西，仿佛牛舌般厚实，
那是某种怀疑天空和大气的东西。

万物都回到自己的位置，
必不可少的律师，双手，油脂，
瓶子们，
一切具有生命的标志：
特别是床上流满了血液，
人们却信任下流的耳朵，
凶手们走下阶梯，
但并非如此，是往日的奔驰，
是颤抖和延续的去秋的马儿。

去秋的马儿长着红色的胡须，
恐惧的口沫遮住了它的面颊，
追随它的气团有海洋的形体，
芳香来自地下的朦胧的腐朽。

每天都从空中落下灰土的颜色，
鸽子们必须按照土地分配颜色：
忘却和眼泪编织成的绳索，长年
睡在一个个大钟里的时光，
一切，

虫蛀的旧衣裳，看见下雪的女人们，
不死谁也不能观赏的黑色虞美人，
一切都落入我在大雨中
举起的双手。

没有忘却

（奏鸣曲）

假如你们问我到过哪里，
我得说“有所经历”。
我必须说一说石头染黑的土地，
还有持续流淌正在自我毁灭的水溪；
我只知道鸟儿失去的东西，
留在身后的大海，或是我妹妹在哭泣。
为什么要经历这许多地域？
为什么一日复一日？为什么一个漆黑的夜里
会在口中堆积？为什么会有人死去？

假如你们问我从哪里来，
我必须说说打碎的东西；
说说那极为痛苦的用具；
说说时常腐烂的大牲畜；
说说我忧伤不已的心绪。

互相交叉的并非记忆。

不是发黄的鸽子睡在忘却里，
而是脸上挂满泪滴，
而是喉咙里的手指，
而是树叶落下的东西：
白天过去的漆黑，
用我们忧伤的血滋养的天气。

这里有紫罗兰，有一群群燕子，
有一切让我们喜欢并出现的东西，
出现在有着冗长附言的请帖里，
上面徜徉着自由的时光和甜蜜。

但是，我们的深入不要超越那些牙齿，
不去咬寂静堆起来的硬壳，
因为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有这么许多人死去，
有这么许多赤日晒裂的海堤，
有这么许多船只撞击的突起，
有这么许多保存亲吻的手臂，
有这么许多我要忘却的东西。

第　三　卷（1935—1945）

（一）

天上的溺水者

织成的蝴蝶，衣服
挂在树枝上，
溺死在天上，分出
阵风和细雨，孤独、孤独，密密实实，
衣服和长发化作块块碎片，
中央部分被空气腐蚀嚼烂。

岿然不动，你是否可以顶住
凛冽的冬天沙沙的针刺，
咄咄逼人、迫害你的水柱。
天上的阴影，鸽群的征兆
被躲在死花丛中的夜搅乱；
我停下脚步，忍受着
你像一种缓慢又寒冷的音响，
播送着你那被水敲打的胭红。

联　　姻

（奏鸣曲）

无论是在荆棘丛生的荒地
玻璃划破的一颗心，
无论是在某些住宅的角落里，
仿佛睫毛与泪水，汹涌的水
都无法把你的腰束缚在我手上；
当我的心将它那苗条的圣栎树
举向你那坚不可摧的白色雪线。

夜间的蜜糖，皇冠上的
精华，
　　　被拯救的
人类之血，你的亲吻
排除了我的杂念，
水对大海其余部分的拍打
拍打着，期待你的寂静，
包围着磨损的躺椅，磨损门户。

一夜夜带着明白的等分线
分开，实在，独一无二，
声音，独一无二，
剥光每一天。

在你似水不动的胸脯上，
在你坚实和水一般的双腿上，
在你毛发裸露的存在与自傲之上，
我亲爱的，既然泪水已经流出，
我想仔细观察那积蓄泪水的箩筐；
我亲爱的，我想独自一人和一个碎银
组成的音节呆在一起，独自一人与你
白雪般的美丽乳峰呆在一起。

有时，不跌倒而要取胜
已不可能，
两个颤抖的人去摸河里的鲜花
已不可能：
男人的纤维组织如同钢针，
手续，碎片，
令人生厌的珊瑚家族，暴风雨，
踏在冬天地毯上的
坚强脚步。

在嘴唇与嘴唇之间有一座座城市，
粘满大量灰烬和带着潮湿的盔顶，
有钟点和方式的滴漏，不确定的
循环：
在嘴唇与嘴唇之间，如同沿着一条
沙土和玻璃的海岸，风儿徐徐吹过。

因此你没有归宿，请你收留我，

仿佛你就是典礼的全部，全部的夜
仿佛一个地区，直到你同时间的混合。

跨入温柔之乡吧！
请你来到我身旁，直到小提琴的弓弦
不再出声，直到苔藓扎根于雷鸣之中，
直到根茎从手与手的跳动中轻轻下落。

华尔兹舞曲

我敲打仇恨如同白日的胸膛，
我不停地换掉一件一件衣裳，
我睡着觉从远方来到这个地方。
我不是要人，不为别人折腰，
我不结识什么人，没有海上武器，
也没有木制的枪棒，
我不生活在这个家族里边。

似水的夜晚把我的嘴巴塞满，
持之以恒的月亮限制着
我没有的物件。

有些东西我放在海浪中间。
一道水的闪光，为我准备的一天；
那是一个铁制的环境。

没有逆浪，没有盾牌，没有衣裳，
没有特别而深奥的解决办法，
也没有毫无瑕疵的美丽眼帘。

我匆匆忙忙地活着，以后依然如故。
整个面孔都匆匆忙忙，这使我备受折磨。
我实在没有时间。

因此，请你们不要寻找我，
不要回归那习以为常的野蛮思路
或者爬回那淌血的藤蔓。

请你们不要喊我：我的职务就是这个。
请你们不要问我的名字和婚姻状况。
请你们让我置身于自己的月亮中央，
让我呆在自己为之受伤的土壤上。

布鲁塞尔

从我所做的一切里，从我失去的一切中，
从我突如其来地赢得的一切、一切里，
用苦涩的坚强，用刀剑，我可以略有奉献。

一股吓人的味道，一条河
恼怒的鹰群用羽毛遮盖的河，

花瓣里一种硫的逆转
纯盐已经不会原谅我，
经常吃的面包，海水吞食的小教堂，
泡沫秘密啃咬的煤炭
都不会原谅我。

慢腾腾地，我寻觅过并且已经找到，
在地下，在可怕的躯体中，
仿佛一颗白木的牙齿，
在硬酸下面来来往往，
附近是垂死挣扎的肉体
处于月亮和冷风之间
在晨祷中慢慢消亡。

现在，处于被窥视的速度中，
一旁是没有纹路的大墙，
在被界石截断的路尽头，
这里我与那失去星星的同在，
我们好像植物一样地孤独。

被遗弃的人儿

自从离开鱼肚白色的拂晓，
离开那如雷的鼾声，
他从来没有打听你吗？

他没有找过你的胸椎、
你的皮肤、你洗脚的盆、
你的健康、你的机智、
你一串串吉日中的一天？

他的出生不仅为了你，
钟声是仅仅为了你，
为了你的钟声，带着它那
蓝色春天的低沉音域：
世界呐喊的广泛性，颤抖在
大地上，寒冷病菌的蔓延，
夜间船上的寂静，充塞在
眼睑的一切，是为了灰心、流泪？
我问你：
不问别人，问你，问你的人性，问你的墙壁，问
风：
你是否看见河水里一朵宽宏大量的玫瑰
带着歌声和透明向你跑去？
在人类音域第一个颤音进犯放肆的春天里，
当兵营在月光下唱起歌去进犯野生樱桃的树影时，
难道你没有看见指定你用的那把吉他
还有那渴望亲吻你的盲目腰胯？

我不知道：我仅仅因为不知道你是谁而痛苦；
仅仅因为有你口中保留的音节而感到痛苦；
仅仅因为阻拦那最崇高的岁月并将其埋在林中、
埋在刺鼻而潮湿的腐叶下而感到十分痛苦；

有时，我在飓风的保护下，被最吓人的大树摇撼，
被大地深深穿透的胸膛所摇撼；
被最后几颗北风的钉子冻得麻木，
我正在挖掘人类眼睛的背后，
老虎利爪的那一侧，来到我的怀中，
冰冻的日子过后重新分配的东西。

我在寻找你，在那灰色天空塑造又抛弃
的纪念章里，我在寻找你的肖像；
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我欠你的情太多，
以至于大地上到处都有我痛苦的文库。
什么盐巴，什么地理，什么石头不高举
它保守秘密的大旗？
什么树叶在飘落时对我来说不是一本大书？
那书中的情话一定是说给某个具体人听的。
在什么漆黑的家具下面，我没藏着
最甜蜜的叹息，寻找着自己的音节与标记？

你也许是男人，也许是女人，
你也许是无法破译的柔情。
也许你没有抱紧人类黑暗的
苍穹、那跳动的星星，也许
你在迈步时不知道从盲目的大地上
升起寻找你脚步的灼热的白天。
但是，假如我们都挤在大地最后的
寂静中，那就不能施展我们的才能。

出生在森林里

当稻米从土地上收回
它那米粉的颗粒，
当小麦挺起小小的腰肢
扬起由千只手组成的脸，
我来到树枝搭盖的小棚里
女人和男人正在那里结婚，
我要触摸那无尽无休的海。

我不是那个在潮汐中携带用具者的兄弟，
那潮汐仿佛是受攻击的珍珠母做成的摇篮；
在猎获物垂死挣扎的地区，我不会发抖；
在吓人的黑暗的打击下，我不会由于
大钟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而醒来，
我不是，也不可能是匆匆过客，
在旅客的鞋子下面，风的最后堡垒的颤动，
时间的波浪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向最后一刻。

我手里捧着睡卧在谷种上的鸽子，
在石灰与血的浓浓酵素中，
居住着八月，
居住着从深深的酒杯里提炼出的月份；
用我的手围住那翅膀张大后的新阴影；
明天将要形成密林的羽毛和树根。

泪滴的迅猛增长和试图睁大的眼睑，
从来不曾减慢，无论是在铁扶手的阳台旁，
无论是在被遗弃者的海上冬天，
或者是在我那姗姗来迟的脚步中，
因为我为出生而出生，为了阻挡那逼近的
脚步，为了阻挡那敲打我心扉的脚步，
仿佛那是一颗新的颤抖的心脏。

卧在我身边的几条生命如同比翼的鸽子，
或者它们就包含在我的存在里和我的
没有条理的音响中，为了再生来世，
为了征用树叶裸露的空气，为了
让土地湿润地出生在花环里：
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再生来世？
要到什么时候埋得最深的花香和撞击在
巨石上的飞浪在我心中保留着故乡的位置
以便重新放出芬芳，以便重振威风？
要到什么时候雨中森林的手会用它全部的针
让我靠近以便编织树枝上高高的吻？

我再一次

听到充满花瓣的光
如同烟中的火在逼近
它从地上的灰烬里诞生；

太阳渐渐离开大地

乘着谷穗的河来到我的嘴里，
仿佛一滴入土的泪化作种子。

（二）

〔这首诗写于1934年。那时发生了多少事啊！西班牙，我写这首诗的地方，成了一条废墟带。啊，假如我们能用一首小诗或一些爱就能平息世界的愤怒，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只有斗争和坚定的意志才能如此。

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落在这字里行间的每滴血将与这些诗永远同在，如同爱情那样不可磨灭。1939年3月〕

愤怒与悲伤

……在我心中有愤怒与悲伤——克维多

在胸膛深处，我们在一起，
在胸膛似的苇塘里，我们走遍
一个虎豹横行的夏天，
窥伺着一米冰冷的皮肤，
窥伺着一张不可接近的面孔，

用嘴巴去探查汗水和绿色的血管，
我们相会在让亲吻落下的阴影里。

你是用同样方式打断我美梦的敌人，
长满刺的玻璃植物，如同用暴力打碎的钟，
仿佛那芳香中黑色常春藤的射击声，
你反对那些巨大的裙撑敲打我的头，
用沙哑的露水，用湿漉漉的舌头；
尽管牙齿无声而寒冷，眼里却充满仇恨，
注视着被遗忘的垂死野兽还在作战；
我们集结在夏天的某个地方，
嘴唇干裂地窥伺着地平线上。

如果有人要穿越一堵抹上磷的墙，
伤害四肢温柔的中央，喊叫着去啃树叶，
我也有你那种血腥的萤火虫般的眼睛，
能够浸润并穿透膝盖和绸缎包裹的喉咙。

在各种聚会上，当出现意外，灰烬，饮料
被打断的气氛时，你的眼睛却望着猎物，
望着穿透胸膛的绿色光线；你用牙齿咬开
那落地染血的苹果；你的双腿迎着阳光
发出呻吟；你那珍珠母般的乳头和虞美人的脚，
如同一座陷阱，里面充满寻找阴影的牙齿，
如同鞭子和香水制成的玫瑰，还有，还有其它：
还有在眼睑后面，在天空后面，还有在服装和
旅行之后，在人们随地小便的大街上，

你猜中了人们的身体；在开始破败的尖酸教堂里，
在大海拿在手中的驾驶舱里，你用依然绚丽的嘴唇
窥伺着；你用刀砍木头和银币；你那吓人的巨大血管
在扩张：没有外壳，没有距离，没有武器，你手拍着
　手，
你倒下时弄得黑色的花瓣发出一阵阵爆裂声。

你猜中了人们的身体！
如同一个因采购而受伤的昆虫，
你猜中了流血的中心，
你守护着让曙光迟至的肌肉，
你发动打击，闪电，攻击人头，
你长时间地抚摩领你走路的大腿。

噢，受到特制箭矢伤害的包医合同！
你是否闻到那夜半时分的潮湿空气？
你是否闻到用烧过的玫瑰制成的碗？
你听见没有衣服、钥匙、钱币落到
你赤身裸体进入的结实的房屋？

我的仇恨就是一只指着你的手；
沉默的道路，有人用来睡觉的床单，
怀着惊恐：因为你的来到，
你在地上滚动，被人操纵，被人啃咬，
精液陈腐的气味如同粘上灰粉的藤蔓
滑入你的口中。

哦，细薄而疯狂的酒杯与睫毛，
溢出一条半开半闭的河的空气，
如同河床愤怒的一只飞鸽，
如同具有象征意义的祸水；
哦，营养，味道，展翅般的眼睑，
带着颤抖，带着可怕的盲目的花；
哦，庄重、严肃，胸膛与面孔一样，
哦，布满绿色蜂蜜的大腿，
脚跟和阴影，呼出的气息。
石头苍白的表面，
爬上皮肤走向死亡的冷酷的浪花，
充满了天上才有的湿粉。

于是，这条河
从我们中间流过；你沿着岸边
难道要一路紧咬着嘴唇？
于是，就因为我真的、真的远离，
难道燃烧的河水要在黑暗中流过？
哦，你，仇恨没有给你命名的人，
有多少次，用什么方式沉湎在黑暗中？
在碎粪般形成的大雨中，我心中的偶像
在一点点地吞食着三叶草。

仇恨是一把敲打你衣服的锤子，
同时又在敲打你那绯红的前额，
心中的岁月落入你的耳中
犹如失血的流浪的雕枭，

用颗颗泪珠穿成的项链，
围住你的颈项，烧炙你的声音，
仿佛在用冰块冷冻你一样。

这是为了你永远、永远
不要说话；为了永远永远
不让燕子离开那语言的窝；
为了让荨麻坏掉你的喉咙；
为了让凛冽的信风给你提供栖息的地方。

你在哪里脱去衣裳？
是不是在铁道线上，在一个红色的秘鲁人身旁？
还是在庄稼地里跟一个收割的农夫，在紫色麦芒的照耀下？
莫非你跟某些目光可怕的律师，夜里在水边长时间地裸体？

你在观望：可是既没有看见月亮，也没有看见风信子；
既没有看见湿气滴水的黑暗，也没有看见污泥的列车；
更没有看见切开的象牙：你看见了如同氧气般的瘦腰。
你看见了使体重增加的高耸乳房，它与吝啬的月亮玉石一样，
你浑身跳动，从甜蜜的肚脐直到芳香无比的玫瑰花丛。

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晴朗的白天不停地提供粉碎的红沙
送给那为白天揭幕的纯粹耳轮；带着乌龟壳的一个月过去了，
没有成效的一天过去了，过去了一头牛，一个死人，一个名叫
萝萨丽娅的女人，口中只留下一股头发的气味，用饥饿来营养
焦黄舌苔的气味；只有是人类的精英留下，只留下那繁茂的根。

我追踪着，仿佛在中断的地道里，在另一个尽头，
我应该不合理地忘记的肉欲和亲吻，在脊背上的水里，
当镜子已经使深渊复苏，当疲劳、肮脏的钟表敲打着
郊区旅馆的大门，当着彩色的纸花落地，丝绒被老鼠
拉上粪便，床铺成百次地被下流的男女占据，当着一切
都对我说：一天结束了，你和我在一起去推翻主体，
建设一座不持久、不衰亡的宅第。你和我跑遍了同一条河，
被限制的嘴巴里塞满了盐和血；你和我已经又一次让绿色的光
发出颤抖；你和我又一次申请取出那大量的骨灰。

我只记得那一天
也许从来不是为我安排的，

那是运转不停的一天；
没有起源。是星期四。
那时我是一个被运到西方的男人
跟一个流浪中遇到的女人，
我们脱光了衣裳
仿佛去死或是去游泳或是要变老，
我们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她搂紧我，好似一个洞孔；
我冲击她，犹如奋力撞钟；
因为她是伤害我的音响，
是努力颤抖的坚固拱顶。

那是毛发和孔洞的无声学问，
一面捣碎精髓与温柔的圆头，
在那石头与顺从的物件中间，
我奔命于巨大的生殖圆环中。

这是一个港口上的故事：
有人偶尔到过那里，登上山顶
历尽诸多沧桑。

冤家，对头，
爱情可能跌入尘土，
可能只有迅速追求的肌肤之亲；
当火焰在消耗的时候
身披红衣的马群会奔向地狱？

我要燕麦和闪电
深入到地表以下，
我要在愤怒里长大的食人花瓣，
我要六月樱桃的唇形心肝儿，
我要这胡乱燃烧的肠胃休息；
但是我缺少带泪水的石灰地，
和一扇殷切期待浪花的窗户。

这就是生活：
你跑进树丛里去吧！
一个黑色的秋天已来临。
跑吧！穿上树叶做的裙子，
系上黄色金属制成的腰带，
同时，季节的薄雾啃着石头。

跑吧！穿上你的鞋，穿上你的袜！
用分配的灰色，用脚的孔洞，用野生烟草，
举起可能崇拜的双手，拍打楼梯，
扯下保护房门的黑纸，进去吧！
走进那太阳与匕首愤怒对峙的中间
像带孝的雪白的鸽子那样扑向一个身体。

那只是漫长的一个小时，犹如一阵灵感，
在酸和有皱时光的耐心之间
我们消磨时光，
一面把恐惧的音节与柔情分开，
一面无尽无休、缓缓地走向死亡。

（三）

在新的旗帜下集合

谁撒了谎？那棵百合花
被折断，神秘莫测，漆黑一团，
一切都是创伤和黑暗中的闪亮！
一切，一浪推一浪又推一浪的法则，
难以确定的琥珀的坟墓，
粗大的谷穗水滴，我的心胸以此为基础，
我听见全部不幸的趣谈：夜晚，
我去栽种我的根；我调查了土地的苦难；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黑夜和闪电；
神秘的蜡烛放进我的脑海
并且在我的足迹中洒下灰烬。

假如不是为了死人，我为谁
寻找这个冰冷的脉搏？
黑暗中我丢失了什么工具？
那无依无靠的黑暗，没人听见我的声音。

一无所有！
时候到了，你们快逃！
血影，
星星般的冰，向后退！迈着人类的步伐。
请你们把黑影从我脚下拉开！
我和别的男人一样手上也带着同样的伤；
我也举着同样的红色酒杯，
也有着同样的惊讶与愤怒：
一天，
人在梦中的动人一天，一株野生谷物
来到我那如饥似渴的夜晚，
为了让我把自己狼一般的步伐
汇入那人的步伐中间。
于是，集合起来
坚强的中央，我不寻求庇护，
在哭泣的空闲：我展示蜜蜂的尾根；
把油亮的面包送给人之子；神秘之中
蓝色准备去看一看远方血红的小麦。

玫瑰丛中，你的位置又在哪里？
你星星般的眼睑又在哪个地方？
莫非你忘记了那些带汗水的手？
它们急切地要抓住沙漠和荒原。
愿你安宁，阴沉的太阳，
愿你安宁，盲目的前额，
条条大路为你准备灼热的地方，
会有并不神秘的石头注视着你，

会有牢狱般的寂静和发疯的星，
裸体的星，豁口的星，观赏地狱。

集合起来，不要哭泣！
　　　　　　　　　　正是大地
散发芳香的深夜；你们看看这张脸，
他刚刚摆脱了可怕的不幸；
你们看看这张带着苦笑的嘴；
你们看看这颗新的、向你们致敬的心；

他带着灿烂、果敢、金黄的花瓣儿。

（四）

西班牙在心中

赞歌献给战争中的伟大人民

（1936—1937）

祈　　求

首先，为了在纯洁、绽开的玫瑰上，
为了天空、大气和土地的起源，
愿意唱一首带着爆炸声的歌，
愿意唱一首伟大的歌，
愿意拿起战争与热血的铜管乐。
　　西班牙，玻璃杯不是王冠，
是被捣碎的石头，被击溃的柔情，
小麦，皮革，动物都在燃烧。
明天，今天，踏着你的脚步，
一片寂静，一片希望的惊叹，
犹如一股大气，一道光芒，一个月亮，
耗尽力气的月亮，一手传一手的月亮，

钟声接着钟声的月亮！
生身的母亲，一把
变硬的燕麦，
干燥的
地球，洒满英雄的鲜血！

轰　　炸

谁？沿着道路，谁，
谁，谁？黑暗里，血泊中，谁？
闪亮里，谁，
谁？落下
灰烬，落下
铁屑
和石头和死亡和哭声和火焰，
谁，谁，我的妈呀，向何处去？

诅　　咒

被犁翻的祖国，我发誓，从你的灰烬里，
你将诞生，如同那永恒的水之花；
我发誓，从你干渴的嘴里直到大气
将开出面包的花瓣，流淌出
绽开的谷穗。那些可诅咒的、
可诅咒的、可诅咒的是那些用斧头和蛇
来到你大片土地上的家伙；可诅咒的是
那些等待这一天给摩尔人和强盗

打开家门的人：
你们捞到了什么？请你们拿灯来！
看看湿漉漉的地面，看看漆黑的小小骨头
被烈焰烧焦，看看被枪杀的西班牙
身穿的衣裳！

西班牙贫穷是阔老的错

该死的是那些一个白天
也不看的人，该死的可恶的瞎子，
那些不给庄严的祖国提供
面包而只给泪水的人，该死的
肮脏的军服和教士服，
给黑洞和坟墓看门的臭走狗！
贫穷沿着西班牙横行，
就像扬起尘土的马群，
就像从那不幸的源头
落下的灾难的泥石流；
未开垦的
沃土，一处处秘密的仓库，
蓝色、锡制、铆钉焊接、仓门，拱门
全部封闭，任何可能暴露的内部，
都有布成三角形的警卫
手持钢枪守备，
由老鼠般颜色凄凉的教士守卫，
由臀部肥大的国王的走卒警卫。
坚强的西班牙，长满苹果和松树的国度，

你的那些懒惰的老爷们下达禁令：
不许播种，不许采矿，不许给母牛配种；
只许冥想坟墓，只许每年瞻仰那个水手哥伦布的纪念碑，
只许声嘶力竭地与来自美洲的猿猴对话，
“社会地位”和腐败的程度都要平等！
你们不许盖学校，不许用犁铧
把地表弄得哗哗响，不许用大量的小麦
装满粮仓：你们祈祷吧，畜生们，祈祷吧！
一个臀部像国王那样肥大的上帝等着你们：
“那时，你们会有肉汤喝，我的弟兄们！”

传　统

在西班牙的一夜又一夜，
沿着一处处破旧的花园，
传统，粘满了死人的鼻涕，
流淌着脓水和臭气，流淌着、
拖曳着雾一般的尾巴；幽灵般地
身穿哮喘病和血污、破烂的大衣，
它的脸上，目光沉沉、呆滞的眼睛，
就是那拼命吞食坟墓的绿色毛毛虫，
它无牙的嘴巴每夜都不停地啃咬着
尚未长成的谷穗；神秘的磷火戴着
绿色刺蓟编成的花冠四处游荡，
播下死人模糊的尸骨和狰狞的匕首。

马 德 里(1936)

马德里孤独而庄严，七月带着你的欢乐突然来到，
你那破旧蜂房的穷欢乐：你的街道一片光明，
你还做着光明的梦。

一声将军们

黑色的逆嗝，一股教士们
愤怒的浪潮，
从你的膝盖中间
流入他们泥塘般的水，他们痰液的河。

睁着睡意浓浓的眼
带着枪和石块，马德里，刚刚受伤，
你做了自卫。你沿着一条条街道跑动，
一面留下你圣血的丰碑，
一面用大海的呼声集合并号召；
一副彻底被血光改变的面孔，
犹如一座复仇的大山，
犹如一颗匕首划过的流星。

当你燃烧的剑冲进
一座座居心险恶的军营，
一间间背叛的圣器室里，
有的只是那黎明的寂静，
有的只是你举旗的脚步，
留在你微笑中光荣的血。

有些事我要说明

你们也许会问：丁香花在哪里？
虞美人用作神秘的遮盖在何方？
那时常敲打语言并给语言布满
洞眼和鸟群的毛毛雨又在哪里？

我把自己遭遇的一切讲给你们听。

那时我住在马德里
一个居民区；有钟，
有表，有花木。

从那里可以望见
卡斯蒂利亚干瘪的面庞
仿佛皱皮制成的海洋。
　　　我的住处人称
鲜花之家，因为到处
开满天竺葵：一座
漂亮的住宅；
有狗和小孩。
　　　拉乌尔，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拉法埃尔。
　　　费德里科，你长眠地下
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我那带阳台的住房吗？

六月的光用鲜花堵住你的嘴巴。

兄弟啊，兄弟！

到处
在高声叫卖，商品盐，
堆积的热面包。
阿盖耶斯区的商场和塑像
如同鳕鱼堆里苍白的墨水瓶；
食油流到勺子上，
满街都是手和脚，
沉重地前后舞动；
公尺，公升，生存中
存在着尖锐的实质；
成堆成堆的鱼，
屋顶结构带着寒冷的太阳，
箭形风标累弯了腰，
马铃薯们露出狂热而细腻的象牙色，
西红柿又是西红柿一直堆到大海旁。

可是，一天早晨到处都在燃烧，
可是，一天早晨一堆又一堆火
离开大地，
吞食人类，
此后就是火焰，
此后就是爆炸，
此后就是鲜血。

强盗们乘着飞机领着摩尔人，
强盗们带着戒指陪着女公爵，
强盗们和那祈祷的黑衣教士，
从天上一道飞来屠杀孩子们；
于是，沿着一条条大街小巷，
儿童的鲜血纯真地流淌，
像孩子们一样地永远纯真。

你们是连豺狼都要拒绝为伍的豺狼！
你们是连干刺菜都要坚决唾弃的顽石！
你们是连毒蛇都要十分厌恶的毒蛇！

面对着你们，我看到
西班牙的血正在腾起，
仅仅一个匕首般的骄傲巨浪，
就将把你们统统淹死！

背信弃义的将军们：
你们看看我倒塌的房屋，
你们看看破碎的西班牙；
但是从每座死屋里长出
燃烧的金属而不是鲜花；
但从西班牙的每个破洞
会诞生那崭新的西班牙；
从每个倒下的孩子身上
会伸出一只长眼睛的枪；
对每桩罪行都会有一天

飞出子弹射向你们的心。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
他的诗歌不给我们说梦？
为什么不说说美的树叶？
不说说他祖国的大火山？

你们还是来看看这满街的血吧！
你们还是来看看这满街的血吧！
你们还是来看看这满街的血吧！

献给阵亡民兵的母亲们

他们没有死！依然在
硝烟中，
挺立，如同燃烧的导火索。

在古铜色的草原上，

他们纯洁的身影团结在一起，
仿佛一道披甲的帷幕，
仿佛一道冲天的屏障，
仿佛空中有一堵胸膛。

母亲们：他们屹立在麦田里，

威武高大，如同那深沉的正午
控制着浩瀚无边的平原地带！
他们是一记低沉有力的钟声，
穿透那钢铁武装的杀人躯体，
将胜利的凯歌传遍四面八方。

姐妹们犹如落地的尘埃，
犹如一颗颗破碎的心儿，
请你们信任牺牲的亲人！
他们不仅在血染的地下
生根
他们那折断的可怜碎骨
不仅最终要滋养大地，
而且
他们的嘴巴还要叼住
干燥的火药，仿佛钢铁的
海洋去进攻，
而且
他们高举的铁拳要对抗死神。
因为从这许多身体上正站起
一个看不见的生命。母亲们：
举起儿子们的大旗！
一个活的身体就是一条生命：
一张张眼睛破碎的面孔注视着黑暗，
他们手里握着那充满人间希望的剑。

请你们摘下那哀悼的黑纱，

收集起你们全部悲伤的泪，
把它们化做浇铸金属的水；
然后咱们日日夜夜地敲打，
然后咱们日日夜夜地踢踏，
然后咱们日日夜夜地唾骂，
直待仇恨的大门一一倒塌。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不幸，
我了解你们可爱的儿女，
既然我为他们的死骄傲，
我也为他们的重生自豪。
他们的朗朗笑声
仿佛雷声响彻在沉闷的车间，
他们的脚步走在地铁里，
却每天回响在我身旁，回响在
雷万德的桔园里，在南部的交通线上，
在印刷所的墨汁里，在建筑物的水泥上；
我看到他们那充满火与力的心在燃烧。

母亲们：我的心也和你们的一样，
有同样的哀伤和仿佛森林般的剧痛，
这剧痛被杀死他们微笑的鲜血染红，
愤怒的迷雾涌入我心头，那是因为
白天揪心的孤独而不能成眠。
但是，
除去诅咒贪婪的豺狼，除去诅咒
野兽的鼾声，

他们从非洲挥舞着那肮脏的证书，
除去愤怒，除去藐视，除去哭声，
备受痛苦与死亡折磨的母亲们啊，
请你们看看光荣新生之日的热情，
请体会你们死去的亲人含笑地下
高举拳头屹立在麦田之上的情景。

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

一个寒冷月份的一天早晨，
一个垂死挣扎的月份，被烂泥和硝烟污染，
一个没人屈服的月份，一个封锁、灾难、悲惨的月份，
当着透过我家的湿玻璃传来非洲野狼
用来复枪和粘满鲜血的牙齿嚎叫声时，
当着我们只有硝烟的梦而别无希望的时候，
当着我们以为世上充满了吃人和狰狞的魔鬼时，
于是，冲破马德里寒冷月份的冰霜，
在晨雾中，我亲眼看到，用这颗心去看，
我看到广场上来了控制局势的战士们
细瘦、坚强、成熟、热情、盘石般的纵队。

那是忧伤的日子：女人们怀着亲人远离的哀愁
如同一块可怕的火炭；西班牙的死神比其他死神更尖酸，
他们占据了过去以盛产小麦为光荣的大田。
从男人身上喷出的鲜血沿着条条街道

汇入从每一家被毁坏的中心流出的水；
孩子们粉碎的身躯，母亲们揪心的哀伤，
没有自卫能力的人们永远阖上了眼睛；
处处都是悲哀和毁坏，如同一座废弃的花园，
任何信心都被打碎，所有的鲜花都被杀害。

同志们：
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你们，
直到现在我的眼睛还充满了自豪，
因为我看见你们穿过晨雾
来到了卡斯蒂亚光荣的前线。
你们沉着坚定
如同黎明前的铜钟；
你们浑身庄严，一个个蓝眼睛，
来自遥远、遥远的地方，
来自你们的屋角，来自你们破旧的家园，
怀着美好的理想，浑身充满焦糊的温柔，
披挂枪支弹药来保卫西班牙的这个城市，
因为这被包围的自由可能会丧失，
这座城市可能由于野兽的撕咬而倒下。

弟兄们：从现在起，
你们的真诚，你们的力量，你们的丰功伟绩，
男女老少都会知道；会传诵到每个穷人耳中，
向下会传诵到硫磺腐蚀的矿坑里，
向上会传诵到备受非人待遇的奴隶中。

天上所有的星星，西班牙和世界上所有的谷穗
都会写下你们的名字和你们艰苦的斗争，
写下你们在地上所取得的红橡树般坚实的胜利。

因为你们用自己的牺牲恢复了人们失去的信心，
重振了无望的心灵和对大地的信任；
你们用自己的力量、勇气和献身，仿佛沿着
一个染血的顽石谷地，流过一条大河，
保护着钢铁与希望的群鸽。

哈拉玛河之战

在大地与橄榄林和西班牙死人
组成的令人压抑的银白色之间，
哈拉玛，生辉的匕首，你挡住了
　　残暴者的浪潮。

从马德里那边来了真正的男子汉，
他们都有硝烟染成的金黄的心，
如同一块用灰烬和抵抗烤出的面包；
　　他们从那边来了。

哈拉玛，你处于铁与火之中，
如同一束玻璃落地的花枝，
如同一长串授予胜利者的

战功勋章。

不管是燃烧物的破坏，
不管是愤怒的飞行轰炸，
不管是浑浊黑暗的炮击，
都不能阻挡你的水流。

嗜血者喝了你的水，
喝了水嘴巴朝天：
西班牙的水、橄榄园的田
用遗忘堵住了他们的嘴。

在水流一秒的时间里，
摩尔人和卖国贼血流成河，
他们如同苦水中的鱼
跳动在你的光芒里。

你的人民吃的面粉
都混杂着金属和碎骨，
巨大的麦田如同他们
保卫的伟大土地。

哈拉玛，要说明白你光辉
自然的流域，我的嘴巴
已经不再够用，我的手无力：
那里留下你死去的亲人。

那里留下你痛苦的天空，
你盘石般的平静，你命运的水流，
你人民永恒的眼睛
　　　　守望着你的两岸。

阿尔梅里亚[①]

一盘菜送给主教，一个破碎、令人不快的菜盘，
一个装着铁屑、灰烬、泪水的菜盘，
一个沦陷的盘子，装着啜泣和倒塌的墙壁，
一个送给主教的盘子，一盘阿尔梅里亚的血，

一盘菜送给银行家，一个带着南方福地
孩子们脸蛋的盘子，一个装着枪炮声、
装着疯狂的水、废墟、恐惧的菜盘，
一个装着断裂的腿和踩碎的头的菜盘，
一个黑色的菜盘，一盘阿尔梅里亚的血。

每个早晨，你们生活中的每个动荡的早晨，
在你们的餐桌上，都将有烟熏火燎的东西，
你们会用柔软的手把这些东西轻轻推开，
为的是眼睛不看见，胃、肠不厌烦；

① 阿尔梅里亚是西班牙南部港口，1937年2月5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攻占了西班牙南部另一海港城市马拉加，该城居民纷纷逃往阿尔梅里亚。佛朗哥派遣飞机、坦克追击逃亡的难民，造成伤亡不计其数。

你们会把这些东西悄悄推到面包和葡萄中间，
你们会推开这个装着沉默的血的菜盘；
可是它每个早晨都将呆在那里，每个早晨！

一盘菜送给上校和他的妻子，
在一次驻军的宴会上，在每次宴会上，
让拂晓葡萄酒般的光线
照在誓言和痰迹之上，
为的是让你看到这盘血
在世界上冰冷得发抖。

对，给你们大家一盘菜，
这里和那里的富人们，
驻外大使，部长，凶残的食客们，
安坐品茶的贵妇们：
一个破碎不堪、肮脏染血的可怜菜盘
摆到每个早晨，每个星期，永远，永远，
一个装着阿尔梅里亚鲜血的菜盘，
将永远、永远摆在你们面前。

被侵犯的土地

地区沦陷在无尽的磨难，
被无休的寂静掩埋，
蜜蜂般的搏动，被摧毁的岩石，
你们给大地带来的不是小麦和苜蓿，
而是流血的印记和滔天的罪恶：

富有的加利西亚，雨一般的纯洁，
永远淹泡在泪水里；
埃斯特雷玛都拉，天和铅一般，
雄伟的海岸，弹洞般的漆黑，
被出卖，被伤害，被打成碎块；
没有纪念碑的巴达霍斯，躺在
死孩中间，仰望着可纪念的天；
被死神犁翻的马拉加
被追踪到悬崖边，
连发狂的母亲们
都用初生儿鞭打石岩。
发狂，悲伤的升腾，
死亡与愤怒，
甚至连泪水和哀痛都聚拢，
甚至连话语、昏迷和愤怒
也都只是路上一堆白骨
和一块尘埃埋葬的石头。

坟茔是这样多
磨难是这样多
野兽竟然在星星上跑动！
无论如何，就是胜利
也不能抹去血筑的黑洞；
无论如何，海，沙，时间的
脚步，就是燃烧在坟地里的
天竺葵也不行！

桑胡尔荷在地狱里①

被捆绑，浑身冒烟，被绳子束缚
在他那叛卖的座机里，在叛卖的行为中，
叛卖祖国的叛徒被叛卖的火焰焚烧。

如同硫磺燃烧了他的肾脏，
把他那邪恶的军人嘴巴、
那叛徒的嘴巴化做咒骂。

给永恒的烈焰领航，
在火红的飞机里烧烤，
从叛卖到叛卖直至烧焦。

摩拉在地狱里②

模糊浑蛋的摩拉被拖拉，
走过一处悬崖又一处悬崖，
仿佛遇难者被海浪拖拉，
被硫磺和尖石撕得破烂，
被石灰、胆汁、虚伪烧焦；
地狱之门早已恭候你光临：

① 桑胡尔荷(1872—1936)，西班牙将军，策划军事政变的首脑之一，指挥叛乱部队向人民阵线组成的政府发动进攻。1936年7月2日，死于飞机失事。

② 摩拉(1887—1937)，西班牙将军，与佛朗哥一道发动反对人民阵线的武装叛乱。1937年6月3日死于飞机失事。

这个卑劣的杂种浑蛋摩拉，
终于稀里糊涂狼狈地死了，
火焰一直烧在他的尾椎上。

佛朗哥将军在地狱里①

懦夫，无论是火焰，无论是炽烈的
巫婆住所里的热醋，无论是灼人的冰块，
无论是替女尸狂吠、哭叫的腐烂乌龟
抓抠你的肚皮，去寻找结婚戒指和被杀的
儿童玩具，对你来说，都只是一扇
漆黑、毁坏的门。

的确如此：
从地狱到地狱，还有什么？
在你军团的叫嚣中，在西班牙母亲
圣洁的乳汁里，沿着道路，在被践踏的
乳头与胸脯上，又有一座村庄，又有一片寂静，
一扇被撞破的门。

你在这里。可悲的眼睑，坟墓上
邪恶母鸡的粪便，讨厌的粘痰，鲜血

① 佛朗哥(1892—1975)，1936年发动反人民阵线的军事政变的主要首脑。1939年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任西班牙元首，实行独裁统治。1975年病逝。

抹不掉卖国的缩写。谁？你是谁？
哦，贫困的盐层；哦，地上的走狗；
哦，黑暗中难产的鱼肚白色。

无灰的火焰后退，
地狱里含盐的饥渴，
痛苦的圆圈变成白色。

该死的，只有让人性
折磨你，让你在万物的烈焰中
不烧尽，让你在时间的刻度上
不迷失，让燃烧的玻璃汁水
不烫穿你，让汹涌澎湃的浪
不浸透你。
单独，单独地面对眼泪
一切可集中的眼泪，面对断手的永恒，
面对烂眼珠的永恒，单独呆在你那
地狱般的洞穴里，咀嚼着寂静的脓血，
为着一个可恶而孤独的永恒。

你不配睡觉，
即使眼睛支上别针也不行：将军，
你应该终日醒着，永远醒着，
面对年轻产妇的腐臭，
她们在秋天里被你射杀。所有的，
所有被肢解的孩子们，僵硬的、
被吊起来的孩子们都在地狱里

等着你，等待那个寒冷的节日：你的到达。
被烧焦的孩子们，
红色的脑髓液，流出体外的稚嫩小肠，
一切都在等待着你，一切都抱着同一姿态：
逛街，玩足球，吃水果，微笑或者刚刚出生。

微笑。有的笑容已经被鲜血毁坏，
带着七零八落、被打坏的牙齿，
带着质地模糊的头颅，炸成空洞的面孔，
在等待着你；无名的幽灵，躲到暗处的人们，
那些永远没有离开废墟之床的人，所有的人
都在等待着你
一道度过夜晚。

遍地是溢出的肠子，好像腐烂的水藻。
那是我们的，那曾经是我们身上的肉，
我们的健康，我们喧闹中的安宁，
我们空气的海洋，我们的心肺。
通过这些脏器，干旱的土地方才开花。
现在，土地的那边都化为废物；被杀害的
一切，死去的粉末，都在地狱里等待着你。

由于锋利的恐惧和痛苦可以消耗殆尽，
无论恐惧还是痛苦都不会等待着你，
让你孤独一人永远都受到诅咒，
孤独一人，在所有的死人中只让你醒着，
让鲜血像雨水般地落到你的头上，

让剜出的眼珠汇成一条垂死的河，
让你滑动在水面上，让河水永远审视你。

关于废墟的歌

这个从前制造和可以支配的
这个从前被打湿、使用、可见的
现在——可怜的手帕——却躺在
大地与黑色硫磺组成的浪涛上。
　　　　　　　如同花蕾或乳房
挺身仰望天空，仿佛从碎骨中长出的鲜花，
世界的形状就是这样出现的。哦，眼睑，
哦，圆柱，哦，阶梯！
　　　　　　　　　　哦，沉重的物质，
美好而又纯洁：多少东西才制成的大钟！
多少东西才制成的手表！蓝色体积的铝箔！
　　　　　　　　贴在人类美梦中的水泥！
砂土堆积，树胶，烂泥，东西在增多，墙壁修起，
　　　　　　　　　如同漆黑人皮的葡萄藤枝。
那边，纸片在白色、古铜色，在家家户户，
　　　　　　　　　　　　散乱地增多，
令人厌恶的哭声，夜间拿到药房里的处方，
　　　　　　　　　　　当有人发烧时，
干枯的太阳穴跳动，人造的门却永远不打开。
　　　　　　　　一切都变了，野蛮地倒下

枯萎。

破损的用具，夜间的织物，肮脏的泡沫，
恰好溢出的尿，颧骨，玻璃，呢绒，樟脑，线圈，皮革，
一切，一切被一个车轮带回尘埃，
带回金属组成的乱梦，
一切芳香，一切迷人的东西，
一切都化为乌有，一切都已倒下
为了永远不再重生。
天上的焦渴，鸽群。

腰缠面粉：花粉与花束的时代，
请你们看一看：木材怎样化做碎片；
一直到达葬礼上：没有送给男人的树根；
一切都勉强安息在雨水的颤抖之中。
请你们看看吉他
怎样在新娘馥郁的口中发臭腐烂；
请你们看看语言：
从前多么具有建设性，如今夷为废墟；
请你们看看在石灰上
破碎的大理石中间啜泣留下的痕迹：苔藓。

人民武装的胜利

农庄做为大地的纪念，做为岩石般的
金属与宁静的光辉，

人民，祖国与燕麦，这是你的胜利。

前进，你千疮百孔的战旗
如同你的胸膛面对
时间与大地的伤痕。

同业公会在前线

矿工们在哪里？制绳的人们
在哪里？鞣皮的人们，撒网的人们
在哪里？在哪里？

在建筑物的脚手架上，朝着空中的水泥
喷着唾沫发誓又唱歌的人们，
在哪里？

志愿工作的和守夜的
铁路工人在哪里？
粮食公会又在哪里？

手持长枪，手持长枪。身处
平原嘶哑的犬吠声中，
眺望着一堆堆瓦砾。

把子弹射向残暴的敌人，

如同射向磨难，
如同射向毒蛇，就是这样。

日日夜夜，在拂晓忧伤的
灰烬里，在炎炎正午的
力量中。

凯　　旋

人民的凯旋盛大庄严，
迎着伟大胜利的步伐，
麻木的土豆和紫葡萄，
都躺在地上闪闪发亮。

战斗后的风光

被啃咬的空间，与谷物摩擦
的部队，断裂的马蹄铁，
霜与石块之间的冰冻，
　　冷峻的月亮。

月亮属于受伤的母马，被烧灼、
被裹在憔悴的荆棘丛中，咄咄逼人的

凹陷的金属和白骨，空荡荡；
痛苦的黑斑，
　　掘墓者的青烟。

在硝酸盐不谐调的光环后面，
从物质到物质，从水分到水分，
硝酸盐像脱粒的麦子，快速地
　　被烧毁，被吞食。

娇气的地壳温柔又温柔，
黑色的灰烬失落又失落，
现在只剩下回荡的寒气，
　　令人作呕的雨丝。

让我的膝盖保护它，
比这片逃逸的领土更深厚；
让我的眼睑抓住它，给它命名，攻击它，
让我的鲜血保留这股黑暗的味道，
　　为的是永远不要忘记。

反坦克战士们

把全部精美的珍珠母，海与天的
光环，一丛丛月桂，
献给你们，圣栎树般的英雄，

反坦克战士。
在战神漆黑的嘴里，
你们是火一般的天使，让敌人胆寒；
你们是大地上纯洁的女儿。

你们就这样在田野里
播种，像播种的土地一样漆黑，匍伏在地，
静静地等待着。你们面对飓风般的钢铁，
向着魔鬼的胸膛，射出的不仅是黄色炸药，
而且是你们深沉而火热的心，
也是具有摧毁性、带着蓝色火花的皮鞭。
你们站起身，
像纯洁的蓝天去抵抗残暴的群山，
你们是大地上光荣的赤诚儿男。
你们从前只看见过橄榄树，只见过
挂满鳞片与银光的鱼网：你们集中起
各种工具、木材、收获与建筑用的钢材；
在你们手中开放过美丽的林中石榴
和早晨的洋葱；突然之间，你们在这里
肩负起闪电，高举荣誉的旗，爆发出
愤怒的能量，坚强地与黑暗孤军奋战。

自由女神曾经去矿山招募过你们，
她为你们的犁杖呼吁过和平；
自由女神带着眼泪上路，她在家家的
走廊里呼喊过：在原野上，她的声音
飘过桔园和风之间，号召心胸成熟的

男人们起来；于是，你们应声而至。
现在你们来到这里，胜利的骄子们，
你们多次摔倒，双手多次弄脏，
折断过最隐秘的软骨，紧闭着
你们的嘴巴，直到最后才打破沉默；
但是突然之间，你们出现在旋风中央，
在滚滚的旋风里，出现了你们这个
神秘莫测的民族，你们这热情滚烫、
源远流长的民族。

马 德 里(1937)

此时我记起一切的一切，
纤细地深深陷入
这样的地区——声音和羽毛——
轻轻敲击，存在于大地的那边，但在大地的里边。
今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冬天。
在那座城市里，
有我亲爱的，
没有面包和电；一块寒冷的玻璃跌落在
干枯的天竺葵上。到夜晚，黑色的梦
被榴弹炮声打破，如同流血的公牛；
拂晓中的工事里空无一人，
只有一辆破烂的战车；已长出苔藓，已沉默几多岁月，
代替燕子居住在烧毁的庭院里；

流血又空荡的住宅，门窗朝天开；
市场上已经开始雕刻它那可怜的
祖母绿，还有甜橙，鱼类，
每天通过血的道路运到此间，
送到姐妹和寡妇的手里。
服丧的城市，遭到破坏，受过创伤，
受到打击，因而破碎，千疮百孔，
布满鲜血和碎玻璃片，不夜城
充满黑夜和寂静，爆炸声和英雄；
现在是一个更加赤裸、更加孤独的冬天；
现在没有面粉，没有脚步声，只有照着
士兵的月亮。

记起一切的一切。
可怜的太阳，我们失去的鲜血。

可怕的心，受到震撼和哭泣。眼泪如同沉重的子弹，
落入你黑暗的土地，发出鸽群落地的声响，
永远挡住死神的手，每日、每夜、每周、每月
流出的血。不谈你们，睡着和醒着的英雄们，不谈，
你们用自已杰出的意志让水和大地震颤；
此时，我在倾听街上的动静，有人在对我说话，
冬天重新来到我的旅馆；我听到的是整个城市，
是被火焰包围的区域；那火仿佛是毒蛇的毒液，
城市受到地狱之火的攻击。

赞美你，用云彩，用闪电，
用健美，用宝剑；赞美你，
流血的额头，血丝的闪光，

反射在重伤的石块上，
令人痛苦的甜蜜在滑动，
明亮的摇篮化作武器、闪电，
城市的原料，流血的空气，
蜜蜂出生的气氛。
　　　　胡安，你今天还活着；
佩德罗，你今天还在了望；
你思考，你睡眠，你吃饭；
今天，在漆黑的夜里，你不困乏，
你不休息，你站岗值勤；你们
孤单地走在水泥地上，沿着
被切割的土地，从戴孝服的铁丝网，
向南，在中间地带，周围没有天空，
没有秘密；男人们像一条用肩章结成的项链
保卫着烈火围住的城市：马德里，
你因为星星的打击，因为烈火的震撼而坚强；
大地和警惕处于伟大胜利的寂静之中；
你的震动犹如折断玫瑰：你被围在
永恒的月桂之中。

献给人民军队的太阳颂歌

人民的武装在这里！威胁，封锁
依然散布在大地上，它们与死神混合，
浑身带着毒刺！

　　　　　　致敬！致敬！致敬！
世界上的母亲都问候你；学校向你
致敬；老木匠们说：人民的军队，
我们向你致敬；献上麦穗，牛奶，土豆，
柠檬，月桂，属于大地上的一切，
属于男人口中的一切。
一切，如同手结成的项链，
如同跳动的围腰，如同闪电的
迷恋，为你准备了一切，
一切都集中起来送给你！
　　　　　钢铁的节日。
得到巩固加强的蔚蓝！
　　　　　　弟兄们，前进！
前进，沿着那被犁翻的大地！
前进，在干枯、无梦、发狂、被啃咬的夜晚！
前进，穿过葡萄园，踏着岩石的冷色！
致敬，致敬！跟上队伍！你们比冬天的呼啸
还要凛冽，比眼睑还要敏锐，比霹雳闪电
还要凌厉！
　　　　你们行动准时，犹如锋利的钻石，
又一次威武雄健；你们善于战斗，根据中央地带的洪水，
根据鲜花与美酒，根据大地螺旋形的心脏，
根据所有树叶的根，根据大地上一切商品的源泉。
致敬，士兵们！致敬，被犁翻的红色土地！
致敬，坚强的三叶草！致敬，屹立在闪电中的人民！
致敬，致敬，致敬！
前进，前进，前进！

跨过矿山，跨过墓地，迎着那令人厌恶而贪婪的死神；
迎着卖国贼制造的白色恐怖，人民大众，实干的人民，
勇敢加步枪，前进！
照相师，矿工，铁路工人，煤炭与石块的弟兄们，
铁锤的亲友们：森林，欢乐的枪声舞会，前进！
游击队员，少校，军士长，政委们，
人民的飞行员，夜间值勤的战士们，
海军战士们，前进！
你们的前方只有致人于死地的锁链，
只有臭鱼的白眼，前进！
前面只有垂死挣扎的人们，
只有洒满可怕脓血的泥沼，
而没有对手；前进，西班牙！
前进，人民大众的钟声！
前进，向着盛产苹果的地区！
前进，谷物丰登的大旗！
前进，用烈火大写的胜利！
因为在战斗中，在波浪里，在草原上，
在山区，在充满刺鼻芬芳的晚霞里，
你们肩负着永恒的降生，经历着一个
艰苦卓绝的进程。
　　　　　　　　与此同时，
根与花冠从沉默中长出，
为了等待那矿物质的胜利，
每件工具，每个红色的车轮，
每个锯柄，每个犁铧上的羽饰，
每次挖地的劳动，每次血的震颤，

都愿意追随你的脚步，人民的军队：
你有组织的光芒照到那些被遗忘的
苦人头上，你明亮的星星用寒冷的光
把死神阻挡，同时露出充满希望的眼睛。

漫　歌　集

赵振江、林之木译

玛丘碧丘之巅[①]

一

宛似一张空网，我在空中飘荡，
身旁是街道和大气，到达后又别离
入秋时节树叶儿展开的金币，
还有那在春天与麦穗之间，宛如在一只
失落的手套里，那最伟大的爱
像长长的月亮一样献给我们的东西。

（在裸露的躯体
熠熠闪光的岁月里：
钢铁变成了酸的沉寂，
黑夜被撕毁，直至最后的微粒：

① 此诗最早于1946年发表在委内瑞拉《全国文化杂志》上，1950年收入《漫歌集》第二版，是聂鲁达最有影响、发表次数最多的诗作之一。玛丘碧丘位于安第斯山东南部，在库斯科城西北，离城约112公里，是古印第安人的城堡，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在萨坎台雪山的山腰上，由216座建筑物的废墟组成。聂鲁达于1943年10月22日骑马参观了这座古城堡，两年后创作了这首长诗。全诗十二章，正如与玛丘碧丘(Macchu Picchu)的十二个字母、乃至一天的十二小时和一年的十二月吻合，尽管这与古印加文化并无相通之处。

新婚祖国的雄蕊遭到了袭击。）

曾在提琴中间等我的人
找到一个世界宛如被埋葬的塔
将它的螺旋体沉到
所有硫磺色的树叶下；
再往下，在地下的黄金里面
我将激越而又温柔的手
深入到大地生殖力最强的部分
像一把风吹雨淋的剑。

我将前额垂入深深的波涛，
像一滴水落进硫磺的平静，
如同一个盲人
回到人类耗尽了的春天的茉莉花丛。

二

如果花儿向花儿献上高贵的胚芽
岩石用宝石和沙砾磨制的外衣
保护它分散的落英，
人会把从海洋固有的泉中
采集的光的花瓣弄皱
并在手中给颤动的金属钻孔。
然而不久，在衣衫和烟云之间，

灵魂宛如一笔赌注，落在沉没的桌面：
石英和失眠，大洋的泪水
宛似寒冷的池塘：却依然用纸币和仇恨
将它扼杀、熬煎，
浸入岁月的地毯，
在铁丝充满敌意的衣裙里撕成碎片。

不：在走廊、道路、天空、海洋，
谁不用匕首将自己的血液珍藏
（宛如鲜红的虞美人一样）？
暴怒已使人贩子可悲的商品衰败
而李子树梢，千年来露珠
将透明的书信挂在等候它的同一根枝头上，
啊，心呀，啊，在秋天的洞穴间
前额已被粉碎磨光：

在城市冬天的街道上，
在黄昏的公共汽车或船上，
在最深沉的孤独——节日夜晚的孤独中，
在黑暗和钟声下，在人类欢乐的同一个洞穴中，
我多少次想停下来寻找
从前在岩石或亲吻放射的闪电上
触摸过的永恒的深不可测的矿床。
（宛似谷物中受孕的小小乳房的黄色故事
重复着一个节目，这节目一向是胚胎层的柔情，
它一成不变，散落在象牙上
而水里的是透明的祖国，

从孤立的白雪直到淌血波涛的钟。）

我只抓住了一束脸庞或匆匆忙忙的面具，
像空心的金指环，
像秋天女儿们零乱的衣衫，
这秋天使受惊种族的悲惨树木抖颤。

我的手没有休息的地方，
像被锁住的泉流一样；
或者像煤块、水晶一样坚硬，
怎能还给我伸开的手臂的热度或寒冷。
人是何物？那牢不可破、永垂不朽的生命
生活在仓库与哨音公开对话的哪一部分
在什么样的机械运动之中？

三

人宛似玉米在脱粒，在盛着悲惨事件
和失败经历的永远填不满的谷仓，
从第一个到第七个，第八个，
每人有许多次而不是一次死亡：
每天有一个小小的死神——灰尘、蛆虫、
郊区的泥泞中熄灭的灯光，
一个翅膀粗壮的小小的死神
像一把短矛刺进每个人的胸膛

而人被面包或利刃所困扰
犹如放牧者：港口的儿子、耕犁的黝黑的船长
或者闹市上的啮齿动物：
都沮丧地等候着死亡，每天短暂的死亡：
而每天不幸的悲哀就像颤抖地举着的黑色酒杯一样。

四

威严的死神曾邀请我多次：
宛似海浪中无形的盐分，
看不见的咸味散发着
一半升高一半下沉
或者风与雪山的广阔楼群。

我来到铁的锋刃，来到空气的隘口，
农田和岩石的寿衣，星星最后脚步的空虚
和令人眩晕的螺旋形的道路：
然而，广阔的大海，啊，死神！
你不要逐浪而来，
而要像夜间奔驰的光线
或者像黑夜所有的节目。

你从不来衣袋里搜寻，
来访时总穿着红色法衣：
没有封闭的寂静朝霞般的地毯，

没有泪水在天上和地下的遗产。

我不能爱每个生灵上的树木
和它背负的小小的秋天(上千树叶的死亡),
不能爱任何虚伪的死亡和没有土地、
没有深渊的复活：我愿在最广阔的生活中
在最自由的河口里游泳,
当人类渐渐地排斥我,
当脚步和门户已被封锁，使我清泉般的双手
不能将它受伤的有名无实的躯体触摸,
我便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
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
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
我咸涩的面具穿过沙漠,
在最后的简陋的住房,
没有火、没有面包、没有岩石、
没有寂静、没有灯光,
我独自滚向死亡。

五

严峻的死神，铁羽毛的飞鸟,
你不是那些寝室的可怜的继承人
在空空的皮囊里，在仓猝的食物中夹带的东西;

它是某种物质，折断梗儿的可怜的花瓣，
不曾参加战斗的胸膛的原子
或者没有落在前额上的露滴。
这是不能复活的东西，
一块小小的死神，既无和平又无领地：
一块骨头、一口钟在那里死去。
我揭开带碘的绷带，
将双手伸进扼杀死神的可怜的痛苦里，
在伤口上只感到一股冷风
吹进灵魂的缝隙。

六

于是我沿着大地的阶梯登攀
从茫茫林海蛮荒的荆棘中间
来到你——玛丘碧丘面前。

怪石垒起的高城
终于成了住地，
大地不曾在昏睡的衣裳中将它的主人藏匿。
在你的身上，闪电的和人的摇篮
宛似两条平行的直线
在刺骨的寒风中摇曳。

岩石的母亲，神鹰的浪花。

人类黎明的礁石。

失落在原始沙砾中的巨铲。

这曾是那住所，这就是那地方：
玉米宽大的颗粒升起又落下
像红色的冰雹一样。

在这里，小羊驼脱下金色的绒毛
给情侣、灵台、母亲、
国王、神父、武士做衣料。

在这里，人的双脚和鹰的双脚
夜间在高高的食肉猛禽的巢穴中
一起休息，而黎明时
它们以雷电的脚步踏着薄雾，
触摸大地和岩石
直至在黑夜或死亡中将它们认出。

我注视着衣裳和手，
响亮的坑穴中的水迹，
脸庞磨软的墙，
那脸庞曾用我的双眼注视大地的灯盏，
曾用我的双手为消失的木材涂油上漆：
因为一切，衣物、皮革、器具、
语言、葡萄酒、面包
俱已离去，一切都落入大地。

空气用桔花的手指
抚摩所有熟睡者的身躯：
空气的千秋万代，空气的岁月星期，
蓝色清风的岁月，钢铁山脉的岁月，
宛似脚步温柔的狂风，
将岩石的孤独的住所磨光擦净。

七

同一个深渊的死者，同一个山谷的阴影，
那山谷的深度与你们的规模相辅相成，
真正的，最炽热的死神来了
你们便从千疮百孔的岩石、
从猩红色的柱顶、从高耸的渡槽跌下
宛如坠入一个秋天，坠入同一个死亡中。
今天，空洞的大气已不再哭泣，
它已不认识你们粘土的双脚，
当闪电的利刃划破天空
它已将你们过滤苍穹的陶罐忘掉，
巍峨的大树
已经被雾吞食，被风刮倒。

它曾支撑一只手
从时间的顶端落到终点。
蜘蛛的爪，凌乱的网，

脆弱的线，你们不再是：
昔日的你们已全部崩溃：光芒四射的面具，
破损的音节，风俗习惯。

但岩石与语言永存：
这城市宛如酒杯，举在所有人的手里：
无论他们是死、是活、还是沉默不语，
支撑他们的是那么多的死神，一堵墙壁，
那么富有生命力的岩石的花瓣：永恒的玫瑰，
这住地：寒带安第斯山的礁石。

当粘土色的手
化作粘土，当充满粗糙的墙壁
布满一座座城堡的小小眼睑合拢，
当整个人类住进自己的坟坑，
高度的精确留在那里：
人类黎明的巅峰：
最高的器皿盛着寂静：
多少生命之后的一个岩石的生命。

八

亚美利加的爱，请和我一起攀登。

请和我一起亲吻那些神秘的石块。

乌鲁班巴河①银白色的激流
使花粉飞上它的金冠。
空虚的藤蔓，岩石的植物，
坚硬的花环，
飞上寂静的山巅。
来吧，细小的生命，
从大地的翅膀之中，
当结晶与寒冷、震动的空气
将搏斗的碧玉挪开，
野蛮的水啊，你从雪中下来。

爱情啊，爱情，甚至在严峻的夜晚，
请你从安第斯山
响亮的燧石，面向红色膝盖的黎明
将白雪失明的儿子观看。

啊，琴弦响亮的维卡玛尤河②，
当你将自己长长的雷霆
化作浪花，宛似受伤的白雪，
当你强劲的狂风
歌唱、惩罚、惊醒天空，
你在将什么样的语言
送入刚刚脱离安第斯山浪花的耳中？

① 库斯科地区的一条河，源于维尔卡诺塔山，从玛丘碧丘可以看到它，山谷与河流同名。
② 乌鲁班巴河的古名，意思是“太阳之河”，其源头的雪山维尔诺塔，意为“太阳之家”。

是谁捕获了寒冷的闪电
并将它锁在高空？
让它在寒冷的泪水中分裂
在迅猛的刀剑上颤动，
敲击它久经沙场的雄蕊，
将它引向武士的床铺，
让它在自己岩石的末日里受怕担惊。

你追逐的闪烁在说什么？
你神秘、叛逆的雷电闪光
可曾满载着语言游荡？
在你细小动脉的液体里
是谁在打破冰冻的音节、
黑色的语言、压抑的喊叫、
深深的口和金黄的旗？

是谁在剪开人们从大地
来观赏的花的眼睑？
是谁在抛下枯死的花串，
让它们在你瀑布似的手中
使自己脱了壳的黑夜
化作地下的煤田？

是谁在抛下交接的枝叶？
是谁在又一次埋葬告别？

爱情啊，爱情，不要触及界线，

也不要崇拜沉没的头颅；
让时间在浪花飞溅的泉水的大厅
完成自己的造型，
在迅速的水流和城垣之间
收集隘口的空气，
风的平行的画面，
山脉盲目的沟壑，
露珠粗犷的问候，
请上来吧，穿过林莽，从花朵
到花朵，踏着直冲而下的长蛇。

在充满岩石、树丛、绿色星星的尘埃
和明亮森林的险峻地区，
曼杜尔① 发出轰响，宛如活的湖泊
又像是一层新的沉寂。

请到我的生命、我的黎明中来吧，
直到已经加冕的孤独。

死去的国王依然活着。

神鹰血腥的阴影
像黑色的鸟掠过巨大的时钟。

① 山谷名，在印加人的克丘阿语中意思是"红的颜色，一种树的果实"

九

天体的鹰，雾的葡萄园。
失落的棱堡，盲目的弯刀。
繁星的腰带，庄严的面包。
激流的阶梯，无垠的眼皮。
石头的花粉，三角的道袍。
花岗岩的灯盏，石头的面包。
矿石的蛇，石头的玫瑰。
被埋葬的船，石头的泉。
月亮的马，石头的光。
等分的矩尺，石头的蒸汽。
最终的几何学，石头的书。
阵阵狂风中雕花的定音鼓，
被沉没的时间的石珊瑚。
被手指摸软的城墙。
被羽毛击打的屋顶。
镜子的花束，风暴的基地。
被藤蔓缠倒的王位。
吃人魔爪的统治。
在斜坡上停滞的劲风。
绿松石静止的飞瀑。
沉睡者祖传的钟。
被征服的白雪的枷锁。

横卧在自己塑像上的铁器。
封闭的无法接近的风暴。
美洲豹的爪，血腥的岩石。
戴着帽子的塔，雪的辩论。
在手指和根上升起的黑夜。
雾的窗户，僵硬的鸽子。
夜的脚掌，雷的雕像。
必不可少的山脉，海的屋顶。
失踪老鹰的建筑。
天的琴弦，高空的蜜蜂。
血流的水平，建造的星星。
矿石的泡沫，石英的月亮。
安第斯山的蛇，苋菜的前额。
寂静的穹顶，纯洁的祖国。
大海的新娘，教堂的树木。
盐的枝条，黑翅的樱桃。
雪的牙齿，寒冷的雷声。
被抓伤的月亮，有威胁的石头。
冰冷的头发，空气的运行。
手的大山，昏暗的瀑布。
银的波浪，时间的方向。

十

石头在石头上，人，曾在何方？

空气在空气上，人，曾在何方？
时间在时间上，人，曾在何方？
难道你也是未做成的人
空洞的鹰的碎片
沿着今天的街道，沿着足迹，
沿着秋天枯萎的落叶，
将灵魂摧残，直至进入墓地？
可怜的手，脚，可怜的生命……
失去光泽的岁月在你身上
宛似雨水落在节日的小旗，
可曾一瓣一瓣地将黑色的食物
送进你空空的嘴里？
　　　　　　　　饥饿，人的珊瑚，
饥饿，神秘的植物，砍柴人的根，
饥饿，你成排的礁石
是否升到了这些巍峨残塔的高度？

我问你，路上的盐粒
建筑啊，让我看看那把羹匙，
让我用木棍儿啃咬石头的花蕊，
让我登上空气所有的阶梯直抵太虚
搜索内脏直至触摸到人类。

玛丘碧丘，你曾将岩石
放在岩石上面，地基却是破烂的布片？
将煤放在煤上，底部却是泪水？
将火放在黄金上，其中却颤动着

殷红的血滴？
请还给我你所埋葬的奴隶！
请从地上摇落穷苦人坚硬的面包
并将奴隶的衣服和窗户拿给我瞧。
告诉我，当他活着的时候，怎样睡觉。
告诉我，他的梦是不是带着酣声，
半张着口，犹如疲劳在墙上挖掘的黑坑？
墙，墙！每层岩石是不是压着他的梦，
他倒在梦乡，上面压着岩石，是不是像压着月亮！
古老的美洲，沉没的新娘，
你的指头，
当它们从原始森林伸向高高的仙境
在光辉和荣耀的婚礼的旗帜下，
伴随着战鼓和刀枪的雷鸣，
你的指头，是不是
也将抽象的玫瑰和寒冷的线条，
将新鲜谷物滴血的胸脯
转移到闪光的布上和严酷的洞中，
被埋葬的亚美利加，你是不是也将饥饿
藏在最深处，藏在痛苦的内脏，像一只雄鹰？

十一

穿过朦胧的光焰，
穿过岩石的夜晚，让我将手伸进去，

让那被遗忘的古老的心灵，
像一只被捕千年的鸟，在我的胸中跳动！
让我忘却今天这幸福，它比海洋宽广，
因为人类的宽广胜过海洋和它的岛屿，
应该像落入井中一样落入大海
以便取出海底一把神秘的水和淹没的真理。
宽阔的岩石，让我忘却那雄伟的体积，
流传千古的尺度，蜂窝的岩石，
今天让我的手从直角尺
粗犷的血和苦行衣向斜边滑去。
当凶猛的神鹰，宛如红鞘翅的铁蹄，
在飞行中拍打我的双鬓，
生着食人羽毛的狂风
横扫倾斜石阶的昏暗的灰尘，
我看不见那迅猛的飞禽，
看不见它利爪的盘旋，
只见古老的生灵，奴隶，睡在田野上的人，
只见一个躯体，一千个躯体，一个男人，一千个
　　妇女，
在黑风下被雨和夜染成黑色，
和雕像沉重的石头在一起：
采石人胡安，维拉科恰① 之子，
受冻者胡安，绿色星辰之子，
赤脚者胡安，绿松石之孙，
请上来和我一起出生，兄弟。

① 按照古印加人的传说，维拉科恰是主宰世界的神。

十二

请上来和我一起出生，兄弟。

从布满痛苦的深处
向我伸出手臂。
你不会从岩石深处回来。
你不会从地下的时光回来。
你僵硬的声音不会回来。
你被钻透的眼睛不会回来。
从大地深处看看我吧，
农民，织布者，沉默的牧人，
“看护羊驼”的驯服者，
挑衅的脚手架上的泥瓦匠，
安第斯山泪水的挑夫，
压碎手指的首饰匠，
在种子中颤抖的庄稼汉，
和粘土混为一体的陶工：
把你们古老的被掩埋的悲哀
带给这新生命之杯吧。
让我看看你们的血和皱纹，
向我说吧：我在此遭受惩罚
是因为首饰不再闪光，
大地不再按时交纳宝石和食粮；
让我看一看你们跌倒在上面的岩石

和折磨你们的十字架的木头，
为我点燃你们古老的火石、古老的灯盏、
千百年来鲜血淋漓的斧头
和将人抽得血肉模糊的皮鞭。
现在让我通过你们死去的口发言。
请通过大地，把所有
沉默、破碎的嘴唇连成一片，
从地下向我讲吧，在这整个漫长的夜晚，
如同我和你们一起抛锚，
把一切都告诉我，一链连一链，
一步挨一步，一环套一环，
磨利你们的刀剑，
放在我的手上，佩在我的胸前，
犹如一条黄色光线的河，
犹如一条埋葬老虎的河，
让我哭泣吧，每刻、每时、每天，
多少蒙昧的时代，繁星似的流年。

给我寂静、水、希望。

给我斗争、铁、火山。

像磁铁一样，为我将所有的人体粘住。

凭借我的口和我的血管。

倾诉吧，通过我的语言。

赵振江译

海滨之花的颂歌

黑岛的野花
已经开放，
它们没有名字，
有的像白色的桔花
在沙中生长，
有的像黄色的火苗
在地上闪光。

我是田园诗人。
像猎手们
一样生活，
夜间，在海滨
点起篝火。
只有这花朵，
只有这海的寂寞，
还有你，像大地的玫瑰，
天真、快乐。

生活

要求我上战场，
我鼓起心潮，
唤起希望：
我是全人类的兄弟，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当我在海滨
岩石中
将这些花儿欣赏，
它们战胜了
严冬和遗忘，
等待着
发出一缕芳香，
闪耀一线光芒，
当我再一次告别
篝火、干柴、
树林、沙滩，
每走一步都使我心伤，
我是田园诗人，
本该留在这里
而不去城市的街巷。
但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赵振江译

让那劈木工醒来吧[①]

……迦百农阿，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推下阴间……

《路加福音》第10章第15节

一

科罗拉多河西边有一个我爱着的地方。
我到那里去造访，
带着在我体内搏动着的一切，
带着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信仰。
那里耸立着座座红色石崖，
犹如千万只手汇聚而成的狂风
使之变成了好似人工垒造的堵堵高墙；
漫漫的红色从涧底爬升，

---

① 劈木工指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林肯年轻时当过工人、水手、店员、邮递员和土地测量员。1830年曾经替人劈制做栅栏用的木料。林肯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因此作为伟大的解放者而受世人敬仰、

在石崖上化作黄铜、烈焰和力量。
美利坚就像是铺展着的野牛皮，
我沐浴着清风彻夜驰骋，
奔向那直接星斗的山峦，
为的是啜饮你碧露杯中的琼浆。

是的，从荒漠的亚利桑那到多山的威斯康星，
直到顶风傲雪的密尔沃基城，
在西棕榈滩那酷热的沼泽，
在塔科马松林附近，
在你那树林里的浓郁钢铁气味之中，
我脚下踩着的是母亲般的大地，
耳闻目睹着青翠的树叶、瀑布似的石壁、
汇合有万般乐声的狂飙、
发出犹如寺庙里的祈祷声的江河、
鸭群和苹果、土地和清泉、
让麦苗葱茏的无尽宁谧。

在那里，站在最中间的石崖上，
我得以尽情瞭望、倾听、伸展臂膀，
甚至感受到书声、机车、飞雪、鏖战、
工厂、坟地、草木、脚步、
还有月光洒在曼哈顿那条船上，
感受到纺织机的高歌、
挖掘泥土的铲车、
神鹰啄食似的钻机以及
所有切割、挤压、奔驰、缝纫的声响，

生命和机轮周而复始、繁衍不止。

我爱farmer①的小屋。年轻母亲睡得正香，
散发着罗望子饮料和
刚刚熨过的衣物的芬芳。
炉火温暖着飘有洋葱气味的千家万户。
(在河边唱歌的男人，
声音如同河底卵石一般沙哑；
肥厚的烟叶已经晒干，
就像火的精灵进入了这些人家。)
请到密苏里来吧，来看这奶酪和面粉，
来看这香喷喷、红得像提琴的餐桌，
男人在麦海里劈波斩浪，
初试鞍辔的青灰小马
身上带着麦田和苜蓿的芳香：
钟鸣，罂粟花，铁匠铺，
在那辽阔无垠的乡野银幕上，
爱情在源自土地的酣梦中
张开了自己的牙齿。

我们爱的是你的和平，而不是你的伪装。
你那武士的容貌并不漂亮。
北美啊，你美丽而宽广。
你出身卑微，就像是
河边那白色衫裙的洗衣娘。

---

① 英文，意为“农夫”。

你本是筑造在不为人知的地域，
你的魅力在于你那蜂房般的宁静。
我们爱的是
那双手沾满俄勒冈红土的男人，
那为你带来
象牙之乡的音乐的黑孩子；
我们爱你的城市、你的实质、
你的光明、你的机制、
面部的骠悍、
养蜂场和乡村的恬适、
拖拉机上的健壮青年、
你从杰弗逊[1]那儿继承来的麦田、
轰隆隆吼叫着
滚过你广袤田野的车轮、
工厂的烟柱和
一个新居民点的第一千次亲吻；
我们爱的是你那勤劳的血液，
你的人民那糊满机油的双手。

在那草原的夜幕下，在那野牛皮上，
在那庄严的肃穆之中，
那关于我出生前、我们出生前的故事的
传说和颂歌已经蕴藏了很久很久。
麦尔维尔[2]是一株海中冷杉，从他的枝头
长出了壳体曲线、木质臂膀和整条船。

① 杰弗逊(1743—1826)，美国第3任总统。
② 麦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著名代表作是《白鲸》。

惠特曼① 像沧海中的谷粒一样不可估量，
爱伦·坡② 沉迷于精确的晦暝，
德莱塞③、沃尔夫④
成为我们自身缺失的创伤，
刚刚去世的洛克里奇⑤ 沉沦在渊底，
还有多少别的人也都被禁锢在黑暗之中：
这个半球的曙光正是从他们身上燃起，
而我们自己恰恰就是他们的聚合体。
在层出的事件和连绵的丛林里面，
勇武的士兵、鲁莽的带兵人有时也会胆怯，
有过喜悦，也有过哀痛，
有阡陌纵横的草原上，
多少人弃尸人迹未曾到达过的荒野：
他们是草原这张野牛皮上的
无辜受害者、刚刚涌现出来的预言家。

从法兰西、从冲绳岛、从莱特珊瑚礁
（诺曼·梅勒⑥ 对此作了记述），
从长风呼啸的天空、从波涛汹涌的海上，

① 惠特曼(1819—1892)，美国民主主义诗人、自由诗创始人，著名诗集是《草叶集》。
②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以诗集《乌鸦》一举成名，其诗作优美而神秘，小说《黑猫》等对其他国家有过影响。
③ 德莱塞(1871—1945)，美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嘉丽妹妹》、《珍妮姑娘》等。
④ 沃尔夫(1900—1938)，美国小说家，作品有《时间与河流》、《网套与石头》等。
⑤ 洛克里奇(1914—1948)，美国小说家，死于自杀。
⑥ 梅勒(1923—)，美国小说家，作品有《北非海岸》、《裸者和死者》、《鹿苑》等。

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又都回到了家乡。
几乎所有的……污泥混着汗水的经历，
记忆犹新，依然保有苦涩的味道：
他们还没有听够礁石唱出的赞歌，
也许还从未曾触摸过光艳、芬芳的花环，
除非是死在了那些海岛：
　　　　　　　　　　鲜血和粪便，
污垢和老鼠，曾经跟他们朝夕相伴，
一颗疲惫而破碎了的心脏在勉强地搏动。
然而，他们回来了，
　　　　　　　　你们接待了他们，
将他们安顿在无边土地的广阔空间里，
而他们(回归者们)却把自己幽闭，
就像是一朵有着无数无名瓣片的花朵，
为的是能够重生和忘掉过去。

二

但是，此外他们还在家里
发现了一位主人：
或者是他们的眼光变了(从前都是瞎子)，
或者是带刺的树枝划开了他们的眼睑，
或者是美利坚的土地上出现了新的情况。
那些曾经同你们一起战斗的黑人个个都
顽强而达观，可是你们看：

竟然有人
把燃烧着的十字架竖到了他们的家门前，
有人吊死、烧死你的骨肉兄弟：
人们曾经要他们去打仗，可是如今
却剥夺他们讲话和表决的权利；
蒙面的刽子手们在夜幕下聚会，
手中还把十字架和皮鞭挥举。
（在海外
征战时没听说这种事情。）

意外的主人
就像是一条肢体残损的老章鱼，
身躯庞大，贪婪无比，
我的小战士啊，强占了你的旧居；
报纸上渗滴着在柏林焙制出来的毒液。
期刊（Times，Newsweek，① 等等）也都变成了
耸人听闻的告密读物：
曾经向纳粹谄媚讨宠的赫斯特②
如今又露出了微笑并且削尖了魔爪，
要让你们再一次开赴礁岛或荒原，
去为这位霸占了你的家园的主子征战。
他们不给你喘息的时间：
他们要继续倾销钢铁和子弹，
他们生产和抢售新的炸药，赶在
更新的炸药研制成功并被别人掌握之前。

① 英文，意为“时代，新闻周刊”。
② 赫斯特（1863—1951），美国报纸发行人。

窃据了你的家园的主人
现如今到处插足伸手，
他们喜欢黑色的西班牙① 并为你端上
一杯血酒(杀一人够百杯)：cocktail Marshall②。
你们要挑选年轻人——
中国农民、
西班牙囚犯——的鲜血，
盛产蔗糖的古巴的血和汗，
智利的铜矿和煤矿
工人妻子的眼泪，
然后用力搅拌，
就像挥动警棍一般，
别忘记加上冰块，
还要以“捍卫基督文化”来装点。
这种混合饮料味道苦涩？
我的士兵啊，你很快就会喝得很习惯。
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或月光下，
或旭日前，只要是走进豪华的旅馆，
你只管要这种提神败火的饮料，
用以付账的当然是那
印有华盛顿头像的大面额美元。

你还发现：查理·卓别林，这位世界上
最伟大的柔情之父，不得不逃匿，

① 指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
② 英文，意为“马歇尔鸡尾酒”，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

作家(霍华德·法斯特① 等)、
学者和艺术家们,
在你的国家里,
都得坐在被告席上为"非美"思想接受
由发了战争财的商人组成的法庭的审讯。
恐怖蔓延到了世界上最为偏远的角落。
我的姑妈惊讶地读到了这类消息,
地球上所有人的眼睛全都注视着
这种无耻的、充满报复心的法庭的举止。
这是嗜血成性的白璧德② 们、
是奴隶主们、是杀害林肯的凶手们的法庭,
是当代新兴的宗教裁判制度,
但不是为了十字架(那也是残忍和说不清的),

而是为了那没有审判权的、
在妓院和银行的台面上
丁零作响的金元。

莫里尼戈③ 、特鲁希略④ 、贡萨莱斯·魏地拉⑤、
索摩查⑥ 、杜特拉⑦ 齐聚波哥大欢呼雀跃。

---

① 法斯特(1914—),美国小说家,1942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受"非美活动委员会"迫害,1957年脱离美国共产党。
② 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的小说《白璧德》中的大资产阶级人物。
③ 莫里尼戈,1940—1948年巴拉圭总统。
④ 特鲁希略,1930—1938年和1942—1952年多米尼加总统。
⑤ 贡萨莱斯·魏地拉,1946—1952年智利总统。
⑥ 索摩查,1937—1947年和1951—1956年尼加拉瓜总统。
⑦ 杜特拉,1946—1951年巴西总统。

美国的年轻人，你不了解他们：
这是我们的蓝天下的一群凶残的吸血蝙蝠，
牢狱、酷刑、死亡、仇恨
是他们的翅膀投下的灾难的影子：
南方[1]那富含石油和硝石的土地
孕育出了妖魔。
　　　　　　　在智利，在洛塔，
刽子手的号令半夜里传到了
矿工们简陋、阴湿的小屋。孩子们
啼哭着从梦中惊醒。
　　　　　　　　　成千上万的这种人
被关进了监狱，他们想。
　　　　　　　　　　　在巴拉圭，
浓密的林荫掩蔽着
遇害的爱国者的尸骨，因为
从磷光闪烁的夏夜里传出了
一声枪响。
　　　　真理
就在那里死亡。
　　　　　　　范登堡[2]先生、
阿穆尔[3]先生、马歇尔先生、赫斯特先生，
为什么不去干涉圣多明各以保卫西方？
在尼加拉瓜，总统先生为什么

① 指美国以南的地方，即拉丁美洲。
② 范登堡(1884—1951)，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极支持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③ 阿穆尔(1887—？)，马歇尔任国务卿期间的助理国务卿，曾任驻智利和西班牙大使。

会在半夜里惊恐地醒来、
仓皇出逃并最后客死在流亡地？
（那里有香蕉要保卫，而不是“自由”，
索摩查足以应付得了。）
这些“伟大的”
战无不胜的思想
现如今正在希腊和中国实践，
以辅佐那像脏地毯似的污迹斑斑的政府。
唉，我的士兵啊！

三

美利坚啊，你的疆域以外的地方，
我也去过、住过、飞过、游历过，
在那里，我天天歌唱和同人交谈。
在亚洲、在苏联、在乌拉尔，我曾经逗留
并让饱尝孤寂和糊满松脂的心灵得以舒展。

我热爱有史以来
人类通过爱情和奋斗创造的一切。
古老的松林夜色
和那如同高大石柱般的宁静
仍然笼罩着我在乌拉尔的居所。
在这里，小麦和钢铁
是人们的双手和心灵的产品。

铁锤的敲击让古老的树林欢腾，
使之焕发出新的葱茏。
从这里，我看到属于人民的广阔天地、
孩子和妇女的乐园、爱情、
工厂和歌声、学校
全都像紫罗兰发出耀眼的光辉，
而这些地方昨天还是野狐栖居的原始森林。
以此为基点，我的手能够包揽
地图上所有的碧绿草原、
千百座工厂的烟柱、
纺织厂飘溢出来的清香，
能量被制服了的奇迹。
我披着夕阳的彩霞
顺着刚刚开辟的新路走回了家，
厨房里，
滚沸的锅中煮着圆白菜，
一股新的清泉向世界涌去。

这儿的青年也返回了家园，
不过，却有千百万人留在了他乡，
有的被钩吊在了绞刑架上，
有的在特制的炉子里化成了灰烬，
他们离开了尘世，
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名字。
他们的村庄也遭到了毁坏，
整个苏维埃的土地全都被蹂躏：
数不清的玻璃碴子和人骨渣子混杂在一起，

奶牛和工厂，甚至连春天
也被战争吞噬而不见了踪迹。
然而，青年人还是回来了，
对自己筑造的祖国的爱
和那么多的鲜血在他们身上融成一体，
他们用血管呼唤“祖国”，
他们用热血歌颂苏维埃联盟。
在回来重建城市、
繁养牲畜和再造春天的时候，
普鲁士和柏林的征服者们
立下了高亢的誓言。
华尔特·惠特曼，仰起你草把似的胡须，
跟我一起从这森林、
从这馥郁的田野举目眺望。
华尔特·惠特曼，你在那边看到了什么？
我那深沉的兄弟说道：
在那光辉的斯大林格勒，
在那纯洁的首府，
在那死者记怀的城市，
我看到了工厂的繁忙景象。
我看到了一台拖拉机轰鸣着
顶着晨露冲出战火洗劫过的田野、
冲出苦难和熊熊烈焰，
驶向那漫漫平川。
华尔特·惠特曼，请把你的歌喉、
你那埋在地下的胸膛的力量、
你脸上那庄严的胡须给我，

让我为这重建家园的壮举高歌！
咱们一起来赞颂那从所有的悲痛中
幻化出来的一切，赞颂那从巨大的沉寂中
涌现出来的一切；赞颂那从庄严的胜利中
诞生出来的一切，
　　　　　　　　斯大林格勒，
发出你那钢铁的吼声吧，让希望
就像是集体的大厦一层一层地复苏，
于是就重又有了涌动着的震波
在教育、
在歌唱、
在建设。
斯大林格勒从血泊中崛起，
恰好似流水、石子和钢铁的交响乐，
面包重又在面包房里烤熟，
春天重又回到了学校，
让新的脚手架、新的树木不断拔高，而
古老坚强的伏尔加继续翻滚波涛。
　　　　　　　　　　　　　　装在
新打制的松木、杉木盒子里的图书，
就堆放在
已经化作粪土的刽子手们的坟顶，
在废墟上建造起来的剧院，
遮蔽了苦难和抗争；
书像纪念碑一般光辉，
每一本都记录着一位英雄，
每一本都包含着一段死亡的故事，

每一本都代表着这万古荣耀的一个瓣片。

苏维埃联盟，如果我们
将你在斗争中流洒的鲜血全部集中，
将你为使垂危的自由获得生机
而像母亲一样给予世界的鲜血汇总，
我们就会有一片新的海洋，
无比宽阔的海洋，
无比深邃的海洋，
像所有的江河一样欢腾，
像阿劳卡尼亚的火山熔岩一般活跃。
世界各地的人们，
把你的手汇入那片海洋，
然后再举起来，
将那忘记了过去、将那为非作歹、
将那说谎行骗、将那行为不端、
将那投靠西方垃圾场上的百来条小狗而
玷污了你的鲜血——自由的母亲——的家伙
浸入海水中淹死！

我呼吸着乌拉尔松林的清香，
凝视着
在俄罗斯心脏诞生的图书馆，
凝视着鸦雀无声地工作着的实验室，
凝视着那给新的城市
送去木材和歌声的列车，
这充溢着香脂气味的宁馨犹如新的胸膛，

孕育出了脉搏的涌动：
姑娘和鸽子重又回到了草原，
炫耀着自己那无瑕白璧般的纯洁；
橘林披起了金装；
市场上，现如今，
每天清晨
都会飘散出一种新的芳香，
那新的芳香来自于高寒的疆域，
来自于苦难最为深重的地方；
工程师们用自己的数目字
使平川的面貌发生了震颤，
蜿蜒的管道犹如长蛇
在那雾气蒸腾的初冬的大地上盘旋。

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里有三个房间，
里面住着一位名叫约瑟夫·斯大林的人。
他的房间里的灯光迟迟不灭，
世界和他的祖国不容许他休息。
其他的英雄们缔造了一个祖国，
而他，不仅参与了祖国的孕育，
还要建设，
还要守卫。
于是，那辽阔的祖国也就成了他的一部分，
他不能休息，因为祖国并不休息。
从前，冰雪和火药
使他面对老一代的匪徒，
这些人妄想（如今又来了）恢复

knout[1]并让奴隶们再陷水深火热之中、
让千百万穷人重温业已淡忘了的痛楚。
他曾经同弗兰格尔[2]和邓尼金[3]等
西方派来“捍卫文化”的家伙们作战。
那些刽子手们的卫士被打得丢盔卸甲，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广阔国土上，
斯大林夜以继日地操劳。
可是，后来，被张伯伦[4]喂肥了的德国人
又凭借着枪林弹雨前来进犯。
斯大林在整个漫长的边境线上
展开了全面的堵截和全面的进击，
直至他的子弟们像人民的旋风飞抵柏林城
并带去了俄罗斯宽厚的和平。

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
就在那儿，我看见了他们，
还有其他的高级将领，
他们全都是不屈不挠的斗士。
他们全都像雪中的橡树那么坚定。
他们之中，谁都没有宫殿，
他们之中，谁都没有成群的农奴。
他们之中，谁都没有在战争中
靠出卖鲜血而变成富翁。

---

① 英文，意为皮鞭(沙皇时代的刑具)。
② 弗兰格尔(1878—1928)，俄国内战(1918—1920)最后阶段的白军将领。
③ 邓尼金(1872—1947)，俄国将军，1918年出任南俄白军司令。
④ 张伯伦(1869—1940)，英国首相，1938年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

他们之中，谁都没有像火鸡一样
到里约热内卢或波哥大
去向沾满血腥的小贪官们吹嘘卖弄，
他们之中，谁都没有两百套衣服，
他们之中，谁都不是军火工厂的股东，
但是，他们却全都
参与了
创造欢乐和
那从死亡的暗夜中升起的曙光
照耀着的广袤的国家的建设。
他们向全世界发出“同志”的呼唤。
他们让木匠成了国家的主宰。
骆驼将无法从那个针鼻里穿过。
他们清扫了村庄。
他们分配了土地。
他们使农奴有了尊严。
他们让人们不必再靠乞讨生活。
他们消灭了大大小小的暴君。
他们给漫漫的黑夜注入了光明。

所以，你，阿肯色的姑娘，或者
你，西点的金发青年，或者
你，底特律的机器手，或者
你，老奥尔良的搬运工，
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的人：请你站稳脚根，
请你对广阔的人间仔细倾听，
此刻对你们讲话的

不是国务院的翩翩绅士、
也不是残暴成性的钢铁大王们，
而是美洲南端的一位诗人，
帕塔戈尼亚的铁路工人的儿子，
像安第斯山的空气一样地道的美洲居民，
如今无家可归的流亡者，
因为他的祖国到处都是监牢、酷刑和磨难，
而铜矿和石油却逐渐变成黄金
流进异邦君王的口袋中。
　　　　　　　　　　　　你不是
那一手攥着黄金、
一手握着炸弹的偶像。
　　　　　　　　　　你是
现在的我、过去的我、
咱们应该捍卫的事业、
纯净无比的美洲的慷慨地下宝藏、
乡间小路和城市街道上的普遍老百姓。
我的兄弟胡安经营着卖鞋的生意，
就像你的兄弟约翰；
我的妹妹胡安娜在削土豆皮，
就像你的表妹珍妮，
而我的血管里流着矿工和水手的血，
就像你一样，彼得。①

你和我，咱们一起去打开大门，

① "胡安"及"胡安娜"和"约翰"、"彼得"及"珍妮"分别为西班牙语和英语国家中最常见的男人及女人的名字。

让乌拉尔的风
透过那浓黑的帘幔，
你和我，咱们一起去告诉那狂徒：
“My dear guy①，你只能到此止步，”
这一边的土地属于我们，
在这里，不要听
机关枪的呼啸，要听的是
歌声、歌声、还是歌声。

四

然而，北美啊，如果你装备起军队，
安图夷平那纯净的边界，
让芝加哥的屠夫
去掌管我们深爱着的
音乐和秩序，
　　我们将从岩缝和空中跳出
咬断你的喉咙，
　　我们将从最后一个窗口冲出
朝你猛烈射击，
　　我们将从最深的浪涛里跃出
用棘刺致你于死地，
　　我们将从田垄里蹿出

① 英语，意为“我亲爱的朋友”。

让每一粒种子都化作无情的拳头，
　　我们将绝你的粮、断你的水，
　　我们将把你投入地狱的火海中烧死。

所以，当兵的，你千万不要
涉足美丽的法兰西的土地，
因为我们会用那儿的青葡萄酿成醋，
我们会让穷人家的姑娘们
带你去看德国人那尚未干涸的血迹。
你千万不要去攀登西班牙的秃岭荒山，
因为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会化作烈焰，
那里的勇士们将同你奋战一千年；
你千万不要在橄榄树林里迷失方向，
因为你将永远也回不了俄克拉何马家园；
可是，你也千万不要去希腊，
因为就连今天遭你残杀的人们的鲜血
也会化作拔地而起的屏障将你阻拦。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到托科皮亚来钓鱼，
因为锯鳐将会识破你们的掠夺意图，
而来自阿劳卡尼亚的普通矿工
将会挖出那埋在地下
等待着新的入侵者的无情古箭。
你们千万不要相信哼着凄婉情歌的牧民，
也不要相信冷库里的工人。
他们将无处不在，瞪着眼睛、攥着拳头，
到那时，就会像委内瑞拉人民，
手里拿着汽油瓶和六弦琴恭候你们光临。

你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走进尼加拉瓜。
桑地诺① 正睡在森林中等待着那一时刻，
他的枪上爬满青藤、枪膛灌满雨水，
他的脸上也已经没有了眼睑，
但是，你们杀害他时的创伤却没有封口，
就像是波多黎各那
期待着刀光闪烁的双手。
　　世界将会对你们毫不留情，
不仅是那断绝了人迹的海岛，
还有那听惯了亲切话语的长风。

你千万不要到秘鲁高原去搜寻炮灰：
我们那善良的嫡亲祖先
正躲在笼罩着古代断壁残垣的雾霭之中
磨利紫晶的剑等着对付你们，
而那在山谷里回荡的低沉螺号
会召来武士和阿马鲁② 那善使弹弓的儿孙。
你也千万不要到墨西哥的崇山峻岭
去征募同黎明的曙光战斗的人：
萨帕塔③ 的枪械并没有收藏入库，
而是擦得锃亮瞄准着得克萨斯的土地④。
你千万不要去古巴，因为

① 桑地诺(1893—1934)，尼加拉瓜人民英雄，曾领导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游击队。

② 阿马鲁，即图帕克·阿马鲁(约1742—1781)，秘鲁土著革命家，曾组织反对西班牙人殖民统治的暴动。

③ 萨帕塔(1883—1919)，墨西哥政治家和革命家。

④ 得克萨斯原为墨西哥领土，1836年独立，1848年被美国吞并。

在那波光粼粼、汁液滴溅的蔗海里，
会有乌亮的眼睛、一致的吼声等着你，
直至致你于死地或者自己死去。
　　　　　　　　　　　　　　你千万
不要进入喧腾的意大利的游击区，
不要离开你在罗马的
身穿jacket① 的士兵队列，不要离开圣彼得②；
那儿之外的乡野里的圣徒们、
捕鱼为生的海上圣徒们
热爱着那伟大的草原国家，因为
世界曾经在那儿得到了重新繁荣③。
　　　　　　　　　　　　　　　　你千万
不要接近保加利亚的桥梁，因为
那桥梁不会放你通过；我们还要
把沸腾的鲜血注入罗马尼亚的江河，
准备烫死侵略者；你千万不要答理，
至今仍然认得封建领主们的坟墓，
持枪扶犁、心怀戒备的农夫，看都别看，
他会像星星一样把你烧成灰烬。
　　　　　　　　　　　　　　你千万
不要在中国登陆：卖国贼蒋介石
及其腐败的官僚王朝已经不复存在，
等待着你们的将是
农民的镰刀林海和炸药堆成的火山。

① 英文，意为“甲克衫”。
② 罗马的一座教堂。
③ 指意大利曾经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

在过去的战争中曾经用过灌满水的壕沟，
后来又有了层层叠叠带刺带钩的铁丝网，
可是，如今沟更宽、水更深，
而这网更是比所有的金属都还要坚不可摧；
这沟、这网，是一个又一个人的身躯，
是生命和生命扭绞而成的千结万结，
是人民亘古的苦难的汇聚，
而这人民属于所有偏远的山谷和王国、
属于所有旗号和船只、
属于所有可以寄身的洞穴、
附于所有顶着风暴撒开的渔网、
属于所有土地上最为艰深的沟沟坎坎、
属于所有灼热的锅炉里的地狱、
属于所有纺织机和铸造厂、
属于零散或集群的火车头。
这网足以将世界缠绕一千圈：
看起来像是毫无关联、没有根基、
突然间却能够如磁石紧密衔接，
直到把整个地球遮蔽。
不过，在那更为遥远的地方，
北极苔原和西伯利亚松林的男男女女、
曾经战胜过死神的伏尔加河畔的勇士、
斯大林格勒的孩子、乌克兰的壮汉，
用石头和鲜血、歌声和钢铁、胆识和希望
筑起了一堵宽厚的高墙，
他们精神抖擞、矢志不移，
像钢铁一样坚强，微笑着

或歌唱或战斗，
等待着你的进犯。
如果你们胆敢触碰那堵高墙，
必将像工厂里的煤炭一样被焚烧，
罗切斯特城来的张张笑脸就会化作浓烟，
随后被草原的风吹散、
被皑皑雪野永远埋葬。
所有曾经战斗过的人们，
从彼得① 到震惊过世界的后世英雄，
全都会把自己的勋章铸成小小的无情子弹，
子弹将从这如今已成乐土的无垠土地
不停地呼啸着飞射出去。
而那被释放出来了的原子，
也将冲出爬满常青藤的实验室，
飞向你们那傲慢的城市。

五

但愿这种事情不要发生。
让那劈木工醒来吧。
让亚伯拉罕带着他的斧头、
带着他的木钵
来和农民一起进餐。

① 指俄国沙皇彼得大帝(1672—1725)。

让他那树皮似的脑袋、
让他那盯在圣栎木板、
盯在圣栎树的皮纹上的眼睛
重新抬起，从比红杉还要高的
树冠上面
去瞭望世界
让他到药店去采购，
让他乘公共汽车去坦帕，
让他啃一口金黄的苹果，
让他走进电影院，
让他去跟所有的普通百姓交谈。

让那劈木工醒来吧，

让亚伯拉罕来吧，
让他的古老酵母
使伊利诺斯的金黄和碧绿的土地勃发，
让他在自己的家乡举起斧头
砍向新的奴隶主，
砍向抽打奴隶的皮鞭，
砍向印刷物的毒汁，
砍向他们竭力兜售的
血腥商品。
让白人青年、黑人青年
唱着歌、带着笑挺进，
向黄金的壁垒、
向扇动仇恨的人、

向贩卖他们的鲜血的恶魔冲击，
让他们唱着歌、带着笑走向胜利。

让那劈木工醒来吧。

六

和平应该属于即将到来的黎明，
和平应该属于桥梁，和平应该属于葡萄酒，
和平应该属于在我心中奔涌
并汇同古老歌谣及土地和爱情
在我的血管里升腾的诗句，
和平应该属于面包烤熟时分
刚刚破晓的城市，
和平应该属于万物之源的密西西比河，
和平应该属于我兄弟的衬衣，
和平应该像清风拂过书本，
和平应该属于基辅的伟大农庄，
和平应该属于这些死者
及这另外一些死者的骨灰，
和平应该属于布鲁克林的黑色钢铁①，
和平应该属于每天每日走街串户的邮递员，
和平应该属于用喇叭筒
冲着犹如青藤的演员们吼叫的舞剧编导，

① 指纽约的布鲁克林钢索桥。

和平应该属于
我这只愿意书写罗莎里奥① 的右手，
和平应该属于那像锡锭一般
神秘的玻利维亚人，
和平应该属于你的婚礼，
和平应该属于比奥比奥河畔的锯木场，
和平应该属于西班牙游击战士的
破碎的心，
和平应该属于最好的展品
是一个绣有一颗心脏的枕头的
怀俄明的小小博物馆，
和平应该属于面包师及其情侣，
和平应该属于面粉，
和平应该属于所有应该破土而出的麦苗，
和平应该属于所有寻找荫庇的爱情，
和平应该属于所有活着的人，
和平应该属于所有的土地和江河湖海。

现在我要说一声再见，
我要重返魂系梦牵的家园，
我要回到帕塔戈尼亚，
在那儿，山风摇撼着畜栏，
在那儿，浮冰点缀着海面。
我只不过是个诗人，爱着你们每一个人，
我在这深爱着的世界上飘泊流浪，因为
在我的祖国，矿工们被监禁在狱中，

① 女人的名字。

军人任意对法官发号施令。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但愿没有人会把我思念。
让我们将爱心摊到桌子上面，
一起来关心整个世界。
我不希望鲜血
再来浸染面包、赤豆、音乐、
我只愿
矿工、女孩、律师、水手、
生产玩具的厂商
全都跟我走，
咱们先去看电影，
然后再痛饮最红最红的葡萄酒。

我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来的。

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歌唱，
而且还要让你跟我一起高歌。

林之木译

1954—1962年诗选

陈　实译

元素的颂歌(1954)

番 茄 颂

街上
满是番茄
中午,
夏天,
阳光
洒落
裂成
两半的
番茄,
液汁
流过
街道。
番茄
在十二月
松开自己,
闯进

厨房，
走上饭桌，
爬去
橱架
歇息，
挨着瓶罐，
挨着乳酪，
挨着蓝色的盐盅。
它有
自己的光，
柔和而庄严。
可耻啊，我们竟要
杀它：
刀子
切进
它鲜活的肉浆，
是红色的
内脏，
新鲜的
深邃的
无穷尽的
太阳，
铺满智利的
凉拌盆子，
欣然娶了
明亮的洋葱，
橄榄少不了的

油
子孙，
为了庆祝
而淋下
涂满
它裂开的半球，
胡椒
为它
添加香味，
盐献出磁力：
是白昼的
婚礼，
香芹
升起
小小的旗，
马铃薯
起劲沸腾，
烤肉
把香气
喷出
门外，
是时候了！
走吧！
在桌子
上面，在夏天
腰间，
番茄，

地上的星，
不断
繁殖的
星，
向我们展示
它的旋线，
它的运河，
显赫的富足
和没有骨
没有壳
没有鳞也没有刺的
饱满，
送给我们
颜色火辣的
礼物
和十足的清凉。

衣 服 颂

每天早晨，衣服，
在你铺放的
椅子上，你等着
侍候我的虚荣，我的喜悦，
我的希望，我的身体。
刚刚

从梦里醒来，
洗过脸，
我伸进你的袖子，
我的脚找寻
你裤管的空档，
让你无穷的忠心
这样裹住，
我便出门步过草场，
走进诗里，
眺望窗外的
景物，
男人，女人，
行动和战斗
不断塑造我，
不断磨练我，
劳瘁我的手，
开我的眼，
动我的口，
是这样，
衣服，
我对你也一样，
推拉你的手肘，
挣断你的缝线，
使你的生命
长成我的形象。
你迎风
飘荡作响，

仿佛是我的灵魂，
在倒楣的时刻
你挨着
我空洞的
骨头，入夜时
黑暗和梦
以它们的幽灵充塞
你我的翅膀。
我问，会不会
有一天，
敌人的
一颗枪弹
使你染上我的血，
使你
跟我一同死掉，
也许
事情不会
这么戏剧化
而单纯些，
让你，衣服，
跟我一道
生病，
跟我，跟我的躯体
一道衰老，
然后一道
埋入
泥土。

为了这个缘故，
我每天
向你招呼
充满敬意，让你
抱住我，而忘掉你，
因为我们是一体，
我们继续活着
在风里，在黑夜里，
在街道上，在斗争中，
都是同一个身体，
也许，也许，什么时候静止不动。

手 表 颂

夜里，我的表
在你手上，萤火一样
闪光。
我听见
它的发条：
低沉的耳语
来自
你看不见的手。
后来，你的手
搁上我的胸口
去采撷我的梦和心跳。

表
不断用锯子
切割时间。
像树林里
一点一点落下的
木屑、树皮，
断掉的枯枝
或者鸟巢，
而静寂还是静寂，
黑暗的清凉依旧清凉；

这样
从你看不见的腕上，
表继续切割
时间，时间，
散落的
分秒，像叶子，
像烂掉的时间的纤维，
像小小的黑羽毛。

像树林里
根的气味，
什么地方渗出
大滴的水，
像潮湿的葡萄。
一个小小的磨子
研碎夜，

絮语的暗影
从你的手滑下
流满地上。
夜里，我的表
在你手上
磨呀磨的
磨粉，
磨泥，磨距离。

我伸出
臂膀
垫住你看不见的颈背，
垫住你微温的身躯，
而时间
落入我掌中，
夜间，
幽远的微响
来自树木，
来自解体的夜，
来自细碎的暗影，
来自流着流着的水；

梦
随后
从表也从你
熟睡的双手落下，
像树林阴暗的水

一样落下，
从表
流向你的身躯，
从你流向草原，
阴暗的水，
时间落下
流过
我们之间。

夜是这样的，
黑暗和距离，空间
和时间，
跑着落下
走过了。
大地上的夜
都这样，
只留下朦胧的
黑色香味，
一片叶，
一滴水
无声无息
落在地上，
树林和河流，
草原和钟，
眼睛，
都睡着了。

我听见你，在呼吸，
我的爱：

让我们睡。

写给塞萨·瓦列霍的颂歌

我用歌追念
你脸上的石，
瓦列霍啊，
还有干燥山脉的
皱纹
你瘦小的身体承住
巨大的
额头，
你新出土的
眼里的
黑夕阳，
那些艰难
坎坷的
日子，
每个时辰都有
不同的苦味
或者遥远的
温柔，

生活的
钥匙
在街上
灰蒙蒙的光里
颤抖，
你从一次悠长的
旅程，从地底
回来，
而我在布满
伤疤的山岭高处
不断敲门，
让墙
打开罢，
让大路
摊开罢，
我刚从瓦尔巴拉依索
抵达马赛，
土地
像芳香的柠檬
裂成
两个清新的黄色半球，
你
留下
在那里，未曾
屈服，
以你的生
和你的死，

以你的沙
散落着，
衡量你
并且掏空你，
在空气里，
在烟里，
在冬天破烂的
小巷里。

你在巴黎，寄居
残旧的
穷人客栈。
西班牙
那时在流血。
我们去过。
然后
你又一次
留在烟里，
而当你
去世，忽然，
怀住你的骸骨的
竟不是结疤的
土地，
不是安第斯山的石，
而是烟，
是冬天
巴黎的霜。

从天和地，
从生与死，
两度流放，
我的兄弟啊，
从秘鲁，从你的河
流放，
离开
你的土壤。
生时并不想念，
直至死后。
我在你的土地上
一点一点，
一滴一滴，
寻你，
你的脸
是黄色的，
你的脸
陡峭，
你充满
古老的宝石，充满碎掉的
瓶罐，
我登上
旧时的
阶梯，
也许
你迷失了，
让黄金线

缠住，
让绿松石
遮盖住，
默默无声，
又也许
在你的家乡，
在你的族人里，
茁长的
玉米粒，
旗帜的
种籽。
也许，也许如今
正在轮回
归来，
走向
旅途
终点，
这样
有一天
会在祖国的中央
出现，
倔强的，
活生生的，
你的水晶中之水晶，火中之火，
紫岩的光。

元素的新颂歌(1956)

写给野兔和男孩的颂歌

秋天的阳光里，
公路上，
男孩
双手举起的
不是花
不是灯
而是一头死去的野兔。

汽车驶过
寒冷的大路，
挡风玻璃
后面
是不经心的面孔，
是铁的
眼瞳，
敌意的

耳朵，
匆忙的齿轮
风驰电掣
滑向
海和都市，
秋天里
捧着野兔的
男孩，
孤僻
如一株蓟草，
坚硬
如火石，
在那里
向汽车
废气
举起
一只手，
没有人
慢驶。

山脉
呈灰褐色，
山
是被追猎的
豹的色调，
紫色
是

静寂，
而两颗
黑钻石的
火炭，
是
捧着野兔的男孩的
眼睛，
两把
刀子竖起的
尖端，
两把黑匕首，
是男孩的
眼睛，
迷失
在公路上
无际的
秋天里，
献出他的野兔。

木 香 颂

黄昏，星子在寒气中
亮起来的时候，
我打开门。
海

在黑夜里
奔腾。

阴暗的屋子
里面的木头
散发浓郁的
香气，
犹如伸出一只手。

看得见的香气
似乎
是一棵
活的树。
似乎还在震动。
像衣服一样
看得见。
像一段枝柯一样
看得见。

我走进
笼罩着
氤氲的
幽暗
屋子
之中。
远处
天上

点点星火
像磁石，
木头的气味
触到
我的心
像一把指头，
像一朵茉莉，
像某些记忆。

不是松树
尖锐的气味，
不是，
不是
裂开皮的
郁加利树，
也不是
葡萄园
青翠的
香气，
而是
更幽秘的，
因为那香味
只能够
闻一次，
仅仅一次，
在世上所有看得见的物件里，
在我自己的

屋子，夜里挨近冬天的海上，
大地割出的心，
更深处的玫瑰
香
在那儿等着我，
某些
像风暴中的海浪一样
汹涌扑来的
东西
渗进我，
当我打开
夜之门。

第三册颂歌(1957)

双重的秋天颂

每不停运动，而大地
永远静止：
严肃的秋天
在岸上
以死亡
掩盖
地上
不动的光，
可是
流浪的海，那海
继续活着。

它的
搏斗
没有
一点

一滴的
梦，
也没有
死亡
或者
黑夜：
所有
水的
机械，蔚蓝的
天穹，
嘶叫的
风
以它的
野花
为波涛
加冕，
一切
都像
公牛一样
充满
生机，
犹如
音乐的
火焰，
犹如
爱抚的
结合。

陆地上
秋天的
工作
永远是
阴沉的；
静止的
根，种籽
埋在
时间里，
空中
只有
寒冷的
花瓣，
朦胧的
叶香
溶化
成为
黄金：
一无所有。
树林里
一柄斧头
劈开
水晶树，
随后
沉入
黄昏，
而大地

戴上
黑色的
假面。

可是
海
不休息，不睡，不死。
夜间鼓起
它的肚子
折射
潮湿的
星光，仿佛黎明时的小麦，
生长，
悸动
并且哭泣
如迷途的
小孩
独对晨曦的
冲击，
像警醒的
大鼓一样
走动。
它所有的手都在动，
它无穷的结构，
长列的牙齿，
盐的、太阳的和白银的
活动，

全部
随着它注满的
源泉，
随着它
搏斗的运动
起落进退，
而陆地上
忧愁的
秋天
同时
经过。

海　光　颂

漫漫海光
又一次
从天坛子
泻下，
冒出浪花，
冒出沙，
整个海面
跃动的光，
像一次
剑和闪电的
搏击

炽热的盐发光，
天空发光，
巍峨
如君临水面的海塔。

哀愁
往那儿去？
胸怀敞开
变成
枝柯，
光在我们
心里
摇荡
朵朵罂粟，
在海的日子里，
凡是
纯粹的
都发亮，
波浪
抚爱的
石头，
打碎的
破烂
瓶罐，
水的
玻璃，
让星的

手指
磨得
柔滑。
发亮的
是
躯体，
男性的带盐味，
女性的
闪绿色，
小孩的
像海藻，
像
天上
跳跃的鱼；
如果
一扇关起的
窗，一件衣服，
一座暗山，
胆敢
贸然
玷污白色
明亮的泡沫会涌来，
伸出
光的长管，
用白臂膀，
用抹布，
用滑石和金浪，

用神奇的水花，
用许多许多百合花
攻击冒犯的
黑影。

光
在空间巩固威力，
是漫过我们却又
不留水迹的浪，是
宇宙的腰，
　　　　是不断
苏生的玫瑰；
每天
请绽放你的花瓣，
张开眼睑，
让你无比的纯洁
引伸我们的目光，
并且教我们一浪一浪
看海，
一花一花看大地。

老 诗 人 颂

他伸手给我
仿佛一棵老树

伸出一枝没有叶
也没有
果的丫枝。
他
写字的
手曾经拆解
命运的
千头
万绪，
如今
布满
岁月留下的
纹路。
他脸上干掉的
是
光阴的
手迹，
细致
凌乱，
似乎
所有的纹路标记
在他出生时
本来
已经带着，
只是如今逐渐
在空气里
显现。

深刻的长句，
在他脸上被岁月
分成章节，
问号，
神秘的寓言，
星号，
在他的灵魂
悠长的孤独中
被诗的精灵忘掉的一切，
还有从星空
降落的，
都写在他的
脸上。
衰老的
吟游诗人从来
不曾用纸笔
向丰饶的
生活的河，
或者向爱读他的诗的
无名神祇
换取报酬，
而此刻
在他颊上，
整个
奥秘
冷冷地

列出
启示的
代数式，
渺小的
永远
卑微的
事物
在他额上
留下
最深邃的
手稿，
然后
移向
他
瘦得
像流浪水鸟的尖嘴巴
一般的
鼻子，
让飘泊生涯和风波
带来
陌生土地的
讯息。

只有
他的眼睛
像
分不开的

两颗石子，
两粒
海玛瑙
在那里
挣扎，
只有透过它们
才看得见熄掉的
火，
诗人
手里
一朵玫瑰。
如今
衣服
宽大了，
似乎他住在
一所
空的
房子里，
他整个
身体的
骨头挤着
皮肤
撑起，
骨头
造的，
触目惊心的
骨头，

一株瘦小的
树，到底还是骨头，
诗人是
熄掉的火，
灭于雨的
草书
和滔滔不绝的
时间之瀑。
我们在那里分手，让他
快步走向死亡，
仿佛
去黑暗的公园赴约
等另一个几乎同样
赤裸的人，
然后手拉着手
一同
走向
颓败的寝房
安息，
正如我们将来
每个人一样
安息：
握一枝
枯萎的
玫瑰，
在
一只

同样枯萎
化成尘土的
手里。

遐 想 集 (1958)

多 久

人到底活得多久？

一千天还是一天？

一星期还是几百年？

人要花多少时间死去？

“永远”是什么意思？

困于这些问题。
我决定把事情弄清楚。

我去找饱学的牧师，
等候他们礼拜完毕，
看着他们分头去

朝见上帝和魔鬼。

我的问题叫他们厌烦。
他们自己也懂得不多，
他们只是管理员。

医学界的人接见我，
在一次诊病和另一次诊病之间，
两手各执外科手术刀
浸透了金霉素，
一天忙似一天。
据我听懂的意思，
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大量杀死微生物，
它们之消灭可以论吨计，
而在于尚有少数生存
并且显示凶象。

他们把我吓坏了，
只好去找掘墓人。
我跑去河边，他们在焚烧
化过妆的肥大尸体，
瘦骨嶙峋的死人，
满身铺上
唬人的鳞片的皇帝，
突然被霍乱症
杀掉的妇女。

那地方挤满死人
和灰色的专家。

我觑着机会
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
他们提议替我火化
他们只懂得这个。

我家乡的掘墓人
喝着酒回答我：
“去找个结实的姑娘，
忘掉这种傻事。”

我从未见过这么快活的人。

他们举杯唱歌
祝福健康也祝福死亡，
他们是了不起的两面派。

我走遍整个世界
老了，回自己的家。

我不再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

可是我所知的愈来愈少。

静 一 静

让我们从一数到十二
然后大家静一静。

让我们试一次，在地球上
住口不讲任何语言，
安静一秒钟，
让我们停止动手。

想必是神妙的一刻，
不慌不忙，没有机车，
在瞬息的不安之中，
让我们互相靠紧。

在寒冷的海上
让渔夫停止捕杀鲸鱼，
让采盐的人
看看自己劳损的手。

制造绿色战争的人，
制造瓦斯弹烧夷弹的人，
赶尽杀绝的胜利者，
让他们换上干净衣裳，

什么都不干，只跟兄弟们
去树荫下散步。

别误会，我并非
要求无所事事：
我只要求生活，
我不要跟死亡打交道。

即使我们不能同意
改变自己的生活，
总可以试一试什么也不干，
也许片刻的深沉静默
能够暂时消除这种悲哀，
这种无尽期的隔膜
和互相取命的恫吓，
也许大地会教我们领悟
当一切似乎已经死去，
其实却还活着。

现在我要数到十二，
等你们静下来，我便走。

恐 惧

所有的人都劝我练跳，

做体操，踢足球，
跑步、游泳、飞行。
那很好。

所有的人都劝我休息，
为我约见医生，
用怪异的眼光看我，
怎么一回事？

所有的人都劝我旅行，
劝我来劝我去，劝我停止旅行，
劝我死，劝我不要死。
没有关系。

所有的人都看出
我的内脏有问题，受到
可怕的辐射冲击，
我不同意。

所有的人都用尖锐的叉子
挑剔我的诗，
无疑是想挑出苍蝇。
我害怕。

我怕整个世界，
怕冷水，怕死。
像一切凡人一样

迫不及待。

因此，在这些短促的日子里，
我不要考虑这些问题，
只想打开自己关起自己
跟最险恶的敌人
巴勃罗·聂鲁达在一起。

一日之内多少事

在一日之内我们会见面。

但一日之间也有许多事情发生，
街上有葡萄出售，
番茄换了皮，
你爱慕的女郎
以后不再上班。

邮务员忽然换了人，
信件跟从前不一样，
叶子转金黄色：
这棵树阔起来了。

谁知道老得起皱的大地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火山比昨天多了，
天上出现新的云，
河换了姿势流动。

还有那么多新建设！
论千论百的公路和大楼，
像船一样小提琴一样的
纯净精致的桥，
都让我行了揭幕礼。

因此，当我向你招呼
并且亲你花瓣般的嘴唇，
那是用不一样的嘴唇
亲不一样的吻。

祝福你，我的爱，祝福一切
落下的和升起的。

祝福今天和昨天，
祝福前天和明天。

祝福面包和石头，
祝福火和雨。

祝福转变的，新生的，成长的，
祝福耗掉自己又苏生的亲吻。

祝福我们取自空气
和取自泥土的一切。

当我们的生命萎谢
至只余一撮根须
而天风亦冷如憎恨。

那时便让我们换掉皮肤，
指甲、血、眼神，
你吻我，我便上街
一路叫卖阳光。

祝福黑夜和白昼
以及灵魂的四个驿站。

V.①

我为亡友受苦，
他是个好木匠，跟我一样。
我们一道走过高原和市街，
度过战争，经过悲哀穿过石头。
跟我一起，他的眼光
放得多宽，一把闪光的骨头，

① 塞萨·瓦列霍(Cesar Vallejo, 1892—1938)，秘鲁诗人，西班牙内战时的反法西斯战士，流亡巴黎时去世。

他的微笑是我的食粮，
我们停止见面而他继续掘地洞
直至被人赶进去埋掉。

从那时开始，
生前追猎他的人
便不断打扮他摇撼他，
为他装饰而不让他瞑目安息，
可怜的沉睡的人
被他们用荆棘武装起来
抛出来击杀我，
看谁更硬朗——我可怜的亡友
还是我，他活着的兄弟？

现在我要讲出真相
而没有人了解这种凄楚，
这种苦涩的养料：
这需要一个伟大的人，
而那人永远不再微笑。
他已长眠，没有人听我说，
他们不能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在死亡的疆域里，
他已经完成任务
而我有自己的工作，
我们只是两个谦卑的木匠，
我们有互相尊敬的权利，
有生的权利和死的权利。

单性生殖

向我提意见的人
一天疯似一天。
幸亏我没有理会，
于是他们去了另一个城
一同住下来，
不断交换帽子。

他们是受敬重的人物，
政治学识丰富，
我每种缺点
都教他们伤心，
以致白了头发，长了皱纹，
放弃吃花生米，
在一个忧郁的秋天里
终于神智不清。

如今我不知道怎样做人，
该放任呢还是庄重，
该继续向他们请教
还是责备他们疯狂。
周围的枝枝叶叶
使我不由自主，

不知道该进还是退，
该行还是止，
买猫还是买番茄。

我会设法弄清楚，
挑不该做的事去做，
以便肯定
使我迷失的路，
因为，如果我没有过失，
谁会相信我的错误？
如果我一直精明下去，
谁也不会注意我。

不过，我会尽力改变：
打招呼要格外留神，
全心全意
重视仪表，
直至完全符合
各人的是非要求：
直至我只为别人生存。

然后，假如他们让我安静，
我会变成另一个人，
换掉皮肉，
等到有了新嘴巴
新鞋子、新眼睛，
等到完全改变到

没有人认得的时候，
依旧还画一样的葫芦，
因为没有别的本领。

许 多 我

有那么多的我，那么多的我“们”，
想找出其中一个竟那么难。
都在衣服下面失踪了，
到另一个城去了。

一切准备妥当
让我表现聪明才智的时候，
一个藏匿着的傻瓜
却拿走我口里的话。

有时，跟社会名流
一起睡觉的时候，
想唤出勇敢的我，
却跑来一个陌生的懦夫
用我的形骸安排
一千种周密的预防措施。

如果有一座精致的房子着火，
应召而来的，竟然

不是消防员而是纵火者，
也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
该怎样认出我？
该怎样安置我？

我读过的书
都歌颂光芒四射，
永远充满自信的英雄；
委实叫人妒忌得要死，
在电影的枪林弹雨中，
一向羡慕骑兵，
一向崇拜骏马。
可是假如想召唤勇士，
来的还是那懒惰的我，
所以不知道到底谁是我，
也不知道现在或将来有多少个我。

最好按一下铃便能够
唤出真正的我，
因为如果我需要我，
我便不该失踪。

我写字的时候是不在场的，
我回来的时候又早已走了；
走去看别些人
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
是不是像我一样有那么多自己，

容貌是不是一样相肖，
弄清楚之后
便好好认真学习，
将来可以讲地理
去解释我的问题。

牧　　歌

我复写山脉河流云彩，
我摇起笔杆，记录
高飞的鸟
或忙于缫丝的蜘蛛，
一心一意：我是空气。
无垠的空气，麦子在此摇曳，
飞翔、无定向的
落叶、湖里
静止的鱼的圆眼，还有
穿云的雕像，
淅沥的雨推动我。

我只见夏天的
透明，我只歌唱风，
而历史乘着节日的花车
收集奖章和尸衣
走过了，我独自
留在春天里，除河以外一无所觉。

牧童，牧童，难道你不知道
他们在等你？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在这水之湄，
在劈拍燃烧的蝉鸣里，
我必须等我自己，一如他们等我，
我要看自己走来
而终于体会那种感觉，
等到我抵达等待自己的地方
便让自己笑死并且入睡。

苍蝇飞进合拢的嘴巴①

红宝石为何随时
以烈焰自焚？

玉矿石的心为何
呈蜜黄色？

玫瑰为何喜欢
变换梦的颜色？

翡翠为何冰冷
如溺死的潜艇？

① 即胡言乱语之意。

天为何褪色
于六月的星光下？

蜥蜴往何处
为尾巴买新油彩？

何处的地下火
使石竹花复活？

盐自何处取得
透明的目光？

煤在何处入睡
而变成黑色升起？

猛虎在何处，何处
买哀悼的环带，金黄的环带？

忍冬花何时开始
体会自己的芳香？

松树何时陈述
它馨郁的结论？

柠檬何时学得
太阳的教理？

烟何时学会飞行？

根何时互通心曲？

水如何寄居于星？
蝎子为何有毒？
象为何敦厚？

海龟有何心事？
阴影隐没于何处？
雨反复唱什么歌？
鸟去何处死亡？
树叶为何青翠？

我们懂得太少
而推想得太多，
我们学得如此缓慢，
因此只能发问，随后死亡。
倒不如把骄傲
留到万灵节
给阴司冥府，
在那地方，当风吹过
你头骨的窍穴，
自会为你揭露一切奥秘，
向你生前的耳窝
低声细说真理。

秋天的遗嘱（选段）

诗人回答一些善意的问题

有人问过
为什么我写的东西那么费解，
这问题可以拿去问黑夜，
问矿石，问树根。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直至后来，直至
两个没有心肝的人
攻击我，诋毁我的简陋；
流水是这样回答的，
而我唱着歌走了。

分配他的痛苦

留给谁呢，
我血管里涌流的
那么浓的快乐，
天赐给我的
在世与不在世的丰饶？
我原是一条长河，有许多
声音清脆的硬石子，
充满黑夜明朗的喧哗，
充满白昼黑暗的歌声，
无所求的欢乐，
海上一匹孤单的马，

一部织风的布机，
这么多又这么少的东西，
我能留给谁？

分配他的欢乐

我要把所有的悲愁
留给使我受苦的人，
可是我已经忘记他们是谁，
不知道该把它们留在哪儿，
假使留在树林里，
它们便会像蔓藤一样：
叶子冒出地面
长得跟你一样高，
在你头上或者半空中，
为了叫它们停止生长，
只好换掉春天。

否定仇恨

我走近过仇恨的边沿，
那是要命的寒热病，
是叫人晕眩的念头。
仇恨是一尾剑鱼，
在水里是隐形的，
而一旦现身，
剑刃上便有血迹：
透明使人失去防卫。

那末，为什么要恨
那些恨我们的人？

他们在水底下
窥伺着守候着，
佩了剑和调味瓶，
蜘蛛网和陷阱。
这不是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不是传道也不是缝衣服，
只是仇恨已经输了：
是毒品市场里
掉落的鳞片，
而同时太阳升得那么高，
而人努力工作
去换取面包和酒。

诗人谈到他的转变
并重申对诗的信念
作为结语

经过许多次诞生，
我得到咸的经验，
像海洋生物一样。
远祖在天上
而归宿于地球。
我不知道将来
会去什么世界
或者是否继续活着。
当一切事情安顿下来，
我在这里立下遗嘱，
留下我航海的遐想，
不论读它多少遍
也不会悟出什么道理，但说明
一个清醒而糊涂的人，

一个带雨的快乐的人，
一个精力旺盛又充满秋意的人
在不断运动。

如今我要转去纸页背后
而仍旧不会消失：
我将跃入透明
在天上游泳，
随后再度生长
直至又轻又小，
足以让风吹走，
再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醒来时也不在世上：

此后我将默默唱歌。

出海与回航(1959)

破 烂 颂

屋子里
各种物件不断打碎，
似乎受到无形的
志愿破坏者怂恿；
不是我的手，
不是你的手，
不是硬指甲的
女孩，
不是行星的脚步；
什么也不是谁也不是，
不是风，
不是橙色的正午
也不是地球上的黑夜，
不是鼻子不是臂肘，
不是宽阔的臀，
不是足踝

或者空气；
盘子裂了，灯歪了，
花瓶一个一个
跌倒，
丰饶的十月
厌倦了紫罗兰
而布满艳红，
而另一种空白
在整个冬天里
旋转旋转旋转，
直至只剩下花瓶的
碎片，
破烂的记忆，发光的尘。

时钟的
响声
是
我们生活的噪音，
光阴
秘密的
线
把时辰
逐一串连
成为蜜，成为静寂，
成为生活和工作，
甚至时钟
也翻倒

让它柔软蔚蓝的脏腑
在碎玻璃之间扑动，
它丰满的心
给打开了。

生活不断磨着
玻璃、旧衣服，
磨成粉，
研碎
形体，
通过时间考验的，就像
海里的小岛或船，
迟早毁于
四面埋伏的风险
和无情的波涛。

让我们一举而彻底收拾它们，
时钟、盘子、冰刻的杯，
装满一袋，把我们
这些宝物带给海；
让这些家当沉入
可怕的巨浪，
让它们像河水一样发响，
让它们砸碎，
让海耐心的潮汐
从新组织
这些废物，

它们是自己耗掉的，
与人无尤。

钢 琴 颂

音乐会里
让穿礼服的掘墓人冷淡了，
钢琴是忧郁的，
后来它张开嘴巴，
鲸的嘴巴：
琴师走进钢琴
乌鸦一样疾飞，
象一颗
银石子
或者一只手
落进
隐秘的
水池：
温柔
如雨水
流过钟，
亮光洒落
幽深的屋子
一粒翠玉堕下深渊
扬起浪声，
夜，

草原，
露珠，
高空的雷声，
玫瑰花的结构高歌，
静默环绕黎明的乳汁。

死的钢琴
于是诞生音乐，
灵柩里
河神的
葬衣升起，
而钢琴、钢琴家
和音乐会
从它的齿沿
沉向湮没，
而全部响起来
奔流的元素，
纯粹的规律，澄澈的钟楼。

然后，那人离开
他的音乐树。
落下来，像
迷途的鸦
或者疯癫的骑士；
钢琴闭上它鲸的嘴巴，
而钢琴家转身
走向静默。

猫　颂

有些动物
并不完美，
长尾巴，愁眉
苦脸，
一点一点
凑合起来，
造出自己的风貌，
找到斑纹，仪态和羽翼。
而猫，
只有猫
长得完美
而且尊贵：
生来完整无缺，
独来独往，知道自己要什么。

人希望自己是鱼和鸟，
爬虫想得到翅膀，
狗是投错生的狮，
工程师要作诗人，
苍蝇跟燕子学习，
诗人努力模仿苍蝇，
可是，猫

只想做猫，
猫是彻头彻尾的猫，
从胡子到尾巴，
从预感到活耗子，
从黑夜到它金黄的眼。

什么都比不上
它一体的和谐，
月亮没有
花也没有
它那种结构：
独一无二的东西，
像太阳或者玉，
它的轮廓是弹性的线条，
结实而柔和
如船的前舷。
它的黄眼睛
只有一线
缝
漏出夜的金币。

啊，没有子民的
小皇帝，
没有领地的征服者，
客厅的老虎，
情欲屋顶上
天生的酋长，

你在雨天里
要求
恋爱的风，
你走路的时候，
四只纤足
蹑着
地面，
嗅着，
不肯信任
尘世的东西，
对于无垢的猫脚，
一切
都不够洁净。

啊，屋子里独立的
食肉者，黑夜
骄傲的象征，
爱睡，敏捷
而孤僻
深奥的猫，
住宅里的
秘密警察，
无匹的
丝绒造的
徽章，
你的行动
绝对

不含糊，
也许不算神秘，
你熟识整个世界，关心
最没有秘密的住户，
也许大家都相信，
相信自已是
猫的主人，猫的
叔伯、伴侣
和同事，
是自己的猫的
门徒或者朋友。

我可不。
我不相信。
我不了解猫。
我所知的只限于生活和它的半岛，
海和没有数目的城，
植物，
遗传及其变异，
算术的乘法和减法，
世上的火山漏斗
鳄鱼虚伪的甲壳，
消防员被人漠视的好心，
祭司蓝色的还原返祖，
可是我不会分析猫。
我的理智对付不了它的冷淡，
它的眼是金黄的数码。

象　　颂

纯洁的巨兽，
圣象，
永恒森林的
动物之圣，
力的本体，
优美
而匀称，
一个
皮革的
宇宙。
坚固的
象牙，柔滑
宁静
犹如
月亮的肌肤，
小眼睛
用来看，不为给人观赏，
铜号
演奏家，
通讯的
号角，
随身

携带
水管的
动物
喜欢
保持
清洁，
活动起重机，
森林的电话，
行动
如此安详
摇曳着
陈旧的包袱，
树皮一样的
绉袍子，
褪落的
裤管
和小尾巴。

别弄错了。
温柔的森林巨兽
不是小丑
而是长老，
绿光的长老，
大地
纯洁的
老祖宗

一切繁殖
无厌的
贪婪，
私欲
和大多数
毛皮类，
雨的种种
风土常规
包围过
象的
王国，
而它
用盐
和血
默默保卫
自己的族类。

有鳞的兽，
蜥蜴狮，
山鱼，
千齿巨人
都败倒了，
毁灭了，
变成沼泽的绿霉，
饲养
馋嘴的苍蝇
和狠毒的甲虫。

大象屹立着
摆脱了恐惧。
几乎是植物性的，青天上
暗沉的高塔，
以嫩叶，水和岩的
蜜汁
哺育后代……

十四行情诗一百首(1960)

晨 第九首

浪拍打倔强的石，
击散澄明而植入它的玫瑰，
海圆周收缩成为枝柯，
成为一滴盐的蔚蓝而落下。

啊，灿烂的木兰，毁于水沫，
魅人的旅客死去而开花，
反复出现，反复消失：
粉碎的盐，眩目的海流。

你和我，我的爱，让我们封起四周的静寂，
而海逐一摧毁它无尽的立象，
推倒它愤怒的白塔。

因为，在漫漫水波和漠漠黄沙
交织成的网眼里，
我们珍藏起无比深情的苦恋。

第二十九首

你来自南方贫穷的屋子，
来自地震与酷寒的荒原，
那儿的神旋转着走向死亡，
教会我们向粘土讨生活。

你是黑粘土造的小马，是黑泥
造的吻，我的爱，是粘土造的罂粟，
是黄昏的鸽子在路上拍着翅膀，
是箱子装满我们童年的眼泪。

小宝，你保存着贫穷的心，
熟识沙石的贫穷的脚，
以及你不常有面包糖果的嘴巴。

你来自贫穷的南方，那是我的灵魂的故乡：
你的母亲依旧在天上跟我的母亲
一同浣衣。我为此选你作伴。

午 第四十首

青色的是静寂，潮湿的是光，
六月颤动如蝴蝶，

在极南的边际，玛蒂尔德，
你从海和岩石走来，跨过日午。

你来时怀着铁的花朵，
抱着南风摧残了又忘掉的海藻，
你的手让海盐磨损
却依然白皙，提着沙的麦秆。

我爱你纯洁的礼物，你石一般细致的肌肤，
爱你指端阳光璀璨的指甲，
爱你含满欢乐的嘴唇。

可是，为了我悬崖旁的屋子，
请赐我静寂的痛苦规律
以及沙上被遗忘的海市蜃楼。

黄昏 第六十首

谁要伤害我，一定也伤害你，
对我的恶毒打击
透过我的工作如一张网
在你身上留下锈迹和悲愁。

在灿烂的月光下，我的爱，我不要看到
你额上有别人对我仇视的痕迹。

我不要别人的怨恨在你梦里
遗下无用的刀剑冠冕。

我走动的时候，背后总有敌意的脚步，
我笑的时候总有丑恶的鬼脸模仿我，
我唱歌的时候总有妒忌的咒骂嘲讽。

这是生活，我的爱，是生活的阴影：
是我脚跟后空荡的衣衫
犹如带着血污笑脸的稻草人。

第七十八首

没有永远的否，没有永远的是。胜利
在沙上留下消失的脚印。
我是穷人，天生要爱自己的同类。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爱你，我不传递也不卖荆棘。

也许有人知道我没有造过染血的
皇冠，知道我不喜欢诡计，
知道我确实以灵魂注满海潮。
我用鸽子补赎丑恶。

我不说“永不”，因为昨天
和今天与明天的我并不一样。

我以多变化的爱矢言真纯。

死亡只是遗忘的石头。
我爱你，吻你口中的幸福。
让我们捡些木头。让我们在山上生火。

夜 第八十六首

南十字，啊，青磷的车轮草，
你的美此刻射出四重的吻，
穿过黑暗和我的帽：
月亮在寒气中圆了。

从此，跟我的爱和我的恋人一起，啊，水蓝的
金刚石，天的宁静，
明镜，你出现而夜以你的
四个酒窖丰满自己，有酒的震荡。

啊，纯净精美的银鱼悸动闪烁，
绿十字，黑夜明亮的香芹，
镶在浑凝的天空里的萤火，

来我这儿憩息，让我们一同闭上眼睑，
与人间的黑夜同睡片时。
在我身上点亮你四个数的星光。

第九十首

我想象自己死去，感觉寒气逼近，
我把残余的生命交给你：
你的口是我尘世的白日和黑夜，
你的肌肤是我用亲吻建造的共和国。
马上便结束了，书，

友谊、辛勤累积的宝藏，
我们造给自己的透明房子：
全部消失了，除了你的眼。

在我们充满忧患的一生，
爱是愈涌愈高的浪，
可是，唉，死神走来敲门的时候，

我只有你的目光充实一切空虚，
只有你的澄明填补中断的生命，
只有你的爱挡住阴影。

智利的石头(1961)

獅

一头大獅从远方来：
大得就像静寂，
它渴，它嗜血，
它的躯壳
像屋子一样藏着火，
焚烧如同俄索诺的山。

只有孤独跟它作伴。
它吼叫，因为寂寞和饥饿：
吃得到的只有空气，
泛过海岸的波浪，
冰冷的海萵苣，
颜色像鸟的空气，
喂不饱肚子的粮食。

悲哀的獅从别个星球来，

被汹涌的潮水
冲上黑岛的岩石，
冲上盐的半岛，
一无所有，除了空的嘴巴，
派不上用场的利爪
和毛掸子一样的尾巴。

凶猛的样貌
是笑柄，它知道，
随着岁月流转，
它赧然长出皱纹。
懦怯使它变成
更加傲岸，
而它继续衰老，像一头
马戏班的狮，
变成庭院和花园的
装饰品，
直至它禁不住藏起悲伤的脸，
定睛看雨，
默默耐心等待
石头灰色的公义，
等待地震的时刻。

海　　龟

海龟

爬行了
多少岁月，
它的
古老的
眼睛
见尽
多少沧桑，
海龟
咀嚼
海洋
最深处的
橄揽，
海龟游过
七个
世纪，
经历过
七千个
春天，
海龟
背着壳
抗御
暑气
和寒流，
遮挡
电光和波浪，
镀银的
黄色

海龟
有深沉的
琥珀
斑点
和食肉者的脚
海龟
在这里
停住脚步，
不知不觉
睡着了。
已经
老得
麻木了，
忘掉如何
眷爱海浪，
硬化
如一块铁板。
看过
这么多
海、天、时间和土地，
它闭上
眼睛
入睡
成为另一块
石头。

石上人像

我的确认识他，那么多年
跟他一起，跟他黄金和岩的本质一起度过，
他是个疲倦的人：
在巴拉圭，他丢下父母，
丢下子侄，
丢下妻舅，
丢下房子和母鸡，
丢下翻开的书。
他们来叫门。
他开门，便给警察带走，
他们拷打他
直至他吐血，从法国到丹麦，
到西班牙到意大利，四处流徙，
然后去世，从此我再见不到他的脸，
听不到他深沉的静默，
有一次，在风雨之夜，
当雪织出
洁净的袍子披上山脊，
我在马背上遥遥
望见我的朋友：
岩石是他的面孔，
他的侧影迎向暴风雨，
风在他鼻子里打断

被迫害者长长的吼叫：
流放的人在这里停下：
变成岩石，在祖国安居。

旅　　人

石头没有那么多忧思。
黄金栖身于此，
还有行星的种籽，
有深海的钟，
钢护手，时间
和紫水晶的婚姻：
里面是欢笑的红宝石，
以电光哺育自己。

因此，旅人啊，当心
路上的灾祸，
当心墙的玄秘。

我付出好大代价，才知道
生命并非完全向外，
死亡亦非完全向内：
光阴用水和石头
写没有收件人的信，
谁都不许知道寄书人，
谁都不许看懂。

典礼之歌(1961)

曲终人散 第 一 首

这是三月的第一个雨天，
燕子在雨中跳舞，
海再度摆上桌子，
一切都依照波涛的安排，
以后亦必如此。

以后亦如此，可是有一天
无形的我，却困在真正的阴影里，
再不能带着
臂膀、手、脚、眼、智慧回来。

第 七 首

未了的责任犹如未止血的伤口

或者初起的寒风，逼来
把我们变成军人变成战士的
声音和步伐，而桌椅和调羹
却以说不出的温柔呼唤我们，
激战中听见杯子的碎声。
可是没有退路！我们已经选择了，
天平两边只有
我们理智的重量
以及我们用光开拓的路：
人踏过我们的造物，
生命便在这可怜的骄傲里，
是经过组织的光华。

第 十 二 首

白水沫，岛上的三月，我见
浪打着浪，打散白色，
无底的大海满泻，
庄严的鸟群徐徐飞过，
划破静止的天空。
黄色来临，
月份变换色调，海上
秋天的胡须长了，
而我的名字还是巴勃罗，
还是从前的我，

有爱，有怀疑，
有负债，
也有整个海洋
和它造浪的工人，
有这许多风暴吹我
向未诞生的国度：
我来我去，随海波流过许多疆土，
我熟悉
多刺的方言，
硬鱼的牙齿，
高纬度的冰寒，
珊瑚的血，沉默的
鲸之夜。
从一地到另一地，我渡过
海口和难忍的荒原，
我不断回航，寻不到安宁；
没有根，我能说什么？

天变 第十首

恐惧像新生的皮肉裹住骨骼，
以夜的皮肉裹住血，
脚掌下地球转动：
你头上长的不是毛发，是硬爪子一样
直竖的恐惧，

你见到的不是破烂的街道
而是心里坍倒的墙，
是无穷的绝望，城
又一次崩陷，在你的静默中只听见
洪水汹涌，而溺水的
马在你死亡中奔驰。

第 十 三 首

在我潮湿的翅膀下，孩儿啊，睡吧
动荡黑夜的苦难百姓，
智利人在惊怖中死去，没有姓名，
没有鞋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学问；
此刻让我们在雨中铺开
斗篷，面对死亡，在我的翅膀下，
在完全黑暗中入睡直至醒来：
敌意的大地是我们永恒的债务，
我们必须张开手和眼，
去点数死亡和诞生。
一切灾祸都可以用针补救，
缝衣妇一样，一针一针缝起时间，
在伤疤上绣出红玫瑰，
如今我们会有新的岛和火山，
新的河和刚诞生的海洋，
如今让我们重新生活：活下去，

让我们在脸上挂起浮出水面的微笑，
让我们捡起遗下的帽子和死去的名字，
让我们再穿上男男女女赤裸的衣裳：
让我们筑墙，造门建城：
让我们重新相爱并且铸钢：
让我们重新建设战栗的家乡。

重见洛特蒙[1] 第二首

我在乌拉圭结识他，那时我还小，
总在七月的六弦琴里游荡，
那是战争和烽烟的日子，
河流汹涌，洪水泛滥。
没有多少时间让他诞生。
一次又一次，他被迫回头，克服欲望，
走向自己的根源，当血和鼓声
敲门，他终于来临
而蒙底维弟奥②像豹眼一样燃烧，
那是动荡的年代，深紫色的，
像刺客残旧的篷帐。
悍猛的风从森林
带来焚草的混浊气味。

① Le Comt de Lautrémont (1847—1870)，出生于乌拉圭的法国诗人，原名杜卡赛（Isidore-Lucien Ducasse），人称为超现实主义之父。
② 洛特蒙的出生地。

破烂的步枪在河岸上
沉入水和子夜
而变成六弦琴，风
吹出船歌的呜咽和亲吻。

第 五 首

我们从小孩身上发现奥秘，
他留下的是零碎的歌，
悲哀的小船的黑翅，
我们今天才了解他黑色的方向。
他的言语给领悟了。
每个影子后面都有一株小麦。
每只无光的眼都有瞳仁。
玫瑰在荣耀的园地。
希望升于刑场。
爱溢出满满的杯子。
责任是木的亲儿。
露水赶去迎接树叶。
善比星子更多眼睛。
光荣没有徽章也没有堡垒。

全 权(1962)

海 洋

比水波更纯粹的躯体，
盐洗刷海岸，
而明亮的鸟
飞着，在地上没有根。

海

一个整体，可是没有血。
一个爱抚，死亡或玫瑰。
海溶合了我们的生命，
独自攻击，泛开，日里夜里
在人里在动物里唱歌。
它的本质是：火和冰；运动。

行　星

月球上可有冰石？
可有黄金水？
秋天是什么色调？
日子是否彼此连接
成为一束
乱发？有多少事物
——纸、酒、手、死亡——
从地球落向那远方？

它可是溺者容身之所？

小　夜　曲

我的手采撷虚无，
深奥的黑夜，星的家族，
比静寂更沉默的合唱，
月的声音，秘密的、纷乱的
白垩的梯形。
这是海之夜，第三度孤绝，
是一次振荡，打开门，张开翅膀，

无形的秘奥的子民
战栗着漫过河口。

夜，海的名字，祖国，根，玫瑰！

写给所有的人

我不能一下子告诉你
应该告诉你的一切，
原谅我，朋友，你会知道，
虽然听不见我的话，
我不曾哭也不曾睡，
你会知道我看不见你亦与你同在，
从许久之前开始，直至最后。

我知道有许多人揣测
巴勃罗在干什么？我在这儿，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小提琴，
随时准备唱歌，
随时准备舍身。

绝对不是离开任何人，
不离开他们，也不离开你，
如果你在雨中仔细倾听，

便会听见我正在
来或者去，或者徘徊。
而你知道我不能不走。

假使我没有把话说清楚，
不必怀疑，走的是我。
没有永不完结的静默，
到那时刻来临，请等着我，
让每个人知道，我正在
带着小提琴上街。

老 百 姓

那人，我记得，我上次见他
至今已有两个世纪
他不骑马也不乘车，只用脚
走路，
不管
有多远，
不带刀不带枪，
只有肩上的鱼网，
斧头或铁锤或铁铲，
从来不伤害同类：
他的行动无非对付水和土，
对付麦子，让它变面包，

对付大树，让它供给木材，
对付墙，让它开门洞，
对付沙，让它筑墙，
对付海，让它生育。

我以前认识他，至今忘不了他。
车已经裂成碎片，
战争毁掉门墙，

城镇变成灰，
衣服变成尘土，
他为我活下来，
还活在沙子里，
而以前却好像
一切都会长存不朽，除了他。

在来了又走了的族人中，
有时他是我父亲或叔伯兄弟，
或者可以说是，如果不，
也许是让水和土吞掉，
让机器或大树压死
而回不了家的人，
或者是棺木后面送丧的
没有眼泪的木匠，
像金属和木头，只有称号
而始终未曾命名的人，
是别人从高处俯视

蚁堆时望不见的
一只蚂蚁，
在他穷极潦倒死去
而双脚不再移动时，
他们看见从未见过的：
别的脚已经踏上他的足印。

别的脚还是他的，
别的手也是，
那人还活着：
似乎已经消失的人
再度出现，
还在掘地，
剪裁布料，身上却没有衣裳，
时隐时现，像从前一样，
走了却还在，
他从来没有坟地，
没有墓，他挥汗雕琢的
石头上也没有他的名字，
因此他来时没有人知道，
死时也没有人知道，
唯其如此，可怜的人才能够
再活一次而不受注意。

他便是那人，错不了，没有遗产，
没有牛没有旗，
在人堆里，

别人便是他，
自高处下望是地下土的泥灰，
皮革的赭，
是熟透的麦子的黄，
是矿坑底的黑，
在城堡里是石头的颜色，
在船上是金枪鱼的颜色，
在草原上是马的颜色：
谁认得出呢，
如果他是不可分解的元素，
以人形出现的泥、煤或海？

在他生活的地方，人的手
碰过的一切都会生长：
敌意的石头
被他的手
敲碎，
秩序井然转变
逐渐逐渐形成
房屋清晰的轮廓，
他的手造出面包，
开动火车，
让远近的地方住满人，
那些人长成了，
蜜蜂来了，
通过那人的创造和繁殖，
春天走进市集上

面包店和鸽子之间。

面包的父亲给忘掉，
他，长途跋涉，披荆斩棘，
开路筛沙的人，
安顿了一切，自己却消失了，
交出了生命，如此而已。
他走去别些地方劳动，随后
走向死亡，翻滚
如水里的石头；
死亡把他带去河的下游。

我认识他，我看见他沉落
直至完全消失，留下
他几乎认不出的街道，
和永远永远不会住进去的房子。

我回来看他，每天等着。

我看见他在棺材里复活。
在跟他相同的人群里
我认出他，
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荣耀。
我相信那人该在宝座上
穿漂亮的鞋子，戴着皇冕。

我相信造出这许多东西的人
该是全部物件的所有主。
造面包的该吃面包！

矿工该有光！

上镣铐的灰色人够多了！

失踪的苍白的人够多了！

再不让任何人来，除非他有统治权。

也不让任何女人来，除非她有后冠。

所有的手都该戴金手套。

所有阴郁的人都该有太阳的果实！

我认识那人，当我还办得到，
当我脸上还有眼睛，
当我口里还有声音，
我向坟场寻他，握住
他尚未化成泥的臂，告诉他：

“一切会过去，你会活着。

你点燃了生命。

你造出属于你的东西。”

谁都别为这个烦恼，当我
似乎孤单却并非孤单，
我并非没有同伴，我为全体讲话。

有人听着我而无所知觉，
但我歌颂的人，有知觉的人
会不断诞生而且布满全世界。

全　权

我写诗给纯粹的太阳，在可以唱歌的地方
给挤拥的街道，给涨潮的海唱歌，
只有留连的夜阻碍我，
可是被它打断的时候，我会收集空间，
收集阴影，慢慢享用。

夜的黑麦子生长，
我的眼观测草原，
从一个太阳到另一个太阳，我铸造钥匙：
暗中摸索门锁，
打开通向大海的破门
直至柜子装满水沫。

往往返返没有累倒我，
死亡的石头拦不住我，
在世与不在世都没有使我厌倦。

有时我想知道究竟从哪儿
继承了矿物的责任，
不知道是父亲还是母亲还是山脉，

着火的海洋有许多线，
我知道自己在追随在追随，因为我追随，
也知道自己在唱歌，因为我唱歌因为我唱歌。

我无法解释怎样
闭上眼而徘徊
于两股海底水流之间，
一股用它的枝柯把我举向死亡，
另一股为了让我唱歌而唱歌。

如此，我的构成是不在世的，
海以纯白的盐浪
冲击暗礁
而收回石子，
在死亡中包围我的，
也为我打开生命之窗，
而我在剧烈抽搐中入睡。
在明亮的光线中，我穿过阴影，

散　　文

林　光　江　禾
王小方　译

只要有爱，就值得活在世上*

许多年前，我沿着朗科湖① 向内地走去，我觉得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受大自然爱护的诗歌的天生摇篮。

天空从柏树高高的树冠之间露出来，空气飘逸着密林的芳香。一切都有响声，又都寂静无声。隐匿的鸟儿在切切低语，果实和树枝落下时擦响树叶，在神秘而又庄严的瞬间一切都停止了，大森林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期待什么。那时候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诞生的是一条河流。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但是它最初涌出的纯洁的、暗色的水流几乎无法看见，涓细而且悄然无声，正在枯死的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

千年树叶落在它的源头，过去的一切都要阻挡它的去路，却只能使它的道路溢满芳香。年轻的河流摧毁腐朽的枯叶，满载着新鲜的养分在自己行进的路上散发。

我当时想，诗歌的产生也是这样。它来自目力所不及的高处，它的源头神秘而又模糊，荒凉而又芳香，像河流那样容纳一切汇入的小溪，在群山中间寻觅出路，在草原上发出琤琮的歌声。

---

* 这篇是作者五十岁诞辰时在智利大学发表的演说。

① 朗科湖，在智利南部，位于安第斯山麓。

它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食粮。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

它把人们联结起来，而且在他们中建立起村庄。它带着繁衍生命的根穿过山谷。

歌唱和繁殖就是诗。

它离开神秘的地下，繁殖着，唱着歌向前奔流。它以不断增长的运动产生出能量，去磨粉、鞣皮、锯木、给城市以光明。它造福，黎明时岸边彩旗飞扬：总要在会唱歌的河边欢庆节日。

我记得在佛罗伦萨时，有一天去参观一家工厂。在厂里我给聚集在一起的工人朗诵我的诗，朗诵时我极其羞怯，这是任何一个来自年轻大陆的人在仍然活在那里的神圣幽灵近旁说话时都会有的心情。随后，该厂工人送我一件纪念品，我至今仍然保存着。那是一本1484年版的彼特拉克① 诗集。

诗已随河水流过，在那家工厂里歌唱过，而且已经同工人们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我心目中的那位永远穿着修士罩袍的彼特拉克，是那些纯朴的意大利人中的一员，而我满怀敬意捧在手里、对我具有一种新的意义的那本书，只不过是拿在一个普通人手里的绝妙工具。

我想，前来参加这个庆祝会的有我的许多同胞，还有一些别国的男女知名人士，他们绝不是来祝贺我个人，而是来赞扬诗人们的责任和诗的普遍发展。

我们大家在这里欢聚一堂，我很高兴。想到我的那些经历和写过的东西能使我们接近起来，我感到由衷的欣慰。确保全体人类相互认识和了解，是人道主义者的首要责任和知识界的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先驱之一。

基本任务。只要有爱，就值得去战斗和歌唱，就值得活在世上。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被大海和茫茫雪山隔绝的国度里，你们不是在为我，而是在为人类的胜利而举行庆祝。因为，如果这些高山中最高的山，如果这汹涌的波涛最激烈的太平洋波涛，曾经企图阻止我们的祖国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曾经反对各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文化的统一，现在这些高山被征服了，大洋也被战胜了。

在我们这个地处偏远的国家里，我的人民和我的诗歌为增进交往和友谊进行了斗争。

这所大学履行其学术职责，接待我们大家，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的胜利和智利这颗星辰的荣耀。

鲁文·达里奥在我们南极星的照耀下生活过。他来自我们美洲美妙的热带地区。他大概是在一个跟今天一样的天空澄碧、白雪皑皑的冬日来到瓦尔帕莱索的，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

今天，我向他那星星般的壮丽，向他那仍在照耀我们的晶莹的魅力，寄予我的全部思念和敬意。

昨夜，我收到第一批礼物。其中有劳拉·罗迪格带给我的一件珍品，我十分激动地把它打开来。这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的手稿，是用铅笔写的，而且通篇是修改的字迹。这份手稿写于1914年，但依然可以领略到她那笔力雄健的书法特色。

我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①那样的潜在的震撼力。

此刻，我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鲁文·达里奥都当作

①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诗人。

智利诗人来怀念，在我年满五十周岁之际，我想说，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我感激他们，感激所有在我之前用各种文字从事笔耕的人。他们的名字举不胜举，他们有如繁星布满整个天空。

林 光译

我拒绝咀嚼他人的理论*

埃尼奥·西尔维拉是出版家又是我朋友，他对我说，三位巴西诗友出色地翻译了我的这本诗集，我应该为它写几句卷首语。

这种情况，就像在一大桌宾客中间不得不站起来祝酒那样，真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我已经五十三岁，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诗，更不知道怎样为我所不懂的东西下定义。我也不可能就这种费解而同时又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向任何人提供有益的意见。

无论在孩提时还是长大成人后，我主要接触的是潺潺河流和婉啭鸣禽，而不是图书馆和作家。

我也肩负起诗人古已有之的天职：保卫人民，保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

这一点事关重大吗？我相信，这对古往今来所有写过诗、正在写诗和将要写诗的人来说，有同样的吸引力。爱，明摆着必然与这些相关，而且必然以其炽热的激情来飨读者。

我时常读有关诗的评论，但从来没有读完过。一些过分聪明的人立意遮暗光明，把面包变成炭，把话语变成螺钉。为了

* 这篇是作者为他的作品的葡萄牙文版所写的序言，该书出版于1957年4月。

使可怜的诗人同劳苦的亲人，同世上的同志隔绝，他们对诗人说出形形色色动听的谎言。“你是魔术师”他们一再对诗人说，“你是个最深沉的神明”。有时诗人们相信了诸如此类的货色，以为得到了一顶王冠，竟鹦鹉学舌起来。其实，这一流谄媚者是想把一个对他们有危险的领域——沟通人类的诗歌，从我们手里夺走。

像这样为了用诗行骗和把诗神秘化而炮制出来的连篇累牍的论文，我不但不看，还十分反感。这种论文使我想起某些极地部落的食品，这些食品由一些人长时间咀嚼后，让另一些人吞咽下去。我拒绝咀嚼他人的理论，但我要邀请所有的人跟我一起到智利南方的红栎林里去(我在那里懂得了爱这片土地)，到织袜厂去，到锰矿去(那里的工人都认识我)，或者到任何一个能吃到煎鱼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人类是否应该划分为自然的人和不自然的人，划分为现实主义者和幻想主义者；我认为只要把具有人性的人放在一边，把不具有人性的人放在另一边，这就够了。后一种人与诗是不相干的，或者至少与我的诗歌毫不相干。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我站在这张巴西餐桌旁边，大家要求我说几句祝酒词的时候，我又觉得说得太少了。我不拒绝说这许多话(因而打破了我不愿意写序言和献词的习惯)，是因为与巴西这一富有诗意的、广袤和深沉的国家有关，我爱她，而且她令我神往。

我是在南美南部，在冷雨浇淋下成长起来的。在那里，用智利南方人的话说，这种冷雨一年有十三个月浇淋着村庄、山峦和道路，甚至淋湿了散布在太平洋中的群岛，冻僵了凄凉的巴塔哥尼亚①，冰封了纯净的南极。

① 巴塔哥尼亚，阿根廷南部高原。

所以，阳光明媚的巴西在美洲地图上像只绿色巨蝶在展翅飞舞，她曾使我激动，使我遐想，去寻觅她那有神秘吸引力的踪迹。不过，当我发现她的人民温柔、强大而且友好的时候，这片难忘的土地便使我的心灵得到满足。

我怀着深深的爱把我的诗奉献给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林 光译

拉托雷、普拉多和我自己的踪迹*

我很少参加这一类活动，所以我事先了解了要我讲演的题目。我看到朋友们的建议中有两位杰出作家的名字，那便是佩德罗·普拉多① 和马里亚诺·拉托雷，两人都曾是这个系② 的成员，两人都永远地摆脱了尘世的烦恼。

这两个名字在我的记忆中引起了迥然不同的回响。

我从未与马里亚诺·拉托雷交往，我之所以赞赏这位擅于描绘、塑造我们祖国的大作家的才能，完全是凭着我的思考与判断。一个真正的民族作家是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可缺少的最纯粹的英雄。世事的变幻、作家为其劳动付出牺牲的程度、年轻一代急急忙忙强做出来的冷漠以及评论界的恶意、偏颇和浅见都不会改变这一事实。

我只认得拉托雷那张又瘦又干的脸，他常爱说些尖刻的话，但我并不感觉受了这些话的损害。因为在估价一个伟人的行为时，只有那种爱记仇的人才会把琐碎的小事、无谓的争论

---

* 这篇是作者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的演说，时为1962年3月30日。

① 佩德罗·普拉多(1886—1952)，智利作家。

② 指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

以及咖啡馆和街头的闲言碎语放在心上，而拉托雷正是一个伟人。只有在像他那样宽阔的胸膛上，才能写下我们祖国整个响亮的名字和各种各样的芳香。

马里亚诺·拉托雷的纯净的风格是为使我们回到我们国土的古老本质而做出的巨大努力。我虽处于社会全景的另一端，在语言和心灵方面有着不同的趋向，与马里亚诺·拉托雷的方法和表达方式相去甚远，但我仍不禁赞佩他的作品，那些作品并无神秘之处，却是我们国土的澄澈的投影和祖国摇篮的珍贵的藤条。

佩德罗·普拉多给我留下的却是全然不同、远为深刻的印象。普拉多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闪烁着才智的光芒而没有我所熟悉的那种外省人的拘谨之态的智利人。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旁征博引，人和事，风俗和景物，故事和推论，全都有条不紊地交织在他的谈话中。他的话机敏、深刻，以一种神奇的魅力筑起一座永远没有完结也永不会完结的奇妙的楼阁。

我来自南方的雨里，来自沉默寡言的寒冷地区。我青年时期习惯于无声的学习，所以普拉多的谈话，他对大自然那种使人陶醉的博大精深的认识以及他那无穷尽的充满哲理的阐发，使我懂得了人与人交往的可能性，懂得了才智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

对我来说，表达情感总是与孤独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我南方人的拘谨。我的父母、邻居、亲戚、朋友，全都寡言少语。我的诗必须不为人所知，必须远离它的根源。南方的青年除了眼前严峻的日常生活之外，绝不会在谈话中提到诸如"影子"、"神秘的颤抖"或是"消失的香气"这类词语。我只能将这一切关在我精神遨游的诗的小天地里——只要我在那与世隔绝的死一般沉寂的天地里能够写出诗来。我的笨嘴拙舌自然

不仅要归咎于气候、地区、广漠土地的影响，而且还要归咎于阶级差别的重负，普拉多很可能是活跃、独创的思想家与大资产阶级的风流倜傥相混合的产物。事实上，作为一代英灵之首的比我年长得多的佩德罗·普拉多，是在我那固执的孤僻与才智的巨大乐趣中间架起桥梁的至高无上的联结人，而他的身上随时随地都溢出这样的乐趣。

尽管如此，并不能说我喜欢普拉多创作和高贵人品的一切方面。无论是我，还是我的文友，从来不想扮演文学大棒的轻松角色。在我的青年时期，那种攻击传统的人已经吃不开，当然这种人以后还会反复出现。浸透作家心灵的那种共同的虚荣心使得作家们总想扼杀别人，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是迦里女神①及其专事扼杀的随从们的聚会上唯一活下来的被尊重的人。

我们这代作家对于前辈作家的的确确是欠了债的，因为他们那时真是慷慨之极。如果要在我自己的帐上记下我对我国三位伟大作家所欠的债，那数目也很可观。佩德罗·普拉多最先为我的第一本诗集《霞光集》撰文，那篇精湛而冷静的文字如海上的曙光，含义深刻而且充满预见。我国的评论大师(同时又是矛盾大师)阿洛内与我素昧平生，却借钱给我，使我那本处女作不致被印刷厂主随意糟蹋。至于我的那本《二十首爱情诗》，我要再次告诉大家，那是爱德华多·巴里奥斯②替我转给堂卡洛斯·乔治·纳西门托的，在巴里奥斯的竭力推荐下，堂卡洛斯把我叫去，用底下这句平平常常的话宣布我的诗可以出版："很好，我们可以出版您的小书。"

我不赞成佩德罗·普拉多的地方，是基于一种不同的生活

①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毁灭神湿婆之妻。
② 爱德华多·巴里奥斯(1884—1963)，智利小说家。

观念，即是说，几乎都在非文学方面。对于我来说，这要比一个个静止的问题重要得多。我们这代作家中的许多人把真正的价值看作是超越文学或是说不在文学范畴之内的东西，而让书本呆在它应有的位置上。我们更喜欢街头或是大自然，喜欢充满烟尘的贫民窟、令人震惊而又富于魅力的瓦尔帕莱索港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喧腾的工会会议。

我年轻时喜欢挥霍，憎恶窘迫的生活。我们料想普拉多必定会在俭朴的平静生活和尘世的巨大诱惑之间徘徊。佩德罗·普拉多是真正献身于崇高精神生活的人，但由于我不太了解他的私生活，也不想触及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无从知道他的烦恼了。

他在文学上的寻求有许多是消极的探索，而且几乎总是归于一个无法解决的疑问。在那个时期，我们受阿波里奈尔①和比他更早的沙龙诗人马拉美②的影响，不断地发表我们那种没有大写也没有标点的诗作。我们甚至比法国人更加时髦，连写信都不用标点。现在还可以看到我那时写下的没有一个句号和逗号的诗集《无限之人的企图》。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直到一九六一年，还有许多年轻诗人在模仿这种来自法国的过时的时髦。为了惩罚我自己的这种世界主义的倾向，我打算出一本只有标点没有字句的诗集。

不管怎么说，种种新的文学潮流都没有能动摇佩德罗·普拉多的那个由二十人组成的象牙之塔，他在其他人的光辉之上增添了新的光辉，因为谁都清楚，他一个人的才华便胜过十人。但他有一种内在的冷漠和一种隐居的倾向，这使他无法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使他的才思趋于枯竭。

① 阿波里奈尔(1880—1918)，法国现代派诗人。

② 马拉美(1842—1898)，法国诗人，象征主义的创始人。

西班牙散文创作方面的毕加索——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搅乱了伊比利亚半岛，这位魔法师造出一条浩淼的大河，把一座座城市连同被他收进犀利短文的一切废料、腐朽、过时的胸衣、名人的胡须、废话和姿态统统冲进大海。

接着，法国又传来了超现实主义。这股潮流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完美的诗人，却使我们听到了洛特雷亚蒙①在巴黎充满敌意的街头发出的哀嚎。超现实主义硕果累累，真该向它鞠躬致敬，它以一种灾难性的勇气随意移动塑像，在拙劣的画上戳洞，还给蒙娜·丽莎添上了她十分需要的两撇胡子。

超现实主义也没能使普拉多受到震动，他继续挖掘自己的井，井里的水却越来越混，他不会在井底发现天空或闪闪发光的繁星，他只能再次看到泥土。每口井的井底都只有泥土，这和航行归来的宇航员必定要回到地上、回到家里继续做人是一个道理。

普拉多的力作《一个乡村法官》的最后几章就已深深地陷入井里，被那黑糊糊的泥土，而不是井水，染得阴暗漆黑了。

如果把这个问题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诗歌中有一种形而上学倾向，这一点我既不否定也不十分重视。我不是从美学评论的观点，而是从创作和地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智利其他许多诗人的作品中，都能发现我们半球的这种孤独感，这些诗人中有：佩德罗·安东尼奥·冈萨雷斯、蒙达卡、马克斯·哈拉、豪尔赫·乌夫内尔·贝萨尼利亚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②。

---

① 洛特雷亚蒙(1846—1870)，法国诗人，著有超现实主义的圣经《玛尔陀萝之歌》。

②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著名女诗人，194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丁美洲获得这项文学奖的第一人。

这究竟是逃避现实、挖掘传统题目，还是受了我们的地质——动荡的火山、海洋结构——的影响？这个问题将不断引起争论，因为论文撰写者们正举着他们的望远镜和猎枪瞄准我们全体诗人。

但是，毫无疑问，有方向也罢，没有方向也罢，我们是这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块几乎未开垦的辽阔土地上的近乎孤独的主人公，由于我们过于活跃的自然环境以及昔日和今日的宗主国对我们的长期封锁而孤陋寡闻。

我国最优秀的作家总是以一种愤懑、悲伤或极度狂怒的感情来表现这种孤独和这种处境。

如果说他们的作品无法解决巨大的冲突，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正视这些冲突，而他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此缺乏认识。于是我们看到佩德罗·普拉多在语言形式方面的创新，比森特·维多夫罗①富有魅力而贴切的语言以及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粗犷而带有安第斯山气息的风格。

从所有这些缺点、矛盾、探索和迷惘中产生了我们的民族文学，其中当然不乏无限而必要的明澈，而我国的文学大师马里亚诺·拉托雷正是充当了这个不愉快的角色，以其清晰使我们汗颜。

在一个保留着殖民主义一切特点的国家里(这个国家的文化界无论在造型艺术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都靠欧洲的肺脏呼吸，靠欧洲的汗孔排泄)，必定会出现这种情形。一切强调民族性的企图都是一种反殖民主义的进程，必定会激起顽固、不自觉地维护历史依附状态的那些阶层的不满。

我们的第一位民族小说家是位诗人，就是阿隆索·德·埃

① 比森特 维多夫罗(1893—1948)，智利诗人，因创立创造派诗歌而著名。

尔西利亚①。他是个歌颂爱情的婉约诗人，一个全身心投入地中海激荡的浪花的诗人(阿佛洛狄忒②刚从那浪花中再生)，然而他的头，他那热恋着复兴的瑰宝和胜利地冲破西班牙的黑暗与顽梗的明亮光辉的头，却在智利找到了使他那炽热的高尚感情得到满足的食粮和令他赏心悦目的美好景物。

我们在《阿劳卡纳》这篇史诗中，不仅看到人们殊死斗争的惊天动地的场面，看到我们的祖先在难分难解的厮杀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临死前的痛苦，还能看到对我国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森罗万象的生动描绘。飞禽、草木、河流、小鸟、习俗、礼仪、语言、发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属于我们的这一切，终于在史诗《阿劳卡纳》中得到了名称，而正因为有了名称，这一切才开始生存。我们继承的这笔响亮的遗产是我们的生命，理应受到我们的精心保护。

可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在走进世界、探索世界的奥秘时迷失了方向，那位西班牙作家向我们揭示的那一丰赡的财富渐渐地从现实生活中消失，在语言表达中死亡。森林被烧毁，小岛离开了原先歌唱的地方，语言中混入了大量的外国字音，舞蹈被更换，传统的服装被收进柜子。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突然萌生了要倾听普拉多闲谈的想法。我一向喜欢听他的不加个人意气的宏论。他对事态物理的鞭辟入里的看法着实令人惊异。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智慧，而普拉多可以说是最近乎我青年时期称之为“智者”的那种人。这

---

① 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西班牙诗人，著有史诗《阿劳卡纳》，歌颂智利土著居民阿劳科人抵抗西班牙征服者的英勇斗争。

② 爱与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她是克洛诺斯把自己父亲天神乌拉诺斯的肢体投入海中时从浪花中诞生的。

里面，迷信的成分也许大于实际情形，因为我后来认识了许许多多各具特色、几乎总是充满激情的博学之士，这些人富有反抗精神，胸中燃着被人类斗争的熔炉点燃的热火。可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能再使我像青年时期那样感受到智慧的至高无上的威力。这些人中间也包括安德烈·马尔罗①，他频频来往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我不止一次在那条线路上与他相遇)，迸发着他那极端笛卡儿主义的智慧的火花。

我的另外一个博学的朋友便是我许多年之后才结识的爱伦堡。那也是一个对事业、对价值有着透辟见解的光彩夺目的人物，一个热情、坚定地捍卫苏维埃祖国和世界和平的人。

生活赐予我的学问渊博的众多挚友中还有一个就是法国的阿拉贡②。同样是娓娓动听的言谈，最周密、最激越的分析，博大精深的学问，大胆的才智，一句话：融传统与革命于一身。阿拉贡常会突然动怒，显露出他那异乎寻常的火气。他这样动辄发怒，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带有最危险电荷的磁极。

我青年时期结识的这个佩德罗、普拉多——我的博学的朋友之一——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宛如一面蓝色大镜子的平静的形象。这面镜子广阔地映照出由思索和光明构成的深邃景致，那是始终盛满理性与和谐的平静的酒杯。

那天下午，我穿过马图卡纳街，坐上市郊的破旧有轨电车，那个地方满地尘土，除了普拉多的古老的祖居，再没有任何体面的建筑。四周是一派贫困的景象。当我穿过公园，见到公园中央喷水池中的落叶时，我立即感到自己被那种充满寓意的气

①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家，著有多部小说，包括以现代中国历史为背景的两部小说《征服者》和《人类的命运》。

② 阿拉贡(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后参加法国共产党，曾倡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氛、被那位大师的不加矫饰的敏锐以包围。一股清香飘来，浸透我的全身——普拉多始终微笑着不告诉我香味来自何处，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是巴拉科草的气味。那是长在智利山谷中的一种香味浓郁的草，不过，如果把巴拉科草称作猪草，马上就会使它显得干巴巴的，香味恐怕也会随之消失。

我被那种气氛弄得局促不安，惶惑地敲了敲门。房子里阒然无声，像无人住的一般。

沉重的门打开了。门洞里黑乎乎的，看不见来人，可我似乎听见一种像链子拖地似的清晰、奇怪的声音。这时，一个戴假面具的人从暗处钻了出来，朝我的额头伸出一根长长的吓人的手指，然后推着我朝普拉多家的客厅走去。我去过那个客厅，不过这时那间屋子整个变了样。我朝那里走去的时候，一个身穿长袍、头戴面具、全身遮得严严实实的极矮小的人跟在我身后，因握着一把盛满土的铁锹而弯着腰。我每走一步，他就往我的脚印上撒一点土。我在客厅中间停住了脚步。窗外，天色已晚，奇特的黄昏降临在圣地亚哥破败郊区的这个冷僻的公园。

我看到空荡荡的大厅里靠墙放着十几把大椅子或扶手椅，十几个缠着头巾、身穿长袍的诡异的人物蹲在那些椅子上，在毫无生气的假面具的遮掩下，默默无语地望着我。长长的几分钟过去了，这离奇的寂静使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是走错了地方，可又觉得一切都会弄明白的。

我惶恐不安地往后退，突然认出了一张脸来，就是那个一向爱玩爱闹的诗人迭戈·杜夫莱·乌鲁蒂亚，他这会儿没有戴面具，扮着鬼脸，定定地看着我，右手的食指把鼻子顶得高高翘起。

我明白我看到的是一个总在什么地方举行，或者说，到处

都能见到的秘密仪式。

巫术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情，相信巫术的人以及一帮好幻想的人理所当然地会在一些废弃的公园的深处聚会，举行这样的活动。

我战战兢兢地退出客厅。在场的人肯定因自己自始至终保持着那种姿态而得意非常，所以听任我走了出去。那个圆滚滚的幽灵(后来我得知他就是阿卡里奥·科塔博斯①)仍拿着那把铁铲跟我到门口，往我这个逃跑者的脚印上盖土。

我只要一谈起普拉多，就不可避免地会记起那个奇异的情景。

杰出的佩德罗·普拉多家道丰厚，从不曾为一日三餐发愁，所以能潜心创作，这是他的福气。他所属的那个高贵的阶层直至那时——我们的朋友和师长活在世上之时——未曾遭受任何风浪。通向佩德罗·普拉多那幢古老房子的积满灰尘的街道，在很长的时间里仍不能穿越阻隔着那个崇高思想的障碍。

我很少再到那一带去，可是有一次，我看到栅栏被拆除，附近街道的几百名穷孩子涌进那所已经变成一所学校的古老房子。普拉多大概也会因此而感到欣慰，这是那位诗人埋藏得很深的感情。要知道，普拉多虽是个坚定的传统主义者，却曾在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②的墓前致词，对被自己出于保守的天真称之为乌托邦式的空想的那种思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的这篇悼词给他的丰富的思想增添了一个新的花环。

第三个供我选择的题目便是回顾我自己的文学生涯，寻找我自己的踪迹。算起来，今年春天我的文学生涯刚好满四十年。那要追溯到带着丁香和忍冬芳香的一九二一年和圣迭戈街散发

① 阿卡里奥·科塔博斯(1889—?)，智利音乐家。

② 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智利社会工人党创始人。

着浓重油墨味儿的塞莱塔印刷厂。那时，我夹着我的第一本诗集(一个小小的薄本)《节日的歌唱》，进出于那家印刷厂。同年十月，这本小书在那里印出。

如果一定要我把自己归入我国或其他国家的哪个文学种类或派别的话，我只好在这个严格的检查中，或者明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教育的中心讲坛上，宣布自己全然缺乏理论，不具备当先生的资格。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经常有人以师长的面目出现，一些人确有许多东西可传授，另一些人则是好为人师，即是说，喜欢指手划脚。我对自己虽然了解不多，总还知道自己既不属于前一种人也不属于后一种人，不过是众多渴求知识的普通人中的一个。

我并不是因为自谦才这样说，而是因为我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徐缓的发展过程，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应当约略谈一谈自己度过的这些岁月。

卓尔不群的意识和戛戛独造的欲望在创作中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这些意识在艰难的文化上升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那时，在美洲，原始部落垒起神圣的石头；在东方和西方，佛塔的尖顶和哥特式大教堂的箭形塔尖似乎要一直伸向天堂，可谁也没有在那些神殿上面刻上自己的姓名，但是到了今天，这种欲念却一天天加深。

我知道有些人，甚至有些国家，在产品制造出来之前，在葡萄尚未成熟、酒桶空空如也、空瓶子还等着装酒的时候，就已经给那看不见的酒起好了名字，打好了算盘并且未饮而先醉了。

那些被一个残酷时代的商品环境逼得走投无路的作家，时

常拿着自己的货物到市场上去竞争，在喧嚣的人群中放出自己的白鸽。残存于昏暗的傍晚和血红色黎明之间的那一丝垂死的光，使他们处于绝望之中，他们要用某种方式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寂静。“我是最优秀的，”他们喊道，“没有人能和我相比。”他们不停地发出这种痛苦的自我崇拜的喊声。

这个假冒的勇士像邓南遮①那样穿起亲王的服饰，不断地刺激群集在海滩上的高雅之士的好奇心；在我们这片荒凉的美洲，则出了一个典雅的巴尔加斯·比拉②，他蔑视践踏法律的残暴的独裁政府和野蛮的领主，用他的勇气和光彩夺目的散文诗照亮着我们文化的整个金秋时代。

一批又一批的作家相继登台。

这倒不是说，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传统及其纷繁的表现已经超出了语言的范围，这不过是表明那些可怜的作家的处境，他们被围困在听不见他们呼声的城墙之内，必须吹起号角将城墙摧垮③，才能见到头戴花冠的光明天使的出现，使他们那与永恒相对抗的傲岸不羁的作品见到天日，还要用某种痛苦的方式——有时甚至用自杀的惊人之举——引起人们对遭到一个冷酷社会损害的创作活动的注意。

许多极有才能的作家，包括我们这一代作家，都选择了这条痛苦的道路，被自己的救世主般的生活钉在了十字架上。

我充分地感受到已经发生和还在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我们

---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拥护法西斯主义，效忠墨索里尼，获得亲王称号。作品宣扬唯美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文字优雅、柔美，为许多作家所效尤。后期作品鼓吹帝国主义战争。

② 巴尔加斯·比拉(1860—1933)，哥伦比亚记者、小说家、评论家。

③ 典出《圣经》。犹太人的首领约书亚按照上帝旨意，率部族包围耶利哥城达七天之久；后抬来约柜，让人们跟在七名吹号角的祭司身后绕城七圈，接着约书亚一声令下，众人齐声高喊，城墙立即倒塌。

的这种非人的品性像阴霾那样压在头上。我们要么硬充"先生"，传授自己并不知道的知识，好让别人相信我们；要么甘心处于侍弄泥土的农夫所处的那种永不能摆脱的卑微地位。诗歌创作中的这种两难的局面把我们引入了最糟糕的歧路，而且还将把那些在烈焰和真正的诗歌创作所需要的冷静之间彷徨的人弄得晕头转向。

唯有天才的阿波利奈尔写下了如下简练精辟的见解：

我只在我们中间，只向我的朋友们评说
传说与创新、循规蹈矩与冒险
这一无休止的争论；
诸君之口犹如上帝之口
吐出的全是金科玉律，
若用条理的完美将我们衡量
还望诸君宽宏大量；
我们大胆创新
绝非与诸君为敌，
我们愿奉上广阔、奇异的地域
那里神奇的鲜花正在为采摘者开放；
还有色彩罕见的新奇火焰
和成千上万无法捉摸的幻影
都在等着变成现实；
我们要探测无边无际、默默无言的善良
还有那可以追逐也可以倒转的时光，
请怜悯总在冲击无限和未来之门的我们
请怜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过。

我则蜷缩在自己的感受之中，而且可能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积累、斟酌我的素材用之于创作，也许那时我就已想到我要一直写到生命终止，现在我则可以断定我会这样做了。我之所以用“可能”二字，是因为谁都不能预言自己的将来，谁要是这样做，谁就是缺乏真诚，而且是公开宣布自己的不真诚，而我的整个活动可能都要归结于“真诚”这一陈旧、无足轻重、被那些在爱情与美学之间划等号的光彩夺目的人物践踏和蔑视的字眼。当然，真诚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抒写自己的情感和认识。

我不愿摆出文学大师的架势——起初是因为无此爱好，后来则是下了决心——力戒浮泛的毛病，因为那只能使我去表现而不是去创作。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隐约意识到我的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这样，我的诗才会像我自身的呼吸——我的生命的有节奏的产物和我的自然生长的结果。

因此，一部如此真挚而又如此平常地出自我内心的作品若能给人以启迪，那么这种启迪就会具有超越我的创作和活动的意义，而只有通过我的缄默，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在那些年月里，我走上街头，捍卫保护人类和人民的原则，但我的诗却不值得仿效。我希望它像故乡的雨水渗进我脚下的土地，我既不强求文学家的聚会和学术研究会接受它，也不想把它强加给游移的青年。我的诗是从我自身的经验和感受中提炼出来的富有活力的产物，并且不断地为热烈的爱和广阔的世界所充实。

我并不将孤独视作自己的特权，因为那本是我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可怕的生活环境。我就这样在那些可尊敬的民众和各式各样的人中间写出了我的书。无论是孤独还是社会，都不能改变诗人所必备的条件，那些执著于两者的诗人是在掩饰自己皆

蜂的功能——几个世纪以来，用人心所需要的同一种养分建造同一个散发着香气的蜂房。我当然不是谴责抒发孤独情感或为大众呐喊的诗人，因为沉寂和声音、人的分离和聚会都可以当作素材，写出诗的音节，使那不灭的火焰越燃越旺，那是人所特有的心灵的沟通，是几千年以来变成为语言、上升为歌唱的一笔神圣的遗产。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那个已经离开我们的既使人着迷、自己也像着了迷似的大诗人，对我的工作，对我正在写着的或是已经写完的作品，总是抱着极大的好奇心。我也是同样的情形，对他的不同凡响的创作怀有同样的兴趣。可是当我读着我的哪篇诗时，没等我读完，他就会举起胳膊，摇头眏眼，双手掩耳，冲着我说："停下，快停下！别念了！别往下念了！我要受你影响了！"

由于美洲文化界虚骄风气盛行——我们要么互相攻击，向对方投之以安第斯山的巨石，要么用些浮泛之词互相赞颂——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所以那位大诗人的谦逊使我心里乐滋滋的。我记得他常把整章整章写成的作品——从他的奇异花卉上伸出的丰满枝叶——拿给我看，让我在那上面写上一个标题，而我也确实写过几次。还要提一提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①，那是个极风趣的诗人、极诙谐的人，他会突然从他那排印工人似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首未完成的十四行诗，对我说："请你给我补上最后这一句，我怎么也想不出来。"他从我这儿掏出那句诗，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他是豁达大度的。艺术的世界本是一个大家一起工作并且互相扶掖的大工场，虽然有人不明白或不相信这一点。首先，我们都依傍前人，

① 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1905—1959)，西班牙诗人。

因为很清楚，如果没有贡戈拉① 就不会有鲁文·达里奥②，没有兰波，就没有阿波里耐；没有拉马丁③ 不会有波德莱尔，而没有所有这些诗人就不会有我巴勃罗·聂鲁达。我把所有的诗人都称作我的老师，这不是我的谦虚，恰恰是我的骄傲，因为要不是我熟读了在我们的国土上以及在诗歌的所有领域写下的这一切佳作，哪里会有我今天的一切呢！

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不知是谁把丹尼尔·德·拉·维加④ 所著的那本白色封面、褐色书名的书带到克佩郊野我姨妈特莱斯福拉的乡间别墅里来。我至今仍清清楚楚地记得这本书。

我拿着那本书来到散发着幽香的枝叶繁茂的树底下急急地读起来。那本书名叫《燃烧的山》。我坐在溪流中间圆圆的大石头上看书，那溪流很宽，溪水轻轻地拍打着石头，周围是交错、纷杂的粗壮的月桂和树叶卷曲的山毛榉。那是一个由绿色的芳香和静静的流水组成的世界。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明澈的诗句顺着波光粼粼的溪水流淌。

我可以断定，那些诗句中的点点滴滴，至今仍在我的河床中流淌。此后，又有别的水珠汇合进来，那些水珠来自巨大的洪流，跳动着更大的发现和不寻常的启示，可我没有权利将水、诗、清幽给予我的那一刻欢愉的时光从我的脑中抹去。

我们因崇尚理智主义而发展到对我们的过去加以选择，把那些预见到变化、开拓了新境界的人选作我们的前辈。其实，这是在伪造前辈的过程中伪造自己。只要读一读现在的许多文

① 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诗人，著名文学流派"贡戈拉主义"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是长诗《孤独》，他的诗充分表现出"夸饰主义"诗歌的特点。

② 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行者。

③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

④ 丹尼尔·德·拉·维加(1892—?)，智利诗人，小说家。

学杂志，便可发现一些杂志把里尔克①或卡夫卡②等秘密已经揭开、功成名遂、文坛留名的作家当作自己的叔伯或祖父。

说到我自己，我是受了今天已失去声誉的那些书的影响，如费利佩·特里戈③描写性爱的凄惨作品——这种阴郁的色情似乎总是缠绕着西班牙的过去，使之充斥着怪诞的亵渎神明之事。保罗·费瓦尔④的剑以及那些在中世纪的月光下挥舞明晃晃的利剑的剑手，埃米利奥·萨尔加里的奇特的世界，阿尔贝·萨曼⑤若隐若现的忧郁，保尔和薇吉妮⑥如醉如痴的爱情以及佩德罗·安东尼奥·冈萨雷斯⑦举起的铃铛（那三五音步的节奏为我们的诗配上了东方的音调，使我们这个山脉之国一时间变成铺着地毯的金碧辉煌的大厅），所有这些尝试，所有这些作品、节奏、语言以及辛勤的蜜蜂和暗影，一句话，诗歌表现的整个世界，渗透了我的全身，使我在不同的时期唱出了不同先辈的声音，他们全都教给我一点美的东西，有的短暂，有的长久。

但我阅读的最伟大的巨著便是那本我们称之为智利的书。我从未放下祖国这本书，从未把眼睛从这块狭长的土地上移开。

由于某种内在的迟钝，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总有许多东西

---

①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象征派诗人。
② 卡夫卡（1883—1926），奥地利作家，著有《审判》、《城堡》、《美国》等作品。
③ 费利佩·特里戈（1864—1916），西班牙小说家。
④ 保罗·费瓦尔（1817—1887），法国惊险小说作家。
⑤ 阿尔贝·萨曼（1858—1900），法国诗人，作品沉郁，充满朦胧的梦影。
⑥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代表作《保尔和薇吉妮》中的男女主人公。
⑦ 佩德罗·安东尼奥·冈萨雷斯（1863—1903），智利诗人，诗体华丽，著有诗集《旋律》。

激不起我的爱或是很难使我理解。

作客远东时，我只明白了很少的一点东西，强烈的色彩，丑陋的遗传以及从树木错落、生长着怪异动植物的树林中散出来的气味……对于我来说，那真是一个像谜一样难解的隐秘的地方。同样地，我也不太理解矿藏丰富的神秘的秘鲁国土上那干燥的山岭和阿根廷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我爱墨西哥，但我并没有因此而理解它。在乌拉尔山上，我有一种异样的感受，虽说那里正实现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义和真理。在巴黎街头，虽然我置身于文化荟萃、英才云集的广阔世界，我却像南方那些立于灰烬之中的烧残的小树那样感到孤寂。可是在这里，我的感受却完全不同。我的心虽然已不年轻，可是从维多利亚到蒙特港的那些杂乱的街道和街上的木房子仍激动着我的心。每当海上吹来大风，那些房子便发出吉他般的声响。我能理解寒冬和贫穷在那些房子上留下的象形文字。同样地，我也能理解北部大草原上的落日，从万塔哈亚望去，布满沙石的山峰在那个时刻总是现出变幻、迷人、闪闪发光的色彩或是呈现酷似野鸽子颈项的那种灰色。

我从幼小的时候起，便学会了观察像翡翠那样点缀着南方森林朽木的蜥蜴的脊背，而凌空飞架在马列科河上的那座高架桥，则给我上了至今无法忘怀的有关人的创造智慧的第一课。用精致、柔美、会发出声响的铁带编织成的那座大桥恰似一张最漂亮的大琴，在那个明净地区散发着芳香的寂静中展示它的根根琴弦。

我是个创作诗歌的爱国者，一个生根于智利土地的民族主义者，那是我们的激动人心的祖国！从书本中很难看清她的真面，那么多关于战争的描写歪曲了她那雪和海水的形象。从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这个仿佛从月球上掉到我们国土上来的金

刚石般坚毅的先辈开始，渐渐形成了一个战火的光环，这光环使我们看不到我们那原本卑微的构造。卷帙浩繁的历史书使我们渐渐忘掉我们的黑色陶器——金查马利的陶土与手工的产品——和用喇叭藤编制的筐篮。许许多多的有关英雄的传说和史实以及那些从西班牙跑来杀害我们的讨厌的半人半马怪①使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印第安人虽然有《阿劳卡纳》这部史诗和他们那悲壮的骄傲，至今仍打着赤脚，没有文学也没有土地。但就是这个穿着破旧裤子、满身疤痕的祖国，这个延伸几万里可又因为贫穷而无法伸展的国家，却具有旺盛的创造力、丰富的神话和成为繁衍生命的富庶之地的巨大可能。

我在圣费尔南多、伦戈、帕拉尔、昌科等城市的百货商店与人们闲聊，沙丘正向那些城市逼近，渐渐地覆盖了一个个住房；我跟圣地亚哥谷地的农民谈论蔬菜，还在“大园地”等菜市场为搬运工人工会朗诵我的诗，听我朗诵的都是些身披麻包、腰系绳子的工人。

我在最破烂的硝矿办公室朗诵我的诗，当我看到那些穿着老式工作服或是粗布衫的矿工站在骄阳下，像竖立在沙地上的焦黄的塑像那样，一动不动地听我朗诵时，我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瓦尔帕莱索港的贫民窟、纳塔莱斯港、蒙特港，还有大都市圣地亚哥的工厂以及科罗内尔、库拉尼拉韦、洛塔地区的煤矿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都见到我在默默地思考。

这是一个四处漂泊的职业，我感到骄傲的是，我所到之处，人们不仅把我当作智利人中的一个（这已经很不简单），而且把

① 希腊神话中的马人，其头、手臂和胸部似人，其余部分似马。此处系指骑着马的西班牙征服者。由于美洲大陆本无马这种动物，所以土著印第安人见到骑着战马的西班牙征服者时，一时将他们视作天神。

我当作他们的好伙伴(这就更加非同小可)。这就是我的诗的艺术。

在特木科城，我见到了第一辆小汽车，后来我又见到了第一架飞机。堂克洛多米罗·菲格罗亚的这架飞机，像一个突然出现的风筝直上青天，拉着它的唯一的一根线便是我们这位空中骑士的孤独的意愿。从那时候起，从南方的那个雨季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个一切包括世界，包括地球——地理学家们正向我们表明地球原来并不那么圆，当然他们还没有把我们完全说服，因为人们以前也是过了很久很久才相信地球原来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平。

我的诗也变了。

战争爆发了，那是和从前一样的战争，但是更残酷，更具摧毁力。在西班牙，痛苦在喷发，我看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①从这种溅落在我身上、折磨着我的巨大痛苦中诞生。这幅与《蒙娜·丽莎》处于同一艺术高度的作品，在人性的表现上，却处于另一个相对的极：后者表现对生命和美的极其平静的观赏，前者则表现对安稳与理性的摧毁以及人对于人的恐惧。换句话说，绘画也发生了变化。

在一系列震撼着我们脚下的石头和头顶上的星星的发明和灾难之中，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初，出现了一代伟大的希望之父。马克思、列宁、高尔基、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巴比塞②、左拉，以其行动和言论，作为爱的新的向导挺身而出，震动了世界。他们给世界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这笔放在世界之桌

① 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代表作。这幅画结合立方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画家以这幅画抗议德国法西斯侵略西班牙。

② 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炮火》等。

供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遗产，就是精神责任、永恒的人道主义和充分的觉悟。

可是，接着而来的是另外一批绝望的作家，他们将没有面包、赤手空拳、在性与死亡中间摇摆的慌乱的人群再次端到形形色色的流派面前，黄昏被染成红、黑两色，那是笼罩着大地的血和烟。

然而，伟大的人的事业再次有力地复活。因为人不愿意死亡。人们再次看到生活的源头仍能保持清洁、纯净并且充满生机。一些年事已高的著名人物，如杰出的伯特兰·罗素勋爵①、查理·卓别麟、巴勃罗·毕加索、美国的莱纳斯·波林②，还有施韦泽医生③、拉萨罗·卡德纳斯④，以千百万人的名义反对原子战争的威胁。人们突然发现，有人在为包括最普通的人在内的全体人的利益说话，人类智慧的代表绝不会背叛人类。

一向为帝国的贪欲提供奴隶和象牙的黑非洲突然画出了新的地图，二十个共和国在那里诞生；在拉丁美洲，暴君们在颤抖，古巴宣告了为自己选择社会制度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与此同时，三个面带笑容的年轻人——两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人——定做了一身特殊的衣服，到行星间遨游。

从我第一次到佩德罗·普拉多的祖居造访至今，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在我们那个杂乱的公共墓地与马里亚诺·拉托雷的遗体告别，也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我像告别智利的田野那样告别了那位大师，他带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永远地构

①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

② 莱纳斯·波林(1901—)，美国科学家，195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③ 施韦泽(1875—1965)，法国哲学家、音乐家、新教神学家和传教医师，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④ 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1934年至1940年的墨西哥总统。

成了我们历史的一个部分。

可是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对于人的永恒创造力的信心，却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并伴随我直到今天，我现在就是带着这种信心参加我们这个充满亲切气氛的集会。

今天我更加坚定了对于人们未来将取得的一切成就的信心。我要宣布，诗是不会被毁灭的——虽然这不是我的新发现，哪怕它被击得粉碎，它也会再次变成晶体。它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它将继续为人而歌唱。它是会唱下去的。我们是会唱下去的。

值此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领导该系的胡安·戈麦斯·米利亚斯和欧亨尼奥·贡萨雷斯是我相交有年的亲密好友——接纳我为该系成员时，我对自己的过去作了这番长长的回忆。从我的回忆中，你们听到了许多对我的创作产生过影响的诗人的名字，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没有提起，但我的诗中也有他们的痕迹。

我的诗没有完结。其他人还会来更新诗的形式和意义。书架上的书将会被震起，新的不寻常的词语、新的符号和新的标记将猛烈地叩击诗的大门。

江 禾译

人民的诗人*

南美洲历来是制陶工人之乡，是制作陶瓷器皿的大陆。这一件件会吟唱诗歌似的陶瓷器皿，历来是人民制作的，是他们凭着一双手，用陶土和瓷土，或是用石头和金属制作出来的。

我一直希望用诗篇来讴歌人类的双手。我一直渴望有一首印着指纹的诗；一首用漂白土写成的诗，让水在诗里吟唱；一首用面包写成的诗，让人们个个都得以品尝。

只有民众的诗，才能留下这手工劳动的记忆。

当诗人们在闭门造车的时候，民众却始终用陶土和瓷土，用河流和矿石在吟诵诗篇。他们使一朵朵瑰丽的花儿绽开，使一首首惊心动魄的史诗问世；他们撰写险象丛生的故事，倾诉悲哀与不幸；他们赞美英雄，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为圣人加冕，为亡魂哀悼。

创造这一切的，全是人类的手。这手永远粗糙而灵巧，它没有眼睛，却能击碎石头；看似渺小，却能在火海里捕鱼；肤色黝黑，却在寻求光明。

这种诗，具有在天地万物中所造就的事物的那种魅力。这种人民的诗，带有在大自然里经受风吹日晒、雨淋雪打的烙印。

* 这篇是作者为1966年3月6日在智利圣地亚哥出版的《民间抒情诗》一书写的序言。

这种诗应该在人民中流传，如同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这种一再遭受打击的诗，没有希腊头像那样完美无缺的匀称线条，在那苦乐参半的脸庞上只有累累伤痕。

我没有给这些人民的诗人戴上桂冠。是他们给了我构思诗歌所应有的力量和纯真感情；是他们让我领悟到他们的崇高，触摸到他们的外表和充满朝气的内心，感受到他们的欢乐。

是他们——这些人民的诗人，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给我指出了光明。

王小方译

夜晚的洗衣妇*

也许，此时此刻，我正在实现古往今来所有诗人的梦想。诗人们曾经梦想有朝一日能够会晤相聚、日久天长，能够看到比男子更为众多的妇女并向她们讲话致意。

这件事，希腊、意大利、德国、挪威、波斯、西班牙以及法国的诗人们都曾经尝试过；但是，生活却赋予我，来自世界最偏僻角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诗人一个机会，使我得以在仅仅一天、甚至仅仅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会见为数众多的妇女，她们远远超过所有那些诗人梦想会见的妇女的总数。

伙计们，你们尽管嫉妒我去吧！

再说，我所会见的又是智利的妇女，是我的聪明伶俐、温文尔雅、吃苦耐劳、勇敢坚强和美丽端庄的同胞姐妹。承蒙她们前来听取我的诗句和发言，本人不胜荣幸。我认为，这对于我，虽是天赐良机，然而也并非不相般配。

我接受把我称之为我国的先知这一荣誉，尽管我这一辈子仅仅想当一名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的诗人。

然而，我要坦率地说，我并不具备创造这一奇迹的能力；只有历史、时代的嬗变以及人类永无止息的进展才能创造奇

* 这篇是作者在智利圣地亚哥卡乌保利坎剧院举行的一次妇女大会上的演说。

迹。要是在过去，一个诗人想要和智利的妇女进行这种会晤也是决不可能的。这是时代的一种标志。

远古以来，妇女一直在倾听男子的轶事逸闻。无论武士、官吏、起义者，还是伟大的或者拙劣的艺术家、征服者或者被征服者、英雄或者罪犯的轶事逸闻，她们一概洗耳恭听。即便教士的祷词也是为某一位妇女升入天国而寻找的一种方式。音乐家、雕塑家、画家以及作家，为塑造我们爱恋的情侣，描绘了她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容貌、崇高的母性、爱情、痛苦和英雄气概；然而，纵使有过数百年的赞美，妇女仍然处于黑暗的时代，仍然遭受粗暴的社会的盘剥、折磨和遗弃，以至于竟然到了非开会讨论妇女究竟有否生命灵性不可的地步。

实际的情况是，妇女的生命之光早就普照天下了。

这真是一个充斥鲜血和暴力的悲惨时代，是一个在神殿里香烟缭绕、而在厮杀中人类有如恶鬼格斗的悲惨时代。整个中世纪，尽是征服、侵占和纵火焚烧。骑士传奇文学把妇女描绘成金光四射的神话人物，描绘成不可触摸的星星，只有游侠骑士用宝剑和诗篇才能把她们征服；而妇女在一开始又必定是不可企及的，必定是远离现实和真实的。

这种与时代不合拍的状况延续了几个世纪，而仅仅在妇女参与了男子的斗争并以她们的献身精神、勇敢和伟大的气魄获得了与男子同样高的地位或者超越了男子之后，这种状况才得到了改变。

历史证明，无论对于男子还是对于妇女，黑人还是白人，宗教徒还是非教徒，斗争都具有同样的含义。这是为了改变人类命运、为了使全体被剥削者都能享有同样的正义的一场世界性的斗争，因此，也是一场妇女应该参加的世界性的斗争。

母亲为其子女的前途迈出了第一个步子。最初，母亲和光

明总是一个整体。子女的生命，人类的生命仅仅是这种光明的延续。

我不仅有过生母，而且还有过继母。我在别的场合曾经讲过多次，我的生母是怎样在生下我不久就离开人世的。她是在帕拉尔① 因肺病逝世的。她生前当过教员。我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他后来续弦了。所以，我既有母亲又有继母。

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仅仅需要具有献身精神和默默作出牺牲的妇女，并不仅仅需要长久埋在我衰老的心头的、此刻我立即要向大会介绍的那种妇女。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位女性，是一位没有名姓、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别无他人知道的女性。虽然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但是可以称之为“母亲”。她在默默地过日子，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妻子”；以后，还可以称之为“祖母”。除了少数几个曾经有幸认识她并得到过她的爱情的人之外，她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爱；而她给予人的幸运也鲜为人知，给予别人的爱情往往得不到良好的报答。对于忘恩负义，妇女们真是太了解了，有如海员了解海洋、农民了解土地一样。但是，正像海洋和土地一样，忘恩负义也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在一切都可以预测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意外的打击，也会发生暴风雨或者地震。

几年前，还是在我和玛蒂尔德② 住在圣地亚哥的时候，我们常常坐着俯瞰首都的夜景。从高处一直往下瞧，可以看到，在我们家的楼房下面，附近有一条街，而在那儿，总会看到点着两支蜡烛和一个用木盆洗衣服的妇女，仿佛在举行什么宗教

① 帕拉尔，智利城名，位于该国中部，是聂鲁达诞生地。其母于1904年8月逝世。

② 即玛蒂尔德·乌鲁蒂亚，聂鲁达夫人。

仪式似的。每到晚上九点钟，那位妇女便准时在木盆里搓洗衣裳，直至深夜。我们从来没有看清过她的脸庞，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她在夜晚，在那夜幕沉沉、微弱而颤抖的两片烛光中间的曲背弯腰的身影。如果我是一个主张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古代诗人，那么我就要赞美那位礼仪备至的洗衣妇了，因为她仿佛一位女教士，虔诚地在她的神龛用泡沫、棉布和纱巾进行祈祷。

然而，我是当代的诗人。我在这位洗衣妇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什么宗教仪式，而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是我们地广人稀的美洲千百万妇女的生活。那两支蜡烛，无论严冬还是酷暑，总是在这个时候照耀着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或者委内瑞拉母亲们的艰巨任务。从奥里诺科河① 到巴塔哥尼亚，从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蔚为壮观的火山到墨西哥高原那巨大而多刺的仙人掌，那位洗衣妇，那位在夜晚孩子们安睡的时候洗衣服的妇女，我认为，就是我们美洲人民的无名英雄。我从来没有看清过她，也许，她也根本不会知道我在我们家在黑暗中注视着她。我为她写了这么一首诗：

歌唱一位夜晚的洗衣妇

从花园里那高高的地方，
我望见一位妇女在洗衣裳。
时间是晚上。
她洗啊，搓啊，
涮啊，
不多时她的双手

---

① 委内瑞拉境内的一条河流。

沾满闪光的肥皂泡，
一会儿
又被黑影遮没了。
往下看，
在烛光照耀下，
她是夜间唯一的
生灵，
唯一的还在活动的生命；
她那身躯
晃动在
肥皂泡沫中间，
双手插在衣堆里面，
挪动着
用不尽的力气；
一个动作
来回重复，
以天神似的精确
浸下又举起，
泡在水里的双手
悠来荡去，
那双手啊，老态的双手，
在夜间洗着衣服，
洗得很晚，洗到深夜，
洗着别人的
衣衫，
水里冲掉了
劳动的

痕迹，
身上的
污点，
走路的双脚上
沾满的往事的记忆，
穿久了的
衬衫，
又旧又脏的
裤子，
洗啊
洗，
在夜晚。

这位夜晚的
洗衣妇
有时
抬起
头，
她那头发上
闪耀着星星的光芒，
因为
阴影
遮住了
她的脸，
又是在夜晚。
夜空
隐没了

这位洗衣妇的
长发，
而她点燃的蜡烛
就是一颗燃烧的
小小的
星体。
她那拎起
和晃动着衣服的
双手，
举起来
又放下去，
高扬起
气流，水，
光滑的肥皂，
有魅力的泡沫。

我没有听见，
没有听见
衣服在她手里发出的
窃窃私语。
夜幕中
我的眼睛
望见她
像一颗行星
那么孤零。
夜晚的
洗衣妇，

急匆匆地
洗着，
涮着
衣衫，
在严寒中
艰难地
干着活，
在静静的冬夜里洗着衣服，
洗啊，洗，
可怜的
洗衣妇。

林一安译

我们是印第安人

智利的发现者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以其璀璨夺目的宝石照亮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他还将我们阿劳卡尼亚的人与事公之于世。作为回报，我们智利人却使这部字字珠玑的史诗渐渐暗淡无光。原先，埃尔西利亚的伟大史诗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后来却渐渐光泽全消，损坏殆尽了。我们从我们神奇的英雄身上剥去华美的服饰，只留下一件印第安人的破烂不堪、补丁累累的斗篷，而且还被泥泞的道路溅得污泥斑斑，让南方的暴雨淋得一片精湿。

最近，我们新上台的统治者打算颁布一道法令，宣布我们不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这道带有香水味儿的法令虽然不是由议会通过的，却公然在代表我们国家的某些地方执行。《阿劳卡纳》这部史诗很不错，味儿也不坏。但阿劳科人却不好，他们身上的味儿也不好，让人觉得是个战败的种族。篡夺政权的人急于忘却这一种族，换言之，他们急于忘记自己。事实上，大多数智利人都在按老爷们的规定和法令办事。我们就像热衷于名利的狂徒，为阿劳科人感到羞愧。有些人努力将他们根除，有些人则竭力将他们抛弃、遗忘。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抹去西班牙人埃尔西利亚的宝石的光辉。

种族优越感也许是所有征服者发动战争的一个因素；但更

使他们感到优越的，可能是他们的骏马。西凯罗斯① 用一座巨大的半人半马像来表现征服；埃尔西利亚笔下的半人半马像则被我们土生土长的阿劳科人的箭矢射中。具有文艺复兴思想的入侵者打算建一座新的丰碑——英雄之碑：西班牙人是英雄，印第安人也是英雄，他们的人和我们的人都是英雄。但是，埃尔西利亚笔下的人是同桀骜不驯的人联系在一起的。

当我以新任总领事的身份抵达墨西哥之后，我创办了一份杂志，以宣传我的祖国。第一期封面是用无可指摘的照相凹版印制的。语言学院院长以及语言大师堂阿方索·雷耶斯② 撰写了文章。由于杂志不花我们政府一分钱，我很为这出色的第一期感到自豪。它是我和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诺③ 的汗水的结晶。但是，在给杂志命名的问题上，我们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不过，对于我们的统治者来说，这可是个特大的错误。

我应该解释一下，“智利”这个词在墨西哥有两三种含义，而且并不是每种含义都带有褒意的。把杂志取名为“智利共和国”等于宣布共和国不存在。于是，我们将它命名为“阿劳卡尼亚”。封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微笑：一位阿劳科妇女露出她的一口白牙。我花了一大笔钱，把一些杂志和证书航空邮回智利（当时航空邮费比现在还要贵），分别寄给总统、外交部长和领事司司长。至少，他们应该向我表示礼节性的祝贺。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丁点回音。

不过，后来总算等到一个回音，这是为杂志送终的回音，只有干巴巴的一句话：“你杂志如不改名，着即停刊，我国并非印第安人国家。”

① 西凯罗斯（1898—1974），墨西哥著名画家。

② 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墨西哥著名诗人、散文家、历史学家。

③ 路易斯·恩里克·德拉诺（1898—），智利作家、评论家。曾在中国工作，并将鲁迅的作品由英文译为西班牙文。

我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相貌酷似卡波利坎①，可是当他向我传达最高旨意的时候却说："不，先生，我们可没有什么印第安人。这是来自共和国总统府的命令。"

我们当时的总统——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总统——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②分明是米奇马隆科再世。

伟大而又谦卑的安东尼奥·基塔纳在欧洲巡回展出他的摄影作品——《智利概貌》，这些作品反映祖国的壮丽自然景象：智利人的家庭，智利的山峰、城市、岛屿、收成和海洋。然而在巴黎，外交官可笑地撤下了有关阿劳科人的相片，并对摄影家说："要注意，我们不是印第安人。"

他们不遗余力地再三攻击我们，抹去那些曾给予我们生命的作品。而正是埃尔西利亚的作品，正是这些明净如水的诗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诗和人文主义。

让我们结束这种虚伪的行径吧！

罗道夫·奥罗斯博士有一本经作者堂罗道夫·伦斯本人修改过的《阿劳科词典》。他对我说，这本词典早已售罄，他却找不到愿意出版这本词典的出版家。

智利大学女士，请您出版这部经典之作吧。

外交部先生，请您重印《阿劳卡纳》，并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把它送给智利的每一个儿童(也请给我一部)。

政府先生，请尽快设立阿劳科大学。

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同志，《阿劳卡纳》不仅仅是一部史诗，它还是一条道路。

王小方译

① 卡波利坎，阿劳科人的首领，曾顽强抵抗西班牙征服者。史诗《阿劳卡纳》对他有描写。

② 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1879—1941)，智利政治家，在1938—1941年间任智利总统。

没有神也没有偶像

施特拉斯堡大学发表的维维亚纳·莱内尔的一篇论文《〈要素颂〉中的世俗现实与宗教现实》，想在我的诗中寻找宗教特征。

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六月份在波哥大举行的一次神学会议上，梵蒂冈学院的一位神学家就把我当作神学家或神学研究者。我因了解不多，不好回答这些疑问，也不好匡正这些高超的研究。

我明白在世上所有的地方，人总在寻找转生的途径，而宗教则力图提出相应的妙诀，以达到那无法达到的另一个世界。此外，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对于圣人、英雄、神的需要，促使他们去制造这些偶像，即使在离我们最近的科学与理性的时代也是如此。

在旅居亚洲的年代里，我为东方宗教中五花八门的神的形象而震惊。尼泊尔的神像近乎色情，那些铸有六条八条、十几条乃至四十几条青铜胳膊的女身神像，用如此之多的触手紧紧地拥抱，完全处于性的兴奋之中，我只偏爱长着大象脑袋的智慧神伽内萨，喜欢他的蜷曲的鼻子和那双小眼睛。迦里女神已不是深受我们崇拜的萨尔加里的想象的产物，而是一个挂着巨大的人颅骨项链、伸着三米长的鲜红舌头的可怕形象，她正在

加尔各答等着我去朝拜。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幼年时所见的西班牙基督像，全都令我毛骨悚然，后来我在其他尊严的地方见到各种基督像，有格吕内瓦尔德①所绘的流着血和脓的基督像，也有文艺复兴以前的托斯卡纳②艺术家创作的臃肿的基督像。

我同样不喜欢那些玫瑰色、天蓝色的精致的意大利圣母像。不过我倒很喜欢有些老教堂的气氛——圣彼得大教堂不在此列——和某些清真寺的庄严。在那种地方，有时我会感受到在考廷③森林体验到的那种自然的和精神上的静穆。

反教权主义随着无袖男外衣、无政府主义一阵风似的刮过去了，社会变了，时代和习俗也变了。工厂变成了神。合伙的神生产出香肠、武器、小汽车。当代的圣战是石油之战。不愿向石油神殿膜拜的异教徒同样逃脱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不过他们不是死于狂热的东方弯刀和钉满钉子的十字架，而是死于警察的殴打、酷刑或监狱。

可是人们仍在不断地制造他们的小个子神或大胡子神，可笑的神或玄秘的神。

一位在海外殖民地生活的法国人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艘美国军舰出于需要把一辆吉普车连同一个军事观察员送到马达加斯加，一个星期之后再将人和车接回。这辆吉普车的车顶上画着国际红十字会的记号。奉命执行任务的是纽约哈莱姆区的一个黑人。他爬高坡，穿山谷，一直深入到荒凉的深山，访问了一个个陌生的部落，那是个乐呵呵

① 格吕内瓦尔德(1455—1528)，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画家，所画祭坛画为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同类画中最突出的作品。

② 托斯卡纳，1860年以前为一独立小国，1860年并入意大利。

③ 智利省名。

的黑人，长着雪白的大牙，戴着许多镀金镯子，他嗓音洪亮，常常纵声大笑。土著人仰望着他，对他十分恭敬。那黑人坐在吉普车里，不时用无线电与飞机或军舰联系。他离开马达加斯加时，身上挂满花环。他走后，当地人对他的记忆渐渐变成了一种传播极广的宗教，其信奉者比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徒还多。土著人在马达加斯加最高的巉岩上画了许多巨大的红十字，为的是让他看到之后乐意从天上再次来到他们中间。

与此同时，这个如今年迈体衰、不知自己是上帝的人，或许正在纽约干着给地板打蜡的活儿。

一次，我在牙买加的金斯敦停留了几天，我在那里闲得无聊，正好读到当地最著名的诗人献给海尔·塞拉西的一首诗，那诗登在我到达之日的牙买加时报上。读着读着，我明白了阿比西尼亚皇帝不是被当作君主而是被视作上帝。一个拥有大量庙宇及数百万信徒的新宗教把那个身材矮小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奉为上帝。根据这个新宗教的说法，他的众多信徒正在牙买加等待他的到来，他降临彼地之日便是天翻地覆、一个新纪元开始之时。

千年的狮子，我们宇宙的心脏和父亲——太阳——升起来了。沉沉的暮色中，广阔的海面泛起银色的鳞波。明亮的流星在空中一擦而过。太阳、水、春天，日复一日，循环往复。于是，祈祷产生了；诗产生了。

宗教是诗的摇篮，诗和宗教形影相随，犹如大教堂里黄昏时分增添气氛的熏香那样，诗为神话传说推波助澜。金缕和诗织出了神的服饰。圣像一动不动的眼睛无法洞见神秘；诗的语言却排开暮霭，承担起共同的责任，寻找着美的精华和与人民的联系。

科学与诗（即是说，社会所处的时代与诗人的歌唱）却不那

么容易协调。比起乏味的发明和真理来，诗的语言与神话靠得更近。诗仍在为摆脱它的久远而神秘的束缚而斗争。

江 禾译

惨遭毒手的信天翁*

在漂泊不定的一生中，我有幸参加过不少奇怪的会议，而几天前我居然出席了一次我参加过的最为妙不可言的会议。我同我的几位同胞一起坐在那里。金融界、银行界、财政部的代理人围成一圈坐在我们对面，我觉得他们一圈人为数众多，他们代表许多国家，看来我国欠他们国家很多很多钱。

我们智利人只有几个，而我们那些了不起的债权人——几乎都属于大国——却多达五六十。会议的主题是重新谈判公共债务，即前几届智利政府在其当政的半个世纪里不断增长的外债。在这半个世纪期间，人类有了青霉素和电视，还登上了月球。至于战争，则发明了凝固汽油弹，以便借助火的净化作用，在我们星球的某些居民的骨灰上建立民主。就在这五十年间，美国作家笔会为促进了解和理性进行了崇高的工作。可是，在那次严峻的会议上，我看到"优惠贷款"挥舞利率这根现代化大棒威胁着智利。尽管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已有半个世纪，而财主和穷人之间、施舍一点儿硬面包的国家和需要果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痛苦与骄傲、生杀大权与生存权利的关系。

---

* 这篇是作者于1971年4月在纽约的美国作家笔会成立五十周年时，在该会发表的演说。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你们这些美国和欧洲旧大陆的作家面前，我也是前来同你们协商的。这里重要的是，要懂得我们是互有借鉴的。我们应当不断研讨我们各自国家所吸取的营养。从本国的精神财富以及世界的财富中，我们得到的总是多于自己的贡献。我们是本大陆南部的美洲作家，尽管语言各不相同，但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注视并欣赏着美国文学——美洲北部文学——的巨大发展。你们的小说的惊人崛起，尤为使我们感到惊异；从德莱塞①以至于今，它表现出一种崭新的、震撼人心的、建设性的力量，其结构的宏伟和感情的强烈，除了你们的剧作家，在我们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确是无与伦比的。你们的名字我们一个也不会忽视。你们的名字不计其数，如同你们所达到的广度和你们所揭示的极度深刻性一样，是不胜枚举的。你们的书叙述的痛苦的觉醒往往极为严酷，但为伟大崇高的作家面临着你们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冲突，提供了极好的证据。那些典范之作丝毫不回避事实，把聚集在城里和郊区的公众与个人（不分强弱）——贵国躯体血管里的滴滴鲜血——的灵魂，把你们集体与个人的生活的灵魂赤裸裸地揭示出来。这些甚至在侦探小说里也有所反映，而侦探小说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能更忠实地反映现实。

至于我，我现在已经年近古稀，可是在我刚刚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沃尔特·惠特曼——我的最大的债权人。我正是怀着应当偿还曾经使我得以活命的债务的感情来到你们中间的。

回顾这种债务，首先应从确认这一债务入手，我承认自己是那位迈着迟缓的大步在大地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到处盘

① 德莱塞(1871—1945)，美国著名小说家。

桓，去爱，去考察，去学习，去教导，去赞赏的诗人的卑微的信徒。至于那个人——那位满怀激情的道学家，走的是一条难走的路：做个热情奔放而又诲人不倦的歌手。这两种特性似乎是格格不入的。这两种特性与其说是一个作家所应具备的，恐怕不如说是一个领袖人物所应具备的条件。重要的是，沃尔特·惠特曼并不惧怕走上讲坛，去教导，去向生活学习，并担负起以诚实和雄辩去教诲人的责任。显然，他既不怕道学，也不怕非道学，甚至不想给纯洁的诗和不洁的诗划定界限。他是第一个“包揽一切”的诗人，他不仅要讴歌，还要使人了解他对于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见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那显明的民族主义乃是宇宙机体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已既应写快乐也应写悲伤，既应写高度文明也应写未开化的人。

伟大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我——一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诗人——来说，沃尔特·惠特曼比塞万提斯给了我更多的教益，因为他的作品既没有让无知的人受辱，也没有去贬抑人自身。

我们仍然生活在惠特曼时代，尽管有产前阵痛，我们还是看到了新人和新社会正在上升，正在出现。古代凯尔特诗人曾经抱怨给当时文化提供养分的欧洲的无可抗拒的影响。实际上，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个代表整整一个地域特性的名字，才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美洲这个洲的名字屹立于天下。那些显赫一时的民族的殖民地，已经沉默了几个世纪。殖民主义似乎把才智和创造力都扼杀了；告诉你们以下事实大概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西班牙统治的三个世纪期间，我们整个美洲只有过两三位出色的作家。

随着我们共和国的迅速增多，产生的不仅仅是旗帜和国

籍，大学和小小的英雄军队，或者忧郁的情歌。开始涌现出了无数书籍，往往形成难以通过的茂密的灌木丛，花繁而果疏。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晚近，西班牙语因美洲作家的作品而大放异彩，这些作家使一个正从苦难走向新的独立的黑暗大陆，从格兰德河①到巴塔哥尼亚，充满了魔幻的故事和缠绵而绝望的诗篇。

在当前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民族、新的旗帜和新的文学，如何随着我们所期望的亚非地区整个殖民主义的消灭而出现。世界上许多首都，在一夜之间飘扬起们我不了解的、开始发出出生时的痛苦喊声的人民的新旗帜。非洲和美洲的黑人作家开始让我们感觉到，一向保持沉默的不幸种族的真正脉搏。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有时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采。

在我转而谈到我国种种令人忧心的事情的时候，我谦卑地先行请求你们予以谅解。全世界都知道，智利正按照我国尊严与郑重的法律进行革命性的变革②。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舒服。可是，为什么这些智利人没有去逮捕人，没有去封闭报纸，没有去枪杀任何一个反对派呢？

由于我们的道路是我们自己选定的，我们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可是那些秘密的好战者却运用各种武器，图谋使我们偏离目标。因为在这类战争中，大炮似乎已经过时，他们便启用了一个古老却崭新的武器库。在这个武器库里可以选用美

① 格兰德河，墨西哥称布拉沃河，北出落基山脉，东南注入墨西哥湾，全长3034公里，其中作为美墨界河长达2000公里

② 作者发表这篇演说时，正是阿连德执政时期，所以这里所指的"变革"可能就是阿连德在智利施行的种种政策。

元、暗箭、电话、电报工业①；一切维护旧的不合理的特权的东西，仿佛都是正当的。因此，在那次重新谈判智利外债的会议上，我清晰地记起了那首《老水手谣》。

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②这首哀伤的长诗取材于发生在我的祖国南端的一个事件，该事件是舍尔沃克在他的旅游回忆录中公诸于世的。

在智利的寒冷海域，有各种各样的信天翁：有漂泊不定的和巨形的，有灰色的和镬形的，但都比任何别的鸟更善于飞翔。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智利才具有信天翁展翅时的长长的形状。

在使我难以忘怀的、我们希望重新谈判外债的会议上，我觉得许多严酷无情的人似乎都把他们的武器对准智利，非要把智利毁掉，非要使这只信天翁不能继续飞翔不可。

我这个仅仅当了一年大使的诗人来告诉你们，也许正是美国金融界代表，在他的谈判文件中藏有准备射向信天翁心脏的暗箭，我不知道这是否过于轻率。可是，这位金融家有一个欢宴用的有趣又可爱的名字，他叫亨尼斯先生③。

亨尼斯先生如有雅兴读老诗人们的作品，他就会知道《老水手谣》中那个犯罪的航海者，被判处脖子上永远挂着惨遭毒手的信天翁的沉重尸体。

亲爱的朋友们：

我饶有兴趣和满怀激动地读了美国作家笔会长达五十年历历的简介。这是伟大理想和出色活动的半个世纪。对于这一光

① 指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智利阿连德政府进行的破坏活动。

② 科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湖畔派的代表。《老水手谣》就是他诗作之一。

③ 亨尼斯，这个词又是一种著名白兰地酒的商标，译作“轩尼诗”；所以作者把这个人名与酒宴联系在一起，语含双关。

荣的日子，我们应当怀着沉思和愉快的心情欢庆。我们作家成为个人主义者容易，成为集体主义者却很难；我们都有构成我们言谈和自身内涵的反叛萌芽，而我们的叛逆精神又往往表现为反对我们自身。我们总是在寻找最近的敌人，而且总是错误地在与我们最相似的人中间发现敌人。我们集合在一起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克服政治、语言和种族的隔阂而集合在一起，确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使世界各国的作家排除倾向或信仰的分歧团结起来，我们要向使这一愿望得以成为可能的那些人致敬。

我确信，你们不是作为一个无情的法庭，而是作为一个慷慨而博爱的团体来接受我以及我的感激之情的。我已经说过，应当承认我们向一些人借鉴过，或者说大家彼此都相互借鉴过。只有这样，才能确信存在着连续的和普遍的一致思想，或者说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信念。

因此，我们一定要继承过去，坚信过去所具有的成熟美，而且就在这条光荣的道路上，坚信别的作家将为尚未出生的一代辛勤笔耕。

林 光译

回答一个问题

您问，诗歌到2000年将是什么模样？这可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倘若我是在一条昏暗的巷子里听到这样的问题，准会吓得不知所措。

因为，我对2000年一无所知，对诗歌更是知之甚微。

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使到了下一世纪，也不会为诗歌举行葬礼。

每个时代，都有人宣告诗歌的死亡。然而，诗歌总是表现出离心力和永恒性。它总是显示出生命的活力，迅即复活，似乎是永存的。但丁似乎使诗歌走到了尽头。但时隔不久，豪尔赫·曼里克①带来了一线光明，他像一颗人造卫星，在幽暗中闪射光芒。尔后，维克多·雨果仿佛咤叱风云，穷尽了诗歌的技巧。可这时，出现了穿着入时的绅士夏尔·波德莱尔，接着又出现了不修边幅的青年阿尔图尔·兰波，于是诗歌又获新生。继惠特曼之后，人们还能期待什么？每棵草都已种好，草坪已无从涉足。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却闯了进来，诗歌随之变成了机房，人们听到了汽笛、枪击、叹息、哭泣、火车和装甲车的轰鸣。历史就这样继续着。

① 豪尔赫·曼里克(1440—1479)，西班牙诗人。

显而易见，诗歌的敌人始终妄图用石头砸它的眼睛，用木棍击它的后颈。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面目出现：有的像独断专行的元帅，有的像见不得光明的人，有的则像肥鹅般的官僚，踱来踱去专门和诗人作对。对此，有人绝望，有人沮丧，也有少数人作了可悲的修正。尽管如此，诗歌仍然像清泉，涌流不止；仍然像伤口，淌着鲜血。它继续奋争，继续在荒野里讴歌，它像一棵变得愈发高大的树木，像一条不断漫过堤坝的河流，像玻利维亚高原夜空里一颗璀璨的星。

对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来说，诗歌是一种抚慰，它减轻人的痛苦，指导人如何康复。对形影相吊的人来说，诗歌是伴侣。它像火一样灼热，像雪一般轻盈、清新。它有手，有指，有拳。它如同春天的绿芽，如同格拉纳达城的泉眼。它比导弹还要迅猛，比城堡还要坚固。因为，它深入人心。

到了2000年，诗人不可能在全世界发起暴动，去重新分配诗歌的财富。人类只有取得了进步和发展，拥有了书籍和文化知识，才能分享诗歌。诗人也不可能发号施令，尽管个别诗人已经如此行事，其手法必定是非常拙劣或是并不高明的。但是，诗人毕竟是箴言家，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政府经常和人民公开接触，而诗歌却同忍辱负重的人神交。必须倾听诗人的声音，这是历史的经验。

也许，到了2000年，最为新奇、最入时尚的诗人将是目前没有读者的、名叫荷马的希腊诗人。

我赞同这种说法。为此，人要重读荷马的诗。他的情诗和史诗给人以启迪，他的咒语和预言，他那大理石般的神话和瞽者的拄杖，都是我所追求寻觅的。

在准备新世纪的到来时，我将试图按荷马的方式写作。我

一定会从他那雄奇豪迈、绚丽多彩的诗风中获得教益。

然后，我要高擎伊塔刻王奥德修斯的旌旗走上街头。到那时，陪伴我的将有希腊诗人。为开创21世纪的新诗风，他们可能已走出城堡。

王小方译

· 附　　录 ·

受奖演说

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巴勃罗·聂鲁达

我的演说将是一次长途跋涉，将是我在地球另一端遥远地区的一次旅行，那里的景物和荒凉情状，并不因其遥远而与北方有多大差别。我说的是我国的最南端。我们智利人相距真是远而又远，边界简直与南极紧紧相连；在地理上我们同瑞典十分相似，只不过瑞典的头部贴近本星球白雪皑皑的北极。

早已被人遗忘的一些事件促使我穿过那里——我的祖国的那个辽阔地区；因为只有穿越（我当时是迫不得已）安第斯山脉，才能找到我国与阿根廷接壤的边界。大森林把那些难以通行的地区覆盖得像一条隧道，而我们是犯禁潜行，只能循着极难辨认的方向行走。那里没有足迹，没有路径，我同四个骑马的旅伴在马背上颠簸着逶迤前进——一面清除大树的障碍，越过难以涉渡的河流，穿过宽阔的多石地带，走过荒无人烟的雪野；一面寻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摸索）我个人获得自由的途径。我的旅伴们认得方向，知道从繁茂的枝叶之间可能通往何

方；不过，为了万无一失，他们骑在马上还不时用砍刀在左右的大树树皮上留下刀痕，以便让我独自去听凭命运支配之后，在归途中可以辨认方向。

在那无边无涯，人迹罕至的地方，在那葱葱茏茏和白雪皑皑的静穆中，树林、粗壮的藤蔓、沉积了千百年的腐殖土、突然倒下的变成我们前进的又一道障碍的树干，使我们每个人在行程中目不暇接。满目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神秘的大自然，又是严寒、冰天雪地以及追捕的有增无已的威胁。孤独、危险、沉寂以及我的使命的紧迫感，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

有时，我们踏着也许是走私贩子的、也许是逃亡的刑事犯的十分模糊的足迹行走，但不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否已经死于非命，因为安第斯山上寒冬的雪崩和可怖的暴风雪一旦骤然袭来，往往困住过往旅人，把他们埋到深达数丈的积雪下面。

在那荒野上的足迹两旁，我看到像是人类建造的某种东西。那是历经无数寒冬堆起的一段段树枝，是千百个过往旅人的草木供品，是为倒毙者堆起的高高的木坟头，它使人想到那些未能继续前进而永留在那皑皑白雪下面的人。我的旅伴们也用他们的砍刀砍下一些树枝，这些树枝有的从参天的针叶树上低垂到我们头上，有的从橡树上垂下来——严冬的暴风雪还没有来临，它梢头的枝叶已经在颤动了。我也在每一堆坟头留下一件纪念品、一张木质的名片、一束从树林里砍来的树枝，用以装点一个个素昧平生的人的坟墓。

我们还渡过了一条河。这种源出安第斯山脉之巅的小溪，奔腾而下，流势湍急恣肆，一泻而成为瀑布，挟着冲下险峻高山时产生的力量和速度，撞开土地和岩石；不过，这次我们遇到的却是一条缓流，水面开阔，平静如镜，是一处容易涉渡的浅滩。马匹下到河里，腿没在水里都够不着底了，便向对岸游

去。突然我的马快要完全给水淹没了，我失去支持，开始摇晃起来；当我的马挣扎着把自己的头露出水面时，我的双脚就使劲夹住马肚子。我们就这样过了河。我们刚刚到达对岸，我的向导，也就是那几位伴送我的农民，微笑着问我：

“您害怕了吧？”

“是的，我刚才还以为我的大限到了呢。”我说。

“我们可都手拿套索跟着您呢。”他们对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又说：“我父亲就在这里落水，给急流卷走了。您倒不至于发生这种事。”

我们后来又进入一处天然隧道，这也许是一条流向不定、水量丰沛的河流在巨大的岩石上冲凿出来的，也许是一次地震把我们钻进去的这条花岗岩隧道——受侵蚀的石块形成的岩石水道——设置在高山上的。马匹没走几步就打滑，它们竭力要在高低不平的石头上稳住脚，可还是失蹄跪下了，铁蹄上迸出火花；我不止一次从马背上摔下，仰面朝天倒在岩石上。我的坐骑的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地在这条广阔、光辉而又艰巨的道路上迈进。

在那莽莽丛林中，总有令人惊异的事在等待我们。蓦地有如奇妙的幻觉，我们来到了依偎于丛山怀抱中的一小块苍翠的草地；那里泉水清澈，绿草如茵，野花遍地，流水潺潺，上面的天空一碧如洗，没有任何枝叶挡住普照的阳光。

在那里，我们有如驻足于奇幻的仙境中，成为一块神圣场地的宾客；而更为神圣的是我在那里参加的一种仪式。向导们各自下了马。如同举行祭祀一样，在那块场地中央摆着一具牛的颅骨。我的旅伴们一个个悄然无声地走上前去，把几枚钱币和一些食品投入颅骨的孔中。我同他们一道，给迷路的粗鲁的尤利西斯①们和形形色色的逃亡者们献上供品，这些人也许会

从死牛的眼窝里找到面包和援助。

但是，那种令人难忘的仪式并没有到此为止。我的农民朋友们脱下帽子，跳起一种古怪的舞蹈；他们沿着他人以前经过该处转圈跳舞时留下的脚印，单脚绕着摆在那里的颅骨蹦跳。在这些难以理解的旅伴身旁，我当时隐隐约约意识到陌生人之间也是相通的，甚至在世界上最遥远的、人迹罕至的荒山僻野，也存在着关切、请求和答复。

再往前走，已经到了越过边界的地点——从那里，我将远离祖国许多年；我们是在夜间到达群山间最后的峡谷的。这时忽然看见了火花，这是有人居住的确切迹象，我们走近时看到的是几所东倒西斜的房屋，几个似乎空无一人的杂乱棚舍。我们走进其中一个棚舍，借着火光看见棚舍中央燃烧着粗大的树干，那些巨大的树身夜以继日地在那里燃烧，烟从屋顶的缝隙逸出，就像一片厚厚的蓝色轻纱在夜幕中飘荡。我们看见了成堆的干酪，都是人们在那一带高山上制成后堆起来的。火堆近旁，有几个人像一堆布袋似的躺着。寂静中我们听到吉他的弦声和歌声，这些声音来自炭火，也来自黑暗的地方，是我们在路途中偶然听到的头一个吸引我们的人声。那是一首关于爱情和疏远的歌，也是一种怨叹，它倾诉着对遥远的春天、对我们离别的城市、对无边广阔的生活的深情的爱和怀念。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他们对逃亡者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的诗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就算他们知道我的诗和名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火堆旁一起唱歌，一同吃饭，然后又在黑暗中一起走向一些天然的房舍。温泉流过那些房

① 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修斯。他勇敢机智，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使希腊联军获胜。回国途中，历经艰险，经过十年时间才得以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这里诗人借指迷路的旅人。

舍，我们泡到温泉水里，从山里冒出的热气就把我们拥抱到怀里了。

我们畅快地在水中扑腾，使劲揉搓，把身上因长途骑马跋涉而引起的疲乏一扫而光。我们像受过洗礼一样，感到浑身清爽，充满活力；天一破晓，我们就踏上了将要与我的暗无天日的祖国分手的最后几公里行程。我们精神焕发，勇气十足，唱着歌骑马离去，迈向通往等待我的世界的那条大道。我们要给山民们一些钱(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以报答他们的歌声、他们的食物、他们的温泉水、他们给予的住宿款待，也就是说，要报答他们主动给予我们的意外庇护；这时候，他们毫不动心地拒绝了我们。他们仅仅是帮了我们一点儿忙，而在那个“仅仅”里，在那个无声的“仅仅”里，有很多不言而喻的含义：也许是感激之情，也许就是梦想本身。

女士们，先生们：

我没有从书本里学到过任何写诗的诀窍；任何会让后起的诗人们从中得到点滴所谓智慧的关于写作指导、方式和风格的书，我也决不会去写。我之所以在这篇演说中讲到了某些往事，我之所以在这个场合，在这个与事件发生的地点大不相同的所在，重提永远难以忘怀的旧事，是因为在我一生中，我总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我要寻求的明确无误的语言和方式；这不是为了固执己见，而是为了表达好自己的思想。

就在那次漫长的行程里，我获得了创作诗歌的必要成份。在那里，大地和心灵充实了我的诗的内容。我认为诗是一时的然而又是庄严的产物，是孤独与相互关切、感情与行动、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大自然的神秘启示，成对地构成的。我还同样坚信，通过我们把现实与梦想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活动，一切——人及其形影、人及其态度、人及其诗歌——都将日益广泛地一

致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现实与梦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我现在以同样的心情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不知道，在渡过湍急河流的时候，在绕着牛的颅骨跳舞的时候，在高山地区清澈的水里洗澡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些感受，是日后要与许多人交流的发自我内心的愿望，还是别人传递给我的兼含要求与召唤的信息。我不清楚，我当时体验到的诗意，我后来讴歌的感受，是我的亲身经历，还是我写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真实的记述还是创作的诗，是转瞬即逝的东西还是永恒的东西。

朋友们，由上述一切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诗人必须向别人学习。决没有不能克服的孤独。条条道路都通到同一点：用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去感染人。我恰恰是穿过那孤寂的、崎岖不平的、与世隔绝和沉静的地方，才到达那块神奇的场地的，在那里我们能够笨拙地跳舞，忧伤地歌唱；然而正是这种舞蹈和歌曲，完美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以来最古老的仪式，表达了人类的良知和对共同命运的信念。

确实有人，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我是宗派主义者，认为我不可能与人一道坐到友谊和责任的桌子上去。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认为指责或辩解都不是诗人的天职。总之，任何诗人都不是诗的主宰。如果有那么一个诗人一味指责自己的同行，如果有人认为可以浪费生命去针对合乎情理的或胡说八道的指责进行辩解，我倒认为，只有虚荣心才能够把我们引到如此极端的歧途上去。我认为，诗的敌人不存在于写诗或爱诗的人之间，而存在于诗人自己不能求同。因此，任何诗人的大敌，莫过于他自己没有与同时代的最被忽视、最受剥削的人们找到共同语言的能力。这一点，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度。

诗人不是“小上帝”；不，决不是“小上帝”。他并没有

超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之上的神秘命运。我过去常说，最杰出的诗人乃是每日供应我们面包的人，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不自诩为上帝的面包师。他们为了尽社会义务，从事揉面、上炉、烘烤和每日送面包这样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诗人有这种纯朴的觉悟，也就有可能把这种纯朴的觉悟变成一个其结构既简单又复杂的伟大艺术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建设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的环境，为人们提供面包、真理、美酒、梦想这些物品。在为了人人都使他人感受其承诺、对每日共同劳动的专注和热爱这一永无止息的斗争中，只要诗人投身进去，就是和全人类一道奉献了自己的血汗、面包、美酒和梦想。唯有沿着这条人类共同的必由之路前进，我们才能使诗歌回到每个时代赋予它的广阔天地中去，我们也才能在每个时代为诗歌创造出一个广阔天地。

种种谬误使我获得了相对真理，真理也一再把我引向了谬误；谬误和真理都没有允许我（我从来也不谋求）去给所谓创作过程——文学中崎岖难行的领域——定方向，去对它指手划脚。不过，我倒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即我们自己正在制造我们自己的神话世界的幽灵。从我们正在（或者正在想）砌成的东西中，日后会出现我们自己未来发展的障碍。我们必然要走向现实和现实主义，就是说，必然要去直接弄清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的改造之路，然后我们才会明白——似乎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设置了过度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但不能使生活发展和繁荣，反而会把活生生的事物扼杀掉。现实主义日后必将比我们用以建设的砖瓦有更重的分量，我们把它作为自己坚持的原则，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已经建造起我们看作自己义务的组成部分的高楼大厦。反之，如果我们造出不可理解的（也许是少数人能理解的）偶像来，造出最了不起和最神秘的偶像来，如果抹

杀了现实及由此衍生的现实主义，我们就会突然发现，围绕我们的是一片无法涉足的土地，是一片满是枯叶、烂泥和云雾迷漫的泥沼，在这里我们会双足下陷，令人难以忍受的隔绝状态会使我们窒息。

至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美洲广阔土地上的作家，不断地听到这样的召唤：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实那一大片空间。我们深知自己作为开拓者的责任——同时，在那荒无人烟的世界里进行批评性交往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责任，何况那里并不因为荒无人烟，不公正、磨难和痛苦就会少些；我们也感到有义务恢复古老的梦想，这些梦想至今还是石像、毁坏了的古碑、笼罩着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鸣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我们必须使无法表达意志的大陆的每个角落都说出自己的话语；作出这种设想并把它表达出来的任务，使我们心醉神驰。也许这只是支配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的情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夸张言词、我的大量作品、我刻意推敲的诗句，都不过是美洲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而已。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不管我谈到的诗人的这些责任是否正确，我将恪守不渝；我还决定，我在社会上和对待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也应该老老实实地具有自己的倾向性。我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看到了光辉的失败、受人冷落的胜利、令人迷惑的挫折。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

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不管我的态度会引起（也可能正在引起）痛苦的还是亲切的非议，我确实无法为我们辽阔而严酷的国家里的作家们找到其他出路。如果我们愿意变愚昧为智慧，如果我们力图使数以百万计的既不识字也不会阅读我们作品的、既不会书写也不会给我们写信的人，在世上确立起自己的尊严，就必须像我说的那样去做，因为没有尊严要成为完美的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继承的是受了许多世纪磨难的人民的不幸生活；他们本是最欢乐、最纯真、用石头与金属建造过神奇的塔楼、制造过光彩夺目的珍宝的人民，可是在可怖的殖民主义时代迅速遭到摧残，变得无声无息，而殖民主义至今依然存在。

我们灿烂的前途主要就是斗争和希望；但是，绝没有互不相关的斗争和希望。每个人身上都有遥远时代、惰性、谬误、热情、当务之急、历史急遽变化的烙印。可是，比如说，如果我曾经为美洲这个伟大大陆的封建的过去效过犬马之劳，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不是因为参加了我国当前改造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工作而感到自豪，我怎能在瑞典给予我的荣誉面前昂起头来呢？必须看着美洲的地图，面对着千差万别的情况和我们周围广阔的宇宙空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拒绝接受莫名其妙的神祇给予美洲人民的耻辱与受掠夺的过去。

我选择了分担责任的艰难道路，我没有再把个人当作太阳系中心的太阳那样去膜拜，而宁愿一心一意谦卑地去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大军服务，尽管它不时会有失误，但它每天总是不顾那些不合潮流的顽固分子和妄自尊大、操之过急的人，不停顿地向前迈进。我认为我作为诗人的责任，不仅要爱玫瑰花与谐音、炽烈的爱情与无边的乡愁，也要爱我写在诗里的人类的那

些艰巨的使命。

迄今恰好一百年，一位才华出众的不幸诗人——一个极度绝望的人——写下了这样一句预言：只要我们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到黎明时我们定能进入那些壮丽的城池。

我相信兰波这句有远见的预言。我来自一个默默无闻的省份，来自一个地处偏远因而与一切其他地方隔绝的国家。我是诗人中最不走运的一个，我的诗又具有令人痛苦和多雨地区的局限性。但是，我历来对人满怀信心，也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才能带着我的诗，也带着我的旗帜来到这里。

最后，我必须对善意的人们，对劳动者们，对诗人们说，兰波说过的那句话表达了整个未来，那就是：只要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我们定能攻克那座将给予所有的人以光明、正义和尊严的壮丽城池。

因此，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

林　光译

〔注：“授奖词”一时未找到原版全文，容重印时补入。〕

聂鲁达大事年表

1904年7月12日	生于智利中部城市帕拉尔。
8月	母亲病逝。
1906年	随父亲迁往特木科。父亲第二次结婚。继母和蔼可亲。
1910—1917年	在十年一贯制学校读书。
1917年7月18日	首次在特木科《晨报》上发表题为《热情与恒心》。署名内佛塔利·雷耶斯。
1918年底	第一首诗：《我的眼睛》，发表在首都圣地亚哥的《跑与飞》杂志。
1919年	连续在《跑与飞》及其它杂志上发表诗作。同年参加省级诗歌比赛，《理想小夜曲》获得三等奖。
1920年11月28日	在特木科春节诗赛中，获得一等奖。同年首次使用巴勃罗·聂鲁达这一笔名。
1921年	中学毕业。考入首都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法文。同年10月14日长诗《节日之歌》在智利学联举办的诗赛中获得一等奖。
1922年10月	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时代》杂志出版了《拉美青年诗人作品专号》，选登了聂鲁达的

	作品。
1923年8月	第一部诗集《霞光》正式出版。
1924年	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问世。
1925年	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创作并发表了《无限人类的尝试》。
1926年	经济拮据，中途辍学，寻找谋生的门路。
1927年6月14日	谋得智利驻仰光领事之职，离开圣地亚哥去缅甸赴任。
1928年	赴科伦坡任领事。
1930年	赴雅加达任领事。
1931年	赴新加坡任领事。完成《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
1932年	回国短期休假。
1933年	赴布宜诺斯艾利斯任领事。诗集《热情的弹弓手》问世。
1934年	赴巴塞罗那任领事。
1935年	赴马德里任领事。完成《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
1936年	以诗歌创作参加保卫马德里的反法西斯斗争；被解除领事职务，去巴黎主办了一期《世界诗人保卫西班牙人民》杂志；发起成立“拉美援助西班牙组织”。
1937年	返回智利。《西班牙在心中》问世。
1938年	受智利新政府(由人民阵线组阁)委派前往法国参加营救西班牙爱国志士的工作。
1939年	成功地将大批西班牙爱国者护送到智利。
1940—1943年	在墨西哥任总领事。

	写出《献给玻利瓦尔的一首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献给红军的一首歌：庆祝红军到达德国边境》等诗篇。
1945年	当选为国会议员；获得智利国家文学奖；参加智利共产党。
1947年	《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问世。
1948年	智利发生反革命政变；智利共产党转入地下；聂鲁达流亡国外。
1950年	《漫歌集》问世。获得国际和平奖金。
1951—1952年	访问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中国。《船长之歌》问世。
1952年中期	通缉令解除；聂鲁达返回祖国，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1953—1954年	多次出国访问；《元素的颂歌》、《元素的新颂歌》、《葡萄和风》等诗集问世。
1955年	在首都圣地亚哥定居。出版散文集《游记》。
1957年	当选为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出版《第三卷颂歌》。
1958年	《遐想集》问世。
1959年	完成《十四行情诗一百首》。发表《出海与返航》。
1960年	《战功歌》问世。
1961年	《典礼之歌》和《智利的石头》出版。
1962年	诗集《充分的权力》问世。
1963年	自传体诗《黑岛记事》第一卷出版。
1964年	《黑岛记事》第二、三、四、五卷出版。
1967年	诗集《沙上的房屋》问世。

1968年	诗集《白天的手》问世。
1969年	诗集《世界末日》和《还有》问世。
1970年	诗集《烧红的剑》、《天石》和《海啸》问世。出任驻法国大使。
1971年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2年	因病返回智利。诗集《无用的地理学》和《被剥离的玫瑰》问世。
1973年9月11日	皮诺切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
9月23日	聂鲁达与世长辞，终年69岁。

聂鲁达逝世后出版的部分作品

诗　集：《看不见的河流》、《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难集》、《挽歌》、《海与神》、《挑眼集》。

回忆录：《我承认，我历尽沧桑》。

散文集：《我命该出世》。

赵德明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情诗·哀诗·赞诗
作者＝（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刘硕良　　赵德明等译
页数＝４１３
ＳＳ号＝１１３５８７９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０５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录